

滕童圖達道歸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潛出俠邪、飲范公病之一日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陽不視之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惧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趙康靖公舉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下貯黃草貯黑草又有間投所置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草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草用一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

魏功臣魏起於唐德宗時未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從定唯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寢相踵為故事本朝

臣功

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年拜賜為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加止皆勳、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使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寧兵忠果淮勇官力外臣則 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取為美稱宰臣初加郎六字余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人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夫用烏

倦遊雜錄

宋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并集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月中書家用皂

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文在政府亦以皂羅糊障山民云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石叅正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貴外郎帖職而西域獻獅子蓄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尔吾輩亦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及獸也右曰君何不知分邪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負外郎尔何安彼耶

韓龍尚贊山東人鄉里食肉好以酸醃漬瓜啗之謂之瓜齏韓為河都漕解宇在大名府中諸軍營多鬻此物翰嘗曰謀營者最佳集營者次之趙說道嘆曰歐陽永升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齏譜矣

陳列福州人博士不循時態動遵古礼蔡君謨君喪於蒲田烈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此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礼於是烏巾欄輦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若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 吊時李道登匍匐匍匐陳少常重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要有心終是惡陳獲之曰蔡棄口便成棄時以為名對為殿中丞且之領南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双班名目而已驛解之一紋两个真實不虛必常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燕白也今之遠單方古謂州之地涓洎出焉中有水虫類魚鳴作覓之聲覓之即以捥牙擊之或化石可以為礪名曰覓石長丈余直一二千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鏃亦奇物也領南人

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鮮，草蝨曰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粉，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鼈，猪沙魚之班者化為鹿。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預者必至，恣爭。今人喚麥麩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籠餅，豈非水滸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呼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為爐餅宜矣。

零陵出杳，燕雀傳遇雨則飛，常見。同年謝郎中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為季，見高岩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遂落，非能飛也。

沉香木，嶺南都郡悉有之。潯海州尤多，交幹連枝，岡嶺相接，類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抱，人抱木，姓虛桑，山民或以挾茅，房或以為橋，果為飯，醜尤苦，有香百無一二。蓋木得出，結香多在所枝，枯幹中，或為沉，或為煎，或為黃熟，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何南思高，實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幹斜枝，必以刁咋之，成坡經年得雨，所漬遂結香，復以鋸之，括去白木，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鷓鴣班，燻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取者宜用董，裹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清貴，氣尤清，在土歲久不待剝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自卷咀之，宗竊者謂之黃脂，沉尤難得，有善謔者，照寧曾以光祿卿荐，守番禺，常啓王介。

甫丞相曰其所根微驅曰益安健惟願早得本異丞相一理名廢
幾名附雜文不磨滅於後世

稽神錄十卷

偽唐徐鉉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
瀕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鳥糞以
飼馬齒楚不能愈竟以是致死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
食之與鳥梅味正同子無穢氣

清江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窓夜坐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
見一婦人自窓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取細竹
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肚疼開戶云側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
以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之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

周室為浙江鄞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發
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學後者以昔保親視之或曰
當此時是嘗焚藥待時而發則解化之期矣室即命改葬之
其輿輿聲樂以送室與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輿之上
一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丹而上之乃發開棺則空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函關伐木為柵破一
大本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
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
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為丙
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至天字左右即
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

以石姓、并州如鴻之言

楚王為布範修長城沙城開壕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斯尾手足狀若土出自北岸出遊流水上久之入南岸出入俱無踪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

閩王審之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栳林元啓初壹時村中地震有聲如鳥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誠搖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其年審知克進安書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年至于延義立栳林地中復有鼓聲時未有已收穫餘便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搖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上其年延義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有峯大鑿叁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

夕風雨門山上有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例立峯字反向城中石牌皆自轉側其年閏亡

又二條在第二卷

游宦紀聞 十卷

宋張世南 字光叔 番禺人

書云暮三百有六徇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冬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又六日

以時刻三百六十有五日夜之實零三時世

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終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十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每大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者自今歲冬至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且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

百六十日者月有小尽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置閏其所以
有小尽有閏月者已有行速二十七日有奇以周天進三十度與
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九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日十二月若論
暮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銷金人氣周斷此物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錄載歐公家
有一玉璽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
時嘗以示僚屬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明宗老內臣也識之
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室物皆宜聖廟有翡翠琮一隻所以識
也其後偶遺金環於罌腹信乎磨之金屑紛、而落如硯中
磨者墨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屏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
藥中已而藥篩及屏屑猶存偶見一醫士元達者解

屏為小塊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
候氣薰蒸洽淡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
屏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書大字用松煙墨者每患無光粉而
墨易脫偶得大乙官易高士書符墨淡試之果妙其法以黃
丹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盃煎至五分蒸花尤佳如磨松墨時
以膠水兩塊研至五色見光浮作再添膠水似墨濃可書則
止知覺筆如生墨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
亦可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二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李士方中前所
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所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
古法湯炮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焙、隨手漸刮極

為易力大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九子藥以乳鉢研畧入酒更細或水研頃刻如泥無滓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麴則水入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分兩淮南人藏鹽鹵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煎僕輩貪利以菴盛貯邸翁曰釜中走酒待若之何授女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去尽漆即以水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先刻以爪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未治桐油亦然者若白衣為油澆石膏火煨研細摻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如初如卒无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試之有效

漆之美惡有際枯為韻語云好漆青如鏡懸孫侶鈞鈞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作一頭為圈于入油蘸者真者則如鼓面鞞圈子其線有為則不著圈矣上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致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為美稱後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于祭父云敢昭告於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云、表盎之姪問盎曰然能日飲幾何處世子由語坡公多言子瞻陳了齋師事龜山簡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世有徃、召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云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御名只曰名稱人生名乃曰諱不詳之甚也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
臨摹硬黃柳音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摹為一體殊不
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為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
學而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直婉轉用筆
曰摹硬黃置紙焚熨斗上以黃牒塗勻儼如魃角毫厘必見
響榻謂絺履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
欵識牒茶色硃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制作有
雲紋輕重雷文垂脊雷紋鱗紋細紋粟蟬紋黃自飛廉饗
饗蛟螭虬龍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鸞犧雉今委鳥雙魚蟠
虺如以圈絡盤雲耳乳鸚耳頭耳偃耳直耳附耳扶耳獸足夔
足百獸三螭襍草瑞草篆帶若呼結星帶四旁銜輔郭名用以

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兩外復有小乳周之五夔夔夔之類此古器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

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壽之類也是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用叔液
鼎徐候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六日時中日拊尊壘葵舟類

耳而有鬲音由又尊器已酉琖音由中蓋是類毒爵斗有耳有流有卮觸之鼓切角

敦簋其形豆類鼎而矮豆牛腿切元鏡徒徑切人斝觥耳南

鑊方有切玉篇云似金而不血有其類有似日圖合盃於合切

者足有提攀似洗而腰大匏蒲後切類鋪類頭鋪陳壘類盛水上方知手鑊底作風

飾支切盃盤洗盆銷音亥即類洗杆磬音磬鐸鈺類鐘鏡音鏡鐵音鐵鐵音鐵

即鄧越戈矛有弩機表坐祈鈐刀筆杖頭蹲龍官廂子之乘或鳩車

之物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備然知此者亦
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義欵為陰字是四奢刻登成之器謂

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極厚者但觀

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勻容所鑄其甚亦精今鑄不及心竟黑而燥澆自然古色方為真古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直其有眼為瑞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曰鷄翁眼曰猫眼曰雀眼曰菴豈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赤為下諺云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且石之有眼余亦不敢為美大抵瑕翳於石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

玉出藍田昆崗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又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庠容水中國承闡陳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礼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田玉晉天福中平君誨使于闐為判官作記其采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道出西山昆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白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日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日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道雖玉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日恭漲玉隨流至多處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室後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

學院召譚表語而後吞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大光照見
四方五百國五百條頭五師子黑汗王表上云日出東方共二天
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条貫王何曰大皇家你前要見王自家
甚是用心力也為难得後你尽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
總你尽寸底更奉上也當時傳以為哄說果得之後大踰三尺
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夫抵今所室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
間同土分五色曰如截肪黃如蒸粟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
胭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帶白色者漿水又分八九色上之
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
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之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
金等子亦此法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
枝為支非也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城都嘗
聞天涯海角石版時訪古及閱蒲志方如天涯石在中興寺者
表傳云人坐其上又有天涯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
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旧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
王余均之乱為守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濼州有
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者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声
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先兄
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婦三衢亦喉間有管數能吹

蕭凡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空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則塞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觀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番中禁權之物因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有龍唾其下或朱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伺雲散則知龍去已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說大洋海中有渦漩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天陽所燥則成片而風飄至岬人取之納匣中嘗扣泉廣合人香云龍涎入香能救魚腦射氣須經數十年香味仍存領外

雜記數載龍出大石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綴入米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正久止黑又一說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重之如五靈脂光澤其氣近於膠似浮石而輕或云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取烟耳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煎以分烟縷所黑者登氣接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液有三品一曰泥水二曰漆沙三曰食魚泥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似龍出沒隨而取之漆沙乃風浪飄泊島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不滲於沙吐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既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惟沉水香可入香用余二者不堪用鄧穎以為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語不同未

知孰當愚見第一說稍近

芥隱筆記二卷

宋龍頤正

八十一萬歲李大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矣山南權天子九
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為鄴詩用八十一萬歲或
問有所據否因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記云混元
一始萬劫至亘成亦八十一万年而有太初之時老君從雲
空而不為太師初之師又自太初生復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袖双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袖双字最佳史龜笑
傳袖與福周刑與德聖人祭之以知凶吉擲大万里精神高盖
用天蓬况倉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悞以目為百尔擲大
萬里亦用度人經擲大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

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鑄鎗然韻流鈴也

合

東坡震奎閣碑銘東坡震奎閣碑銘魏仁皇体合自然神
耀詩道非有詩傳盖出入師經古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退之用字退之孔郊誌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孔白而長身據
說文井而集反二十并也三十速達反三十并也册先立反四十并也
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判止書者改作三十八非也
黃石白猿杜牧之詩授黃石老李劍白猿翁盖出庾信字文
盛墓誌云授黃石不無師表之心李劍白猿得風雲之志
滕王閣記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蓋
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盖齊飛揚柳共春旗一色退
之用承輔字田氏先廟碑記其外庸可作承輔乃秋用呂氏春秋

晉之公已反周介子推不肯受賞為莊詩曰有童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丞輔竟反其鄉得其處所云而封止者以丞為其未知此歟

作詩下字來歷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照陵詩云識婦龍鳳負威定虎狼都各為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辨証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莊子語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

荆公用麥氣字 荆公晴日暖風生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別麥氣始清和

樂天詩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為白樂天詩云 荆公用婦字 荆公詩 綠撓寒蕪出紅爭暖樹婦妙甚

婦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春婦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春春風柳上婦意老杜之遠重 樹雪輕處 山可作

蒲桃 及聲 琵琶 及聲 調 及聲 疾 及聲 司 及聲 馬 及聲 樂天詩羌管吹柳楊燕姬著蒲桃 蒲桃大原酒名

銀寒錯落盡金屑琵琶糟春丹思異錄温州朱史君有一妓善胡琴勿亡念之追悼詩云魂歸冥冥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此日

施僧裙帶上斷腸酒繫琵琶結琵琶字亦反 音書傳唐元行沖傳琵琶字元音院成唐音音 調 外咸傳 打 熈 調 吟 易 飲 訝 卷 波 蓬 調戲曲名卷白拋打漫酒名 燭 疾 連 盤 壘 蒲 朶

對東溪野花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朶比甘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見官戚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葢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頭張司馬不信名利尚相從 轉席 今新婦轉席

唐人已尔樂天春深聚家詩云青亦

楚史禱祝二卷

楚莊王問於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孫敖曰國之有虫是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君曰國無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換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殺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爲是以不合其取舍爲非故至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息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相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也其交皆孝弟篤慎

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也其交皆誠信好此事者君日益官職益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由此生之吉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聘功莊王曰層臺迺石千里迺攘百里士有及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史者遠楚百里而耕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也然且至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史曰君子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謂之曰諸御入來汝將諫也諸御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

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
延據百里民之愚寡咎血成通塗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臣愚
切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猛而齊併之
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楚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開重逢而
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
子六諸侯皆不得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邊遠
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曰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
又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為兄弟
遂解魯臺而羅民後

幙府燕聞錄十卷

朱畢仲詢

曹未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乎城以太公府有術者告

王曰君改舊為新有因上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為之當十倍
望其面之鏐謂術者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乎有因百年
吾所願也浙治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
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力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
以示尹師魯尹人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
轉運使為部刺史知州為太守誠能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
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几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為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
吳恭正以學究登科腹中賢良為翰林學士嘗草制以示歐
陽文忠公之因戲曰君福至必矣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
院出游有奔馬斃死於前文忠顧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

卧於通衢逸馬啼而殺之文忠曰使子脩史万卷未已也白
内翰以何如又忠曰以馬殺犬於道

池州進士鄒閔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啟戶見一小箬
籠子在門外無對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兩殆
竅無追捕者遂劫手其婦謂其妻曰此物無胙而至豈天賜我乎
語未絕閔在眼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虫也遂撥去
之未迴手復在旧處以是踐之虫隨足而碎又在閔胃腹上矣
妻之於水投之於火刀傷斧碎皆不能害衾稠飲食之間無
所不在閔甚愛之遂訪友人之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
謂之金蚕近至吾鄉雖小而為類大能入人腹中踐齧腸胃復
完然而出閔愈懼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

子能事之即得暴富矣此虫田蜀錦四字收取糞乾而屑之置
少許於飲食中人所食之者必死虫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之閔笑
曰吾豈謂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柰何浪曰復以此虫并
旧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虫久而致富即以
數倍之息并元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蚕其中虫乃去且以元物送
之必不可遣今子若貧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為子慮之良乃
仰天嘆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
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
好為後事乃取其擲其口中而吞之奉家款之不及妻子號
慟謂其必死數日間无所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專終
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致誠之意不為害乎古之僕頭自

隨以前只是皂緇幕其首唐周始制四脚繫於上二脚垂於下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時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高頭巾子明皇賜下內樣巾子文裴冕嘗自製巾子謂之幘頭自唐素以後謂之帝改制其垂二脚或負或闕用絲絃爲骨稍翹矣臣庶多效之無亦不妨就梳余家有陳宏昼明皇累頭垣腹仰臥吹玉笛尚有鄭谷詩云玉階春令未催班麤拂塵衣就易眠其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頭以紙緝爲襯脚用竹鈿爲骨就其制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繫裏也禧宗愛之遂制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累朝天幘二脚上翹四位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返折於下如團扇蕉葉之上合抱於前魏孟

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丈尺餘爲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爲併州衙校裘幘頭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製予幼年嘗見先祖文簡公旧物中有幘頭羅一改織出衣領頭介道必是臨時裁剪而爲之文簡公畏漆應舉時猶累羅幘頭其後復紗漆者須隔年製下乃可帶今時以垂脚素紗者爲纏線不知起於甚時

國子博士王某知扶風縣有李生以賞拜官每見王輒稱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質曰某是朝士若名位不同而見同院生徐曰國知縣自是國子博士謂之國博某以納粟授官亦谷博得也豈非同院乎王爲之大笑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授官以厚價而駿馬猶不恠意母以為恨嘗騎過市醫工李生滑稽能譁逸道謂白君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稱壯健以為價賤主怪問之李生曰獻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邪

博異志一卷

唐谷神子名選古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因舟行至馬當山雋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祇風雨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俗見舟人言乃命使賣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粮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一首詩令使者至此而禱之詩曰青駿一疋昆命牽奉上大王不敢錢直為猛風發

裡莫怪日日齡不下舡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一副宁在履子內至在禱神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知燒焉昌齡至前程編覓錯刀子方知誤將神廟所失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咲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錯刀宛然是誤送舟中者昌齡嘆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昔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前頗同

說部第十四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郭卷第十五

因話錄 六卷

唐趙璘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大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視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見也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美倣官戲其綠衣秉簡為之恭單橋天室未蕃將何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倣之長听為椿者上及侍宴者咲樂公主獨俛首頻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湏此人使何布恩真適人也其妻同刑人不合迺至尊之坐果寃又豈忍使妻與群

優雜處為笑譔之具哉妾雖至愚心深為不可止亦憫惻
遂罷戲而免柯哉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大臣而不名母中

恩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体戚尚父二愛姬常親宦爭長

評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謂不相面尚父不能禁尚上知之賜

金帛及簋環衛公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從人歌以進酒一

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不須歌

榮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琴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

李思道漸阻王命扶持光親歸洛與其弟昇與晨暮奔

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奔

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資玩恣其所用春古

得之輒盡述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即

償博勿使別為債為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即

有堂弟浪踪好吹觱篥陳技許昌運馬還徒見還古使召之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

姻族以此重之而意以別燥喜持論不容於時也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見得人憐是勿見猶言何見也自家見得人怜特錫如危

杜官親路山為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闡神言悅首久之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

人卧問左右曰是何人左右曰不得知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

滿令史上問曰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疏上笑而中又與諸

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及龍顏上曰寧敬何故錯喉

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噎幡綽假戲譔之言警悟時主解分優人救衿之事其真滑稽之雄

尚書省東南隅通渠有小橋相承為拗項橋言待御史及
殿中久次者至此必物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植相傳也深聞然竹之
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水鼓所言其清冷

幽怪錄

唐牛僧孺

代國公勳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
而絕遠有灯之光以為人若也往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宅甚
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灯烛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
無人公為西廊前壁增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
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大聲嗚咽不已公問堂中泣者人
耶鬼耶何陳說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

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女之美者而嫁為
妾雖陋拙父利鄉之人五百萬婚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如
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宴此室共鑠而去以避將軍者也今
父母棄之就死而今端哀惧者君誠人也能相教免妾身
為徐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三更
曰吾大丈夫也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吾終不使汝枉
死於淫鬼之手乎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吾止移其馬於
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
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遂見二黃衫
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此私在此公私心独善吾當為軍
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遵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

劍弓引翼而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
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加禮願為小相爾將
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咲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欲
刺之乃問曰將軍食鹿脯乎曰此地難遇某有少許珍者
得自御厨願剖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
因剖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伺
其無機乃其投脯執其腕衣纏之命僕出望之寂無所見
乃啓門謂泣者將軍之魄已在此矣尋其血跡死亦不久汝
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
公前曰昔言於僕妾公免諭曰夫方曙開戶視其手則猶跡也
俄聞哭泣之声漸近乃女子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

群觀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焉以問之
公具告焉鄉人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
歲醜以女饒無它虞此禮一違即風雷雨雹兼雪柰何失路之
客而傷我神明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鄉以祭烏將軍不尔
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軍命執公諭之日尔後老於年未老
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尔眾其听吾言夫承天命為鎮也不若
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矣曰然公使諸侯滿色於國中
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尔呼將軍者其神明
也神固無猜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
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尔曹無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橫死於
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無雪焉從吾言當為尔除之

求為無聘禮之惠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命數百人批
斧伐乃創鞦韆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燒二十里血入大壑
中因遣以斷應乎漸大如釜口公令束薪燃火頭入照之其中
若大室見一犬猶無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園中
鄉人反共相慶會錢以酬公不受曰吾為除害非鬻獵者
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執看血房閨闈未出
固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百萬以採妖獸志鎖而去豈人所宜
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
郭公不復以旧鄉為念矣泣拜以從公多岐授喻止之不獲遂
納為側室生子教人如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
遠地而奔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癖姓葉氏江州得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大賈也父昇
與葉往復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澶州不復還其數
月妙癖忽夢父被髮裸形血流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
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與復仇但幽冥之意不欲顯
言故吾隱語振汝誠能思而復之死亦何恨妙癖曰隱語云何
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賊而見其夫形若父泣曰殺我者
禾中走一日夫妙癖抚膺而哭遂為女弟所呼竟泣告其母
合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鄉間之有知者能解
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接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
瓦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楫
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其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感者

於是衲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則被倚
欄以候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吟而來者必拜而問名數年無
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
至問神來俊逸頗異常倫妙寂然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
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呪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
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
申春汝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事
夫兩頭而言猴故申屬而鼻而門而東非蘭字耶水中走
者心牙田過也此一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
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既彰
雪冤有路為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上無它唯繫誠奉佛

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
戒塔人之為僧者必由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為公
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識者毋
適必疑視公佐者有意而來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
曰侍御元和中不為嶺南從事乎公佐曰然則旣小師乎公佐
曰不計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侯者公佐悟曰竟獲
賊否對語多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上數年
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地隅
中有申蘭者往來傭輒賤其價蘭喜招之俄又聞其從
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儉執事昼夜不離見其可為者
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登與群偷共作

夜寢其席無知其夫非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
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蓄貨於武
昌間錄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
及父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慶未嘗
皆在慮其捨一而驚為逸日待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道
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
所喪以歸不奉母而請從擇誠獲誓夫亦不奪遂以夢
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誓者得不同天辟此微軀豈酌
明哲梵字無心唯處法象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大和唐成歲復官已南與進士沈因逢與蓬州田因話奇志
特以相示一覽而後宗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續函怪錄 二卷

唐李復言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鄴制澤潞藩鎮陽拒命踈涉不臣
於中官驕驕將軍吐突承璀所始縛送京師以反狀夫明左迂
驪州司馬既而送踈足路賜死於康州室曆元年蒙州刺史李
湘去群婦閱自以海隅郡身無臺之親一旦造上國駕扁舟之
滄海去問端溪縣女巫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
未來之事乃見見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
有貧賤之鬼福德精神自爽往自與人言貧賤者神悴假
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楸林
下有一人衣紫佩者稱澤潞盧僕射可拜特請之湘乃公服執
蘭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拜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

史死於此厅，為弓弦所遺。今上惡之，使弓床上，卒除之。湘遽命去。烏時驛厅東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坐。將以吏視之，僕射大怒而去。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向其所向一步一拜，凡十數步。空中曰：「天錯，公文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回矣，於按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榻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拙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曰：「此去大有入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又問：『絡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窠矣，何不還生人中？」父處冥冥，冥乎言：「是言哉。」

人世勞苦萬愁，纏心。心如灯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敗神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方丈相妒相賊，猛於虺獸。故佛以世界為大宅，道以人身為大宅。吾明雖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附其間乎？且夫據其死生晦明，未殊。李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函入明，亦可也。乃乘之君不及乎？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又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之者，數人者。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廬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韓退之多悲書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自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自古繼世為相前漢所稱蕭平而已漢表陽二族最盛亦不過三十四人維李唐一門十相者良多致裴氏趙郡李氏一家皆十人東輔均何其盛也我本朝父子繼相韓呂之後未聞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侯六十八今人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周軼扶三術以鑽孝公武襄公青本共聖兵士累戰功致會樞府既貴時相或諷去而公但不咲不吝仁廟亦宣諭之對曰臣非不能去姑欲留以為天下士卒之勸

烏程之東十數里有伯宅村子買田村不因闕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言雪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

續仙傳誌和越人而唐史以妓女弟苦不築之初葺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號弟伯宅少翁仍於作真贊曰形色保神環而無物終粉飾大鈞而為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東入遼海今但冗其下以往來望之若此云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朝度海即至鳥、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去隱為吳市門卒今山陰有梅市柳山日梅山即其地也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為巾上
出細字雜卷并尤工巧郎古所謂白疊巾李宗詩有醒味魚
疊衣成木上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傳者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余
按史記臯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
注曰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
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傳李氏為先克之理
官為氏後改曰李則李理其義自通蓋人有行必先治裝如
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介行理
又曰行理命之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以然范滂繫得吏俾
祭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尤血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大女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
且死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理久之其子行於途孝基
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汝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
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
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
無它過孝基隨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
委財產歸之此以法革窮之子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
善士不數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
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敬為喜前揖詢其

所以致此孝基日吾以还財之事上帝命主此言訖不見
曾幾學士見皆早惠中子煥十歲日謂其父曰孔子死
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二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暮為久
况師乎其塲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傍
對曰託得夫子歿時宰予已先亡之矣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浪門東竹園山平地滴血須臾成池腥聞

数十里明年金人殺戮万人即暗竹縣寧入年冬杭州地湧血者三最後

子中野唐律禁食鯉道者杖六十豈非李鯉同音殺自以

尚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魏鯉為赤鯪亦不足恠也

旧說鯉過禹門則為龍仙人琴高子英皆藉以飛騰古

人亦恣食之非以能變化故耶

方言曰齊之間凡物盛多者謂之寇注云今江東有小鳥見其多
無數俗為寇鳧陸龜蒙集有暴禽一篇正謂野鳧害稼
而作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
行步若不勝其驅雁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積怒而後金剛
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
溫江橋上車駕過江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再見矣
炎精中杏鞍人才倭麻都無英物者胡虜長驅三犯關誰
作長城堅似鉄万国奔騰兩官函館此恨何時雪草蘆
三顧豈無高卧賢傑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周
發河海封疆俱効順往虜何復灰威翠羽南巡扣關無記

謝徒有衝冠髮孤忠耿劔銜吟浸秋月古者尚書令吏防
忌尤密宋法令吏白事不得宿外虽入座命亦不許李唐
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
鬼以其不見鬼如何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使古令史
勢重見禁其出入今則勢輕不如禁其出入自文公始

相鶴經一卷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
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點易三年項赤而羽
翻具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深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
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彙毛
生力潔白如雪故沉水不能污或即純黑而肉成膏矣

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自暗不轉則有聖千六百年
形定飲而不食胎化在產而為產鳳與之同群為仙人之騏驎
矣夫聳於天故頂赤食于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
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雪故毛豐而肉疎且大喉以吐故修頰以納
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未土之氣內養故
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倚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宗
者也王策記曰千歲之鶴能隨時而鳴能於登木其未千歲
者終集於林也其相曰瘦頸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
陰鼻短喙則少腹故解頰得完配反耳則知時長頸疎身則能鳴
鴻鶴燕鷹則休輕鳳翼燕尾則善飛龜背蟹腹財伏座軒垂
後則會舞高頸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其本浮立伯授

王子晉崔文子李通于干晉得其經藏高山石空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相具經一卷

漢朱仲

朱仲受之於琴高、乘魚浮於海河水泥必見仲李仙與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徑之并致此文於助日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室其有此次者具盈尺狀赤電黑雲謂之紫素愈質孔黑謂之珠具青地綠紋謂之綬具黑文黃魚謂之霞具紫愈疾珠明目緩消氣障霞伏蛆虫不能延齡增壽其勳害二也復有次者鷹鳥啄蟬眷具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具經半尋穰王得其壳縣心於招觀秦穆公以遺

燕龜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具如珠燦或曰較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

浮具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者是也

濯具使人善教為無以近童子黃唇黑齒有赤較者是也

嚼具使胎消物以近孕婦赤帶通春是也

慧具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肉壳赤絡者是也

簡具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者是也

碧具使童子盜眷土有縷勿唇者是也兩則重霄則輕

委具使人志行將行伏迷鬼狼豹者百獸赤中圓是也

然則是稚日大者既小者饋余賦黃文余泉曲黃文咽太而

儉墳小而精亦其畧也

館閣書目載相具經一卷

大牛經一卷

釋春牛顏第一

常以歲干色為頭 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干

甲乙木色青 丙丁火色赤 戊己土色黃 庚辛白

壬癸水色黑 餘倣此

支為身色 從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支

寅卯木青色 巳午火色赤 申酉金色白 亥子水色黑

辰戌丑未色黃 餘皆倣此

納音為腹 從金木水火土為納音

金白 木青 水黑 火赤 土黃 以此五色言之

五春日干色角耳尾支色為脰腹納音色為帝

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為干其色青用為牛頭子為支其色黑

為身納音金其色白 為腹丙寅日立春并為干其色赤用

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用青為脰腹納音是火其色

赤為蹄

釋策牛人衣服第一

以五春日為干為衣色支為勤白帛色納音為覘衣色

假令戊子日立春戊為干當用黃衣子為支當為黑為勤

帛納音是火當用赤為襪服其策牛人頭履鞭策各隨

時候之宜是也用紅紫頭髮之類

釋策牛前後第三

凡在春歲前人在牛後若春在歲後則人在牛前春與歲

脊則人牛並立

假令立春在十二月內則是春歲前即人在牛後如立春在正月內則是春在歲後即人在牛前若立春在歲日同即是春與歲脊人牛並立

陽歲人居在左陰歲人居在右

釋籠頭轡第四

孟年以麻為之 寅申己亥為孟年 仲年以草為之子午卯

酉為仲年 季年以絲為之 辰戌丑未為季年

凡韁索長七丈二尺像七十二候 此鞮者乃牛鼻中環木也亦名曰拘

拘者常以桑柘木為之拘者是牛秦子用逐年正月中宮

色拘秦者牛鼻木也即以梅午正月中宮色為之假令寅申己亥年正月中宮中二黑用黑色拘秦子午卯酉年宮中八白用白色拘秦辰戌丑未年正月中宮中五黃用色拘秦

質龜論一卷

夫龜者水產而形故八百年乃如大錢夏則遊於香荷冬則藏於藕節為所敬為則隨波流蕩在於荷可審而察之有黑如煤烟於心其狀甚明遊人往見之此謂之息氣也故非有太清法者莫能取之矣感見其氣象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喫之則其龜不能遁形矣慮澤產水術云油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於未萌凡卜當心指其龜若不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見於堯花之色其紅

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於黢黢之色其汚可惡若卜其
善事是龜也蹒跚跳躍而不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
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其論曰夫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
黑者蓋稟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截之器聞其聲則不
能矣其論本鴻毛溪之南凡岩石室之前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
如黃羅故謂之黃羅石復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體
中山太微主室真之所秘也錄也李淳風採藥於鍾山紅毛溪紫
菰室石中遇嶽主告之遂潔誠精仰視默記錄進唐太
皇帝故世得問焉

養魚經一卷

范蠡後為陶朱公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

鴻

夷子皮在西戎為赤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曰公居足千方家
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所謂魚也以六畝
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末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壯鯉魚長者
三尺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必魚生至四月納一
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
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
在池中周說九州無窮自為之江湖也至也_以年二月得鯉長一
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寸得錢一
百二十五萬長三尺五方_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
種所余皆貨得錢五百一拾五方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至乃
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余方池中九州八谷上立水二尺又

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魚者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師曠論經一卷

子野田鳥之屬三百六鳳十為之長故始於此

鳳者羽族之長

鳳雄鳳雌

鳳鴻前鱗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燕頂鷄喙駢翼首戴
得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拔信足履正小音鍾大音鼓故不
足生少五采倫奔飛則群鳥隨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鷗

景純注尔雅云瑞應鳥也鷄頭蛇領燕頤龜背魚尾五采五
色高六尺許出於王者之嘉瑞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鳥獸則

鳳翔亦曰鸞鳥

鳳之小者曰鸞鸞五采之文三歲始倫也

羽族之君長也

鸞如鳥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古事以
變省礼斗議曰天下大平安寧得見其音如鈴鸞然也周之文
物大倫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為鸞

一日鷄趣

王雉、雉魚鷹也亦曰白鷺

毛詩曰王雉挾乎而有别子江表人呼以魚鷹鳩相愛不同居
處詩之國風始閔雉也鷗毛之色白者鷗狀如鷗尾上白也
雉介鳥也亦曰鳩善搏擊也

鳩雉亦曰知絕有奮力

五采倫曰翬亦曰夏翟亦鷩雉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倫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
五采皆倫成章曰鷩言其尾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
其雉性介而守以莊后德也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
朱黃曰鷩知白日雉雉玄曰海雉

背毛黃腹毛赤頰毛錄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雉雉江南呼曰
雉海雉尾色純黑赤喜聞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米色毛曰山鷩

山雉長尾尤慎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
於岩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能而求食死者亡也

頰有米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岳又山中晴陽頰出米色作囊過樹木則避之故曰
避株在任昉曰亦名緩鳥
皆有米色曰翡翠

狀如鷓鴣而色正碧解縉可愛飲啄於澄澗涘源之側尤借毛
羽顧野王符瑞圖曰鷩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亦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者羽黃曰土符別
五色而為名也

鳳者鷩者百羽從之鳳靡鷩者百鳥瘞之

鷩鳳翔止百鳥皆從也蓋以數化鳳死曰吮禽鳥啄土以瘞之
慈鳴反哺曰鷩鳥不祥臣啄鳥善敬為哀鳥夜啼

慈鳴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鳥吞鳥之白領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谷鳥之巨嘴者善避增弋射曰善警鳥鳥之失雌雄則夜啼

鷺鳥之善搏者曰鷺

鷺大人見而悚愕也

鷺玄曰鷺

色淺黑而大者其羽垂鳥毛也

鷺曰鷺

鷺色蒼黃謂之鷺廣鷺曰鷺二歲色也鷺生二歲知繫也
有曰鷺膝白鷺
能遠逝也膝目明白昏了

鷺曰鷺奪曰鷺

鷺之風也向風推翅其向遠疾狀類雞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鷺鷺之逐鳥雀鷺如鷺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揶奪也其羽曰濯於水中今王家之公以為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腹有采文曰錦雞
狀如鷺鷺鷺前五色如孔雀也尾出南詔越山中歲採捕之為王者冠服之飾

鳥鷺戴勝布谷也一日鷺鷺一曰獲谷春耕侯也

鷺雉曰鳴鷺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鷺曰鷺鷺戴鷺鷺鷺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五谷可佈種也故曰佈穀月令戴勝也降於桑鷺仲

周三十里令驚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或云化為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悽惻隨則曰雉鷓鴣也飛必南者晉安懷南江佐曰遂隱廣志云鷓鴣似雀雄飛但徂南不北也

異物記云鷓鴣曰黑成文其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飛畏霜露早與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無人亦不知有此鳥也

鷓鴣教鳥也教不知死鷓鴣信鳥也信不知害

狀類鷄首有冠性敢於聞死猶不屈是不知死也左傳鷓鴣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鷓鴣水鳥如鷓鴣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鷓鴣之別類群鳥皆優適大小潮來食小魚蝦蟆之屬

雖潮至則翔向水以為信友為鷓鴣鳥所繫是知向而不知所以自害也鷓鴣有文令負鳥不繫而食

狀類燕紺色錯出有紋色水際飼蚌出啄食之友為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為信左傳曰鷓鴣為冠是也鷓鴣也不善搏

繫令負於櫻肉也詩曰鷓鴣飛戾天鮑照曰寒鷓鴣

鷓鴣志在水列鳥志在木

鷓鴣水鳥也似鷓鴣而小喙長尺餘領下有胡天囊受數升胡中取水以聚群魚候其渴涸奄取食之名洵河詩曰惟鷓鴣在梁志在水也 尔雅曰鷓鴣木鳥巢木中喙如雞長數寸喙

斷樹食蠹虫啄振木虫皆動也

鷓鴣拙而安鷓鴣巧而危

鳩鳴鳩也方言曰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
虫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鳩呼陰鳩鳥拋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
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鷗閩東人呼曰巧雀一謂之巧女取茅
秀為巢刈以蕪麻若紡績為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
上枝折敗巢巧而不知所托
鳥移鳥之雜鷗鷗之繫

鳥危鷺鴨屬也色不純正故曰雜也鷗白鷗似山鷄而色白行
止閑暇

鷗鳩鳴而草衰雉澤啼麥齊

爾雅謂之鷗伯勞也狀類鷓鴣而大左傳曰伯趙方言曰孤鷗
鳴則草衰澤雉如高唐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隄也

鳳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霜則露

風禽鷺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
曰商陽一名兩大將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也鷓鴣鳥鳴其羽可
為喪以辟冥鷓鴣飛則預霜露禽鷓也古今注鷓千歲變倉
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子燕菽栗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
也鶴之馴養家廷者飲食則飛去

林鳥朝潮水鳥夜山鳥岩棲京鳥地處

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將嘯鳴山岩之鳥多不巢京鳥鷓
鷓鳥之屬是

焚鷓非喜惟鷓塞耳

鷓噪則喜生鷓一名休鷓廣雅曰江東呼為惟鳥聞之多

福人思之掩其耳矣

鴛鴦野則義豢則博水路澤則群擾則逐

月令曰田鼠化為鴛鴦東謂之鴛蜀隴謂之鴛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群呼晝夜竹伏馴養之久相搏鬪也鴛鴦野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群處既豢擾之思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靡背而瘖鴝鵒剔舌而語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為撫拭其背則瘖癒矣鸚鵡山海經謂之鸚谷今人歌其語以芴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尚能鸚鵡之戲

扶老強力鸚谷交悌

古今鸚法云扶老香鴛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喜與人

聞好啖蛇脯差作食之益力氣走及奔馬也即今鶴屬也爾雅即令離渠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小尾長喙鷓黑青火色腹下正白飛鳴不相離請人取以喻兄弟急難即令共母者相交之道也

穿窬避：鴻儀路鳥序鸚雀啞下齊衆庶

鴻雁屬大曰鴻小曰雁飛有一形列也鴛鴦白鴛也小不翕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此百僚雍喻朝美易曰鴻漸于于盤聖人皆以鳴鴛一祥擬官師也鸚離鷓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鷓鴣化痺鳩鷓鴣前雄

鷓雀也鷓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鷓者足短鷓鷓也鷓大

如鴿生閔西為鳥驚鳥急二鳥鳴飛則飛鳴止則止鳴常則前也鷦將生子呼母應鷦既生母呼子應

鳥狀郊成子鳴於鷦母應之鳥既鷦母應之

班鳩辨子梟鳩害母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以上下暮以下上宅鳥皆否梟在巢母呼之羽翼成啄母自飛去也

舒雁鳴前後和群棲獨敬言

舒雁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夜棲川澤中千百為群有一雁不腹以警言也

伏郊則鵲入水鷺臆也月

鵲水鳥也伏卯而數入水冷則不暇郊取譽石園石郊以助

暖氣故方術家以鵲巢中譽石為真物伏日郊則向月取其氣助郊也

宵鷹司夜詩鷹主晝雄翼掩左雌翼掩右

尔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物食長啄谷食短啄搏則利嘴鳴則引吭毛協四時也合五方食物之生者

皆長啄水鳥之屬也鳥食五谷者啄皆短鳥善搏聞者利嘴善啼鳴者鷦長也春則毛羽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制理各

則更生細毛自温蒼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屬季夏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

玄鳥以象北方水行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始終歲物信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鼠化為鴛仲秋之節之復

情物

情物

情物

化爲鷹。季秋雀入大水化爲鶴。孟冬之節雉入水化爲蜃。淮
南子曰：鵲化爲鷦鷯，鷦鷯化爲鷦鷯，化爲布谷；復爲鷦鷯，節令
以變形也。生物乾之始，化成物乾之終，隨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漢武帝別國洞宴記四卷

漢郭憲東漢榮祿

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竟
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錦，務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翡翠
而起，乃改崇蘭閣爲倚蘭閣。王夫人誕武帝於殿，有青雀群飛
於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父更修飾刻木爲綺寮，雀去因名青
雀門。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年，母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
如童子。朔生三月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
歲天不袂識，一覽暗誦。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如粟未許投水中，俄
而滿大盂也。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百頭形如火蠅狀，
曰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示
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中，旬日而飛，盡帝惜其求不復得，明
年見細鳥集帷帳，或入衣袖，因明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
其衣者，輒蒙愛，至主帝末稍稍自死，人又愛其皮，服其皮者多
爲丈夫所媚。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一上種碧玉之鍾，卦懸
黎唯磬，吹霜條之苑，唱來雲作日之曲。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氍唾。臣靈乍出入

其或戲咲帝前東方朔望巨灵乃目之巨灵烟時飛去望見
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鳥不見巨灵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年十四王庸等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
之恐帝痕每哥也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為風之曲庭中
花皆翻落置麗指於明雖之帳恐塵垢汚其体也帝常以衣帶
繫麗媚閉於重幙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媚以琥珀為珮置衣
群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異為神恠也

井泉宮南昆明池中有灵波殿七間此以桂為柱鼠來自香帝
既昵於灵恠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骨磨青錫為屑蘇油
和之照於神坛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大侍者牽麟渡
拂之

波祇國亦曰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蘿亦名春蕪
一根百條其間如節柔軟其皮如絃為布所謂無布亦名香花
布蓋密如執冰也握一片滿室皆有香婦人之稱為芬馥几
鼎元年起群仙閣於井泉宮而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璃
為扇懸黎火香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王之磬有霞光綉有藻
龍綉有速烟綉有走錦有雲鳳錦飛鳳閣上燒荃蘿香屑
以迦神庙玉釵以層常以錫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
見此釵黃林之明目示之既穀厚有白燕飛升天後宮人李此
釵因名王燕釵

元鼎五年鄧芝因貢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丹服之徑不飢渴
也以此拂髮白者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

肝石

元封中起方山象招之靈異石東方朔言其秘真乃燒天下異香有况光香精秬香明庭香金碑香金襍香外國所貢青榴之灯

起神堂臺上有九天道金象床珀鎮雜玉為單帝坐良久說甜冰之冰以備供濯酌瑤琨碧酒炮青飽之脯果則有金陰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虫與食之吠勒國貢之四頭犀角表有光因明名犀置暗中有光影亦影犀織以為單如錦綺之文此國玄長安九千里人長七尺被髮鍾乘象入海底取宝宿於蛟人之里得淚珠所父泣之珠也一曰竝珠元封三年天秦國貢花啼牛其色駁高六尺尾懷繞其

身角端有肉蹄如蓮帝使輦洞石以起望江宮在石上皆如花影故傷閔之外花牛津時得意石上長十丈高三尺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來此石自陷入地喉尾出土上金人謂竜尾墩

帝好微行於長安西域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末喜於滕上以金簪貫玉瑯腹於戲金簪穿痕安非此耶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之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曰臣遊至此鍾火之山有園圃也花皆植異木異竹明荃竹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外改鬼之形亦名洞宜草亦名照昧草採以籍足履水不沉有夢草似蒲色紅登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草懷其葉則

知事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不可朔乃獻一枝帝
懷之夜果夢夫人因名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久食令人身輕赤松子餌之
三歲乘黃蛇入水得者黃蛇一枚故名蛇蛛一曰消疾蛛語曰
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蛛

有五味竹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
國人長四寸織鱗毛為布以大石為床人形雖小而至於宇
崇曠織鳳錦為帷幙也

烏衣國有龍瓜薤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里
不飢語薤和膏身生也

有掌中者取其子置掌中吹之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
然可移於地上食之能空中獨立足不踏空帝見慧東方
折指星之木以授命卜以木損星甲堂即尋城也有些紫奈
大如斗研之有計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亦可瀦浣亦名闍
衣奈

有龍肝瓜谷冰食十年不滑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煮其殼勝於
黃膠亦謂之熬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帝嘗登望東邊有青雲起職而見雙白鵠集其上
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其臺振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
歌青吳春波之曲舒閣海遠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
出胥池寒園地有發樹以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

開日光也

有玄都翠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曰翔雞菱食之骨輕無身毛羽也

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長街推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剗醞酒名曰桂膠嘗一滴舉觶如金色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外伏之名曰翻雞翼有自日月羽雞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臺：下穿影娥池：中遊有日觸月船鳴毛船遠見舡或以青桂之枝棹或以木蘭之心為楫煉石之所為嵩紈石脉為之繩纜也石脯出脉東國細如絲可絕萬斤生石裏破而石後得此脉縈緒如麻也一名石麻

有司依鷄隨鼓節而鳴不息衆以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

有喜日鵝至日出夕時御起而舞又名舞日鵝

廣知一卷

神文將葬永昭陵大行梓宮初發王禹玉時為翰林學士作平調發引二曲其一曰主宸朝晚忽掩黃衣愁霧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輔天仗轉西畿旌旆入雲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微歸其二曰上林春晚曾時奉宸遊未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吹仙馭一去隔千秋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當時御輦傳觴處依旧水東流倦遊錄吳孫休乃烏程人因疾愈能嚮言聞數十里外所聞之處

即若坐間其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其責詞
子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廣古今五行記

說郛卷第十五



說郛目三卷

卷十六

三器圖義

雲林石譜

宣和石譜

漁陽公石譜

卷十七

布道錄

野人間話

愛日齋叢抄

卷十八

坦齋筆衡

負暄雜錄

碧蘿漫志

卷十九

打馬圖經

遂昌山樵雜錄

忘懷錄岡南因語錄

卷二十

浩然意抄

浩然視聽抄吳氏視聽抄儒林公議行都紀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京雜紀

南唐近事

述異記

洛中

紀異錄

讀書偶見

幽間鼓吹

琵琶錄

卷二十一

隋唐嘉話劉公嘉話錄

天隱子植杖閒談蔭光錄

桐陰舊話

楊文公說苑

四六餘話

常居聽輿

三柳軒雜識

稗史

船窓夜話

漁樵閒話

昨夢錄

臆乘

卷二十二

清波雜志

清波別志

山家清供

山家清事

卷二十三

寶退錄

歸田錄

諧史

卷二十四

孔氏雜說

塵史相山野并讀錄墨客揮犀續

揮犀感應類從志述史

西征記

碧雲霞錄

肯綮錄

說郛卷十六

三器圖義一卷

朱程迥

南村陶宗儀纂

叙曰天地肇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數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有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柎李為之測去德之情以之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以辯上下則有品以分陰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始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歷考往古如堯舜垂

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而軻欲揆叙於萬教

合是則何以哉嘗見有頒禮既謬誤而莫知先儒談經亦闕畧而未詳

於是採歷代之制考載籍之文而述度量衡三器圖義焉淳熙十年閏

十月丁酉序

古者度以北方極黍中者黍之廣為分寸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重容二千二百本為命謂十二高為合謂十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權以百本為重為銖二十銖為兩謂四兩十六兩為斤謂三百八十

三十斤為鈞重有二十五百四鈞為碩惟四倍今人調鍾律則景合藥劑制

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謂一尺二寸為大尺三斗為大斗三兩為大

兩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律可求八音五

聲從之而應也國朝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

合其量也然竟於權不合乃謂黍評二兩已得官稱一兩又疑史書之

誤及韓忠獻公丁文簡公詳定既阮胡之失亦莫能以三品相參攷

也先是范蜀公上封事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也音聲生於無形故古

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律後人參攷之有形者何律黍也律也尺也命也駟

也斛也筭數也權稱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後為得也請

以奉定三器則十者無不該三者尺為之本周尺也音先儒攷其制昭合也不

至宋景公取隋書大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為之本以攷諸尺韓忠

獻公嘉祐累黍尺二其一亦與周尺相近頃者司馬一倫刻石存此尺樣蓋

溫國文正公舊物也苟以是定尺又以是奉定權量以合諸器如動手表而

據其領其順者不可勝數也度周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注云羨不

固之兒蓋廣徑八寸廣一寸漢書律歷志說見前秦邕鄭康成杜襲

荀勗

本字勗
呼玉切

所論尺有增損始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
知後漢志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與劉恭依周礼制尺所為古尺
也以古尺更鑄銅律調叶声韵後及辟盜發六国時魏襄王冢得古周
時玉律及鍾磬石與新声聞同於時群臣或得漢時古鍾吹律勗以合之
其声皆應時人稱勗精微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勗去
千載之下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合声韻又諧亦可謂密切而有証也周尺
漢劉歆銅斛斗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所定晉前尺祖冲之銅尺並同
近年司馬倫刻周尺漢劉歆尺晉前尺今倫圖于後又云高敏之以漢
錢五物參校尺同先是嘉祐中韓忠獻公丁文簡公崇奉尺二條其一亦
與周尺相近

此周天五寸也

倍之則是一尺

二晉周艾玉寸梁法尺實比周尺一尺七厘

三梁表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隋時始用木尺

律而定呂大業中更詔周梁表律調八音之器

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得古銅尺同實比周尺一尺三分七毫晉荀

勗既定晉前尺惟阮咸譏其声高則悲非與國之音必古今尺

有長短所致也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

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宋景文公謂時人掘地得

尺乃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者

五魏尺實比周尺一尺四分七厘晉氏江東所用者

六晉後尺實比周尺一尺六分二厘晉氏江東所用者

七後魏前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七厘

八中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一分二厘

九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八分二厘即隋開皇官尺謂之鉄尺後市尺

十魏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三分八厘

十一蔡邕銅籥尺後尚士尺同實比周尺一寸五分八厘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尚鉄尺同實比周尺一尺六分四厘

後周特達炎震等說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天儀尺度無舛古者黃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鉄尺爲進

司馬倫刻宋尺後周尺又云太常寺樂律尺少府監祭器

景圭渾儀尺皆實周尺一尺五寸

十三隋万宝常水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

十四雜尺實比周尺一尺五寸趙劉暉天儀士圭所用者

十五梁朝倍間尺實比周尺一尺五分二厘

五代周王朴律准尺比周尺一尺六分有奇

本朝和峴景表尺比周尺一尺六分有奇

阮逸胡瑗皇祐樂書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

韓忠獻公丁文簡公校阮胡尺命尺匠石素等再累到尺二條其一比周尺一尺三分五厘

司馬倫刻三司布帛尺一尺三寸五分

頃年禮部頒祭祀儀式登到造化器尺比周尺一尺

三寸二分量考工記梁氏為量深八內方而圓其實一輔注云六斗四升為鬴漢書律歷志說見前

迥以考工記鬴法積百萬分乘除布到則俞為七百八十二分二厘五毫實黍千二百合為千五百六十二分五厘實黍二千四百升為方五千六百二十七分實黍二方四千鬴為百方實黍百五十三方六千太元數曰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正與此合於是見阮胡俞合升斗皆大而鄧保信林億笑皆小

權周禮玉人云駟駮五寸君后以為權註駟讀為組以組繫之曰名馬駟可繫云此為鐘以起量

駟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註以為鐘漢書律曆志說見

前唐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二兩計一千重六十一斤四兩蘇亮日今錢為古秤七銖以上比古五銖錢則加重二銖

以上迥謂一兩為七十二銖即一錢為七銖十分銖之二則所謂三兩為一大兩者可無疑矣

皇祐新樂面有銖稱其面幹上分二十四銖為一兩止一面有星繫盤如民間金銀等子者其銖形如環

雲林石譜三卷 宋杜李揚 號雲林居士 名維山陰人

天地至精之氣結而為石負土而出狀為奇怪或若竇貫透窅峰巔層稜危欒擲於焞鍊之餘遁逃於秦鞭者其類不一至有鵠飛而得印鰲化而御題叱羊射虎挺質之尚存朔燕鳴魚有形之可驗惟或出於禹貢異或隕於宋都物象宛然得於髣髴雖擅一拳之多而能蘊千岩之秀大可列於園館小或置於几案如觀嵩火而回龜蒙坐清生思故平泉之琛秘於德裕大餘之寶進於

武宗好石之瑰竒宜可愛者然人之好尚故自不同葉公之好龍支道
之好馬衛懿公之好鶴王右軍之好鶴齊宣王之好樂阮孚之好屐
所好自異然無所據依殆無足取聖人嘗曰仁者樂山好石乃樂山
之意蓋所謂靜者而壽者有得於此竊嘗謂陸羽之於茶杜康之
於酒戴凱之於竹蘇太古之文房四宝歐陽永叔之於牡丹蔡君謨之
於荔枝亦皆有譜而於石獨無為可恨也雲林居士杜季陽善嘗
采其瑰異第其流品載都邑之所出而潤燥者有別秀質者
有辨書於編簡其譜宜可傳也且曰幅員之至遠聞見或於
山經地志未能淹該徧覽尚候講求當附益之居士實抑堂先
生之衣闕大丞相祁國公之孫余嘗聞之詩史有水落魚龍夜之
句蓋長沙湘鄉之山魚龍壑土化而為石工即圓形容於詩爰讀

是譜者知居士之好古博雅克紹餘風不忘於著錄云宋紹興
癸丑夏五月望石闕里孔傳題

雲林石譜卷上

宿州靈璧縣地名磬石山石產土中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為赤
泥漬滿土入多以鉄办適括凡三兩次既露石色即以黃蓆席或
竹掃兼磁末刷治青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有漬土不能
去者度其頑放即為向背石在土中隨大小具体而生成
或物狀或成峰峦岵岵岩透空其眼必有宛轉之勢或多壑塞
或質偏朴或成雲氣日月物象或狀四時之景瀕籍芥鑿脩
治磨礪以全其美或一兩面或三面若四面全者即美從土中生起
凡數百中無二有得四面者多是石臘石尖擇竒巧處鐫治取其

底頃歲靈筮張氏蘭皋亭列巧石頗多各高二丈許峰巒石竇
歎空具美大抵亦三兩面背亦着土又有一種石理踳跂若胡龜紋
其色稍墨大者高三尺小者尺餘或如拳大破陀拽脚如太山勢
鮮有高峰岩竇又有種產新坑黃泥溝峰巒巖空其巧亦須括
治扣之稍有聲但各色清淡稍燥軟易於人爲不若碧山青潤
而堅此石宜燧風日若露日久則色轉白亦隨歲去所謂泗濱
浮磬者是也。

青州石產土中大者數尺小亦尺餘或大如拳細碎磊隤不成物狀
在土中性頗軟見風即勁凡米之易脫不可勝言其質玲瓏窳眼
百倍於他石鼎中多有軟土氣塞徐以竹枝洗滌淨久則轉通透
無峰巒稍按執石色帶紫微燥扣之無聲土人以石藥粘綴四面

仍取粟雲象枯木隄石軟側之狀

相州林慮石地名交口其質堅潤扣之有聲一種出土中未之穴地
見石即尋坑坎處石多倒生向下垂如鍾乳融結皆天然鑿去
公麗石留石坐如板許板山多白載山一坐峰巒下秀高拔或如物狀
石色甚碧曾貢入內府有監閔蒼虬洞天九十餘品各高數寸
甚奇異又有一種色稍文而微墨即產土中微有土漬易如洗滌有
大山形四面徘徊無背稍著土十岩方壑峰巒迤邐多巖空洞穴
宛轉相通不假人爲至有中虛可施香炷靜而視之若烟雲出沒
岩岫間此石因崇寧年方田相視地脉偶得之大不踰三兩尺至如
拳大奇巧百態

平江府太湖石產洞庭水中石性堅而潤有嵌空穿眼宛轉

峯惟勢一種色白一種色青而黑一種微青其所質紋理縱橫籠絡起
隱於石面適多拗均蓋因風浪冲激而成謂之彈子窩扣之微有夫
米入携鋌鑿入深水中頗艱辛度奇巧取鑿貫以巨索浮大舟設
木架絞而出之其間稍有巉岩特挑則就加鑄取巧復沉水中經久
爲風水冲刷石理如生此石最奇三五丈低不踰十數尺間有尺餘惟
宜植立軒櫺裝治假山或羅列園林廣樹中頗多備觀鮮有小
巧可置几案間者無爲軍石產土中連接而生擇奇巧者即斷取之
易於洗滌不著泥漬石色稍黑而潤者大高數尺亦有盈尺及五六
寸者多作群山勢扣之有聲至有二段三三尺間群峰聳拔連接高下
數十許岩澗谷不異真山頃年維陽俞次契大夫家獲張氏石方
圓八九尺上有峰巒高下不知數中有谷道相通目之爲千峰石又

米芾爲太守獲異石拜者四面巉岩嶮怪但石所出不廣取者
頗艱得之

杭州臨安縣出土中有二種一深青色一微青色其質奇怪無尖峰巖
峯勢高者十數丈小者數尺溫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從而
斧鑿脩治磨礪增巧頃歲錢塘十頃院有石一塊高數尺舊有小
承天法喜堂徒弟拚木鉢得此石佑值五百餘十其石置方斛中西面
嵌空嶮怪洞穴委曲於石罅間植枇杷一株頗年遠石罅中常有
露珠滴自爲醜石元君中有詩畧云人久衆所憎歲久衆所惜嘉落
碧玉姿不隨寒暑易政和間取歸內府此石之有者

湖州武康石出土中一青色一黃黑斑其質頗燥不堅無混然巉岩
峰巒雖多透空滄眼亦不甚宛轉採入穴者多卧坐甚廣觀度

其巧處以鉄鑿揭取之或多細碎大抵石性匾側多剝道摺疊勢漸中假山藉此爲山脚石座間有嶮恠尖銳者即側立爲峰峦鎖勝青州穿眼完轉渾然可觀

平江府崑山縣石產土中多爲赤土稍漬既出土倍費挑剔洗滌其質磊塊峿岩透空無聳枝峰峦勢如扣之無声土人唯愛其色潔白或栽植小木或種溪蓀於奇巧處或置立契中互相貴重以求售至正初杭州皋高亭山後太山出石與崑石無分毫之異道州江華永寧二縣皆產石石在乱山間於平地上空隴積疊而生或大或小不相黏綴江華一種稍青色一種灰黑間有峿岩特勢其質側皆麓盡枯燥扣之有声未見絕奇巧者唯永寧所產大者十數尺或二三尺至有尺餘或大如拳或多細碎每就山採石散處地上莫知其數蓋率

皆奇惟大抵各隨人所歎既擇絕佳者多爲泥土苔蘚所積以水漬一兩日用磁末痛刷種色深青一種微青一種微黑其質堅潤扣之有声或偏多物坎頽類太湖彈子窩峰峿岩四面亦多秀空嶮恠可狀或有數尺若太山氣象千岩万壑群峰環定中有谷道拽脚類諸物像不可槩本非人力能爲之大抵其石多白脉又有如太山之合三兩峰間因石脉相連數道而成瀑布直落間壑凡遇石塞路逆濺即散漫分流石之兩邊如箭馮之扶衢州常山縣思溪入地白石或云空字石出水底側垂而種乳雜沙泥不相連接採人車岸深水甚難得之或大或小不踰數尺奇巧萬狀多是合質每一石則有聯續尖銳十數峰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太山氣勢亦有如拳大者亦有如崑峿嶮恠嶮實中出石筍或軟斜纖細互相撐拄之

勢蓋石生溪中，爲風水衝激融結而成，其巧又有峰峦聳秀，洞穴委曲相通，底坐透空，瓊崖施杳，烟雲縈遶，亂峰間一種色深青，石理如刷絲，捫之輒隱手，一種青而滑，或以磁末刷治而然，率皆溫潤，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全無巧勢者，石性稍曠，不容人爲非，靈壁可憎，嶮怪。

衢州開化縣龍山深土中出石，磊塊或崢嶸，可觀，色稍燥，扣之有聲，又地鹼灘亦多產石，水中色稍青，潤石質骨瘦而肉細，率皆全質，間有群峰前後羅列，若太山氣勢，比之思溪，無齒崢嶸，勢扣之亦有聲。

澧州石產土中，磊塊而生，大者尺餘，亦有絕小者，頗多嶮怪，嶸岩類諸物，狀其爲冰泥積漬，弗員工刷治，石理通若鋪絲，捫之隱手，色白青，稍潤，間有白脉，崢嶸，土人不知，貴士大夫多携歸，裝視假山，高視之，頗類鴈蕩諸奇峰。

英州含光真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脉，籠絡一微灰黑，一淺綠，各有峰峦，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峰峦，從耳接多稜角，稍瑩徹，面面有光，可鑒物，扣之有聲，抹之入水，度奇巧，夷整取之，此石處海外，遠買人罕知之，然山谷川謂象江太守費千金載歸，古亦能耳，頃年東坡獲覆石，一綠一白，目爲仇池，又鄉人王廓夫亦嘗携數塊，歸高尺餘，或大或小，各有可觀，方知又有數種，不獨白綠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一種青黑色，渾然天成，峰峦岩壑，或類諸物，狀一種匾薄，嵌空穿眼，通透幾石木板，似利

刀刻之狀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克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焉東坡探賞目之爲壺中九葉有百金婦買小玲瓏之語然石之諸峰間有外來奇巧相粘綴以增嶮怪此種在李氏家類多適爲大賢一顧彰名今婦尚方矣具有一種捷然成一兩峯或三四峯高下峻峭無拽脚有向背首尾一律或大或小土人多綴以石座及以細碎諸石膠漆粘綴取巧爲盆山未佳只正如僧人排設公用具兩兩相對殊無意味

袁州可載縣去縣十餘里石無數又田野間其質嶙峋微青色間多峰巒岩竇四向又有石罅中上下生小林木蒼鬱寸許或高三四尺或五六尺全如一大山氣勢經行九數百步不斷地名爲亂石里土人以石占田瓏有妨布種恨不之去惜乎他遠人罕知之乎泉石山自閩中考之李

德裕平泉莊記竹木花石之美其石產水中每獲一奇皆鐫有道二字墳余於潁昌杜欽益家賞一石雙峰高下有有道字挺然長數寸許無嵌空若竇勢其質不露圭角磨瓏光潤而青堅於石罅中鐫有道二字扣之有聲

兗州石出如臘色謂之栗玉有吮岩峯岫勢無穿眼其質甚堅潤扣之有聲堪爲器頌費鐫礪工入貴重之與北虜所產栗頰相類但見峰岫一律耳

蜀水永康軍產異石錢遜叔遺餘石平如板厚半寸闊六七寸於面上如鋪一絲許甚潔白上有山一座高低前後凡十數峰刷有佳趣四邊不脫其底山青皆青黑濕潤而堅利刀不能刻扣之聲清越自高江山平遠遜叔得自蜀中部使者云出自永康軍後

未見偶者

臨安府府署之側一山甚高名拜郊臺錢氏改跡向山之巔嶮峻處兩邊各有刻石數塊從地生出者峯岫崿岩穿眼委曲翠潤而堅謂之排衙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頌雄偉岩洞嶮恠色稍蒼翠適產竹木茂鬱可現石罅中有大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永州州署依山厅事之東隅頃歲太守黃叔豹因其地稍露山骨沿積壤十餘尺得真山一座凡八九峯岩洞相通翠潤可喜適有唐人刻字於諸峯之側甚奇古有一石橫尺餘聯綴石山全若水禽因引泉出水豬蒲山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之為鵝鵝石又群山之後下廣二頃餘率皆惟石羅布田野間或為鳥居

第八冊

卷十六 廿五

卷十七 廿六

蜀所產凡有數處一

竹率皆卧生土中株之

八者三二尺小者尺餘

三兩面紋理如刷絲起

巴無定間有四面停者

成

蘘慶府泰山石座土中大小踰三四寸間有磊塊碎小者色灰或微青亦有嵌空嶮恠其質甚軟可施錫籠土入不甚珍愛

嶧山在蘘慶府郟縣山中產美石間有岩穴穿眼不甚宛轉深邃亦有峯岫高下無齒萃勢其質堅礪不容斧鑿

未見偶者

臨安府有署之側一山甚高名拜郊臺錢氏改跡向山之顛嶮峻處兩邊各有刻石數塊從地生出者峯巒嶮岩穿眼委曲羣潤而堅謂之排衙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頌雄偉岩洞嶮澁色稍蒼翠適產竹木茂鬱可現石罅中有大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永州州署依山厅事之東隅頃歲太守黃叔豹因其地稍露山骨沿積壤十餘尺得真山一座凡八九峯岩洞相通羣潤可喜適有唐人刻字於諸峯之側甚奇古有一石橫尺餘聯綴石中全若水禽因引泉出水豬浦山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之爲鵝鵝石又群山之後下廣二頃餘率皆惟石羅布田野間或爲鳥居

入蔽隱元次山初方石亭於群山之顛石筍所產凡有數處一座鎮江府黃山一座商州一座益州諸郡率皆卧生土中採之隨其長短就而出之或有斷而出者大者三二尺小者尺餘皆微著土其質挺然尖銳或匾側有三兩面紋理如刷絲起隱於石面或得剝道徹扣之或有青石色無定間有四面停者又有高二丈首尾一律因斧鑿脩治而成

蘘慶府泰山石座土中大小踰三四寸間有石塊碎小者色灰或微青亦有嵌空嶮峻惟勢其質甚軟可施鐫斲土入不甚珍愛

嶧山在蘘慶府鄒縣山中產美石間有岩穴穿眼不甚宛轉深邃亦有峯巒高下無齒萃勢其質堅礦不容斧鑿

色若按藍或如木葉

衡州耒陽縣土中出石磊塊嶮岩大小不寺石質稍堅一種色青黑一種灰白一種黃而斑四面奇巧扣之無声可置几案間小有可現

襄陽府去城十數里有山名鳳凰地中出石橫長尺餘或如拳者嶮岩險怪往往如大山勢色稍青黑間有如灰褐色者扣之有声土人不甚重政和年間惟鎮江蘇仲恭留臺家有數塊置几案間

鎮江府去城十五里地名黃山在鶴林寺之西南又一山名峴山在黃山之東皆產石土中小者或全質大者或錫取相連嶮怪万状色黃青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色如灰褐者石多穿眼相通

可出者

鎮江蘇仲恭留臺家有石如蹲獅子或如鸚鵡羅列八九株太守梅知勝目之爲蘇氏排衙石又有一石筍高九尺餘渾然天成目之爲棟隆恚婦內府矣

崇寧間宋元章取小石爲峴山石多青潤而產黃山者色多土脉少有可鑄治者廣南青溪鎮之三十里土中山石峴岩嶮怪一種色甚青甚潤扣之聲韻清越一種色白頃年蘇仲恭家置於几案間有七八石甚奇巧石所產相連隣青綠坑尤奇於他處

荆門兩山接太行山中出石石色黑者小者峯岫奇巧亦可置几案間土人往往採石爲硯名曰烏石石類發墨稍燥蘇仲

恭有三研樣制殊不俗

韶州之東南七八十里地名仇池土中產小石峯巒出岩巖質甚奇巧石色青潤扣之亦有聲類於清溪品目相類

袁州石出溪水中色稍青黑有嵌空嶮怪處大者數尺高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溪水側堂前立一大石高丈餘三峯九竅甚奇惟旨謂盧溪石崇寧間欲輦置內府以石皆多有前人刻字語或時記遂止之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下山在群山最爲峭崿頃朱先生所吾產石奇巧徧布山間嵌岩礧礧色青碧似瑩璧而清潤尤勝葉少蘊得其地蓋堂以託其景故號石林石上皆有李唐游入題字自顏魯公而下悉皆焉又西州之西北鳳凰山後地名前

山於亂篠有石生土中下多流泉石質嵌空嶮怪往往多穿眼青翠如湖石悉心高大鮮有小者宣和間嘗使土人取之重不可致今有數塊留道旁

婺州東南縣之南五里有涵碧沼唐令于典宗得其勝槩鑿池面瀑布有二大石魚置沼面魚之前有石一塊高二丈許嶮怪嶮岩可覩右之半間凹然而掌羅江東昔避地者書嘗以爲研好事者每往遊覽劉禹錫有詩在集中

吉州安福縣之東二三十里有秀嶺石產土中不相聯綴其質嶮岩青潤扣之有聲間有三四面或渾然質色高數尺無小巧者又有白馬廬去縣之東二十來里土中亦出石石質稍青或色稍白四面嵌空嶮怪万狀又有佛僧潭在縣之西四五里石產潭

上土中亦青潤嵌空穿眼宛轉扣之或有声又有一種如大山四面
齒拳于勢間有小巧者或云潭遠処例皆枯燥無声色亦灰白
又縣西六十里慶雲鄉地名久石岩山極高峻中有一岩深邃可
容十餘人岩之側土中出石或大或小嵌空峽岩四面特勢力少有穿
眼多類物狀形像宛然天成凡此四種若白馬庙石扣之青潤有
全美矣

全州湘江一帶并流而上江邊兩班峽處間有土石山懸如種乳嵌空
峽岩万狀扣之有声清越其色若灵壁青翠可喜余舟過石側擊
取數塊高尺餘甚奇巧臨江軍新塗縣玉笥山玉梁間有洞名何
君按面經十八避秦九人仙去獨何君爲地君其洞故因號焉若洞
透邃中有石棋枰之前後間產巨石皆嶮峻惟昔何君洞有一石懸

於洞口真狀如雲廣數尺峽岩秀碧扣之無声主人何氏擊取置
亭謝中

筠州高安縣之東有水出自豐城號濟步江自江口入四十里地名
蜀潭水中多產巨石嶙峋四面無齒拳勢穿眼委曲不甚蒼
翠鮮有小巧者

饒州府樂平縣東山鄉地名洪岩有三洞名木樺樹水岩各
有岩穴炬火向入自水岩半間可下數十丈方到底聞水声如
雷窮之即無水源其洞中有石田鍾鼓磬仙人帳若人力所爲
其下山高下峽岩翠碧穴中有石佛羅漢相似如生高十
餘尺

韶州黄牛灘水中產石峯崑峽岩百怪其色或灰扣之爲

有声凡詠水採取例皆枯燥便用磁末刷治即色稍青其質頗與道州永明石品相類間有奇巧小者

袁州分宜縣距縣二十里有五候嶺倏或狹字不詳其名嶺上四傍皆山石岿嶸峭絕若畫裂推倒勢其嵌處多徂後凡山下石或立或卧當是山上飛墮者石色紺青不澤潤玲瓏奇怪万伏間有數人可遠致者臨江士人魯子明有石癖嘗親訪其處以漁舟載婦蒲灘列置所居又去縣十里有石洞名洪陽遊者持炬以入間有十六室說在百丈又有石乳石田牛羊鍾鼓凡倉廩床榻之類石凡高數丈段有辺幅如有船楫所駕飽疾風狀石田頃畝與真無異凡洞高處刻唐人題字彷彿可辨父老云是昔漢葛洪妻陽二仙所隱得名其洞邃曲窅深不可徧覽頃一道

人結庵款尺探其妙質根乘炬緣歷數室間洞上有篙撐船声駭俱而返

袁州萍鄉縣距縣百余里地名石硯突兀一山石洞穴深六七丈山岩垂石如鍾乳高低無數嵌空嶮怪奇秀可喜古山之側迹例皆有惟石隱竹木中土人不知貴

洪州分寧縣地名深修口土中產石五色斑斕全若玳瑁石理細潤或成物像扣之稍有声土人就穴中鐫龍為器類積微見風即勁亦堪作研粗發墨

雲林石譜卷中

潭州湘鄉縣山之顛有石卧生土中凡穴地尺數見青石即揭去謂之盖魚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灰白者重重揭取兩边石面有

魚形類鰕鱗鱗髮悉如墨插穴深三二丈復見青石謂之載魚石石之下即看沙土然選擇數尾用相隨浮泳或石紋斑剝起全然如藻荇凡百十觔片中無一可現天抵石中魚形又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兩如龍形作蜿蜒鱗髮爪甲悉備尤為奇異土人多作偽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剝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又隴西名魚龍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其非古之陂澤魚生其中因山頽塞歲久土凝為石而致然杜甫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為隴西小茅州石色青點透明斑剝石理縱橫潤而無声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土人最巧錫鑿成器甚軟妙見風即勁或有錯執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鉄

鄉州朱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其質甚軟無声一種古架紫中有白色如圓月或龜蟾吐氣雪之狀兩兩相對土人就石段撮取用藥點化鑄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圓月形者極少得之昔歐陽永叔賦云月石屏詩特為奇異又有一種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峰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是成片修治鑄削度其巧趣乃成物像以手抚之石面高低多作屏置几案間全如畫益詢之土人石因積水浸漬遂多斑爛

階州白石產生土中性最軟扣之或有青大者廣數尺土人就穴中鑄刻物像諸物見風即勁以滑石末治全光潤或磨啗高板裝制硯屏瑩淨可喜凡內遣投金龍玉簡於名山福地多用此石以朱書之

登州海岸沙土中出石潔白或瑩徹者員如果实粒粒圓淨

間有大者或如櫻李土人為之彈子窩久因風濤刷繫而生
秋州永寧縣松林頃因馬自然先生在山一夕大風雨忽化為
石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有松節脂脉紋土人用而為坐
具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間

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小竅土人每因春
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亦雜他石頃年家守官偶於水
際獲一青大如鵝卵白脉如以粉書竹字兩行把玩累西京
洛河水日為貴公子奪去復搜求之不可再得

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類多青白色間有五色斑斕採其最白
者入鉛和諸藥可燒爇假玉或玩瑯用之

零陵石燕出永州昔傳遇雨則飛頃歲余陟高岩石如燕形者類
多因以筆識之石為烈日所暴偶驟雨過允所以識者一
一墜地蓋寒熱相激逆落不能栖尔土人有石板上為塊如燕
形者相州之北數十里地名梨園漳河水中出石數種或如濃
墨圓點或紋如深黃匾頭類堅潤土人謂之薑黃石堪琢為
器物亦磨作鎮紙其價甚廉

西蜀水中出石甚堅潤色黧白其理稍麤澁又一種斑黑光
潤龜背上作盤蛇勢或白或朱土人以藥點飾謂之玄武石
峽州宜都縣產瑪瑙石外多沙泥積漬凡擊去麤表紋理旋繞
如刷聯間有人物鳥獸雲物之狀土人往往求售博易於市

泗州盱眙縣實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宣和
間招信縣令忌其姓名獲一石於村民大如升其質甚白既磨砭中有

黃龍作蜿蜒盤曲之狀歸於內府明州奉化縣諸山大石九擊取之即有平面石色微黃稍潤扣之無声其紋橫裂兩道如細墨描寫一帶夾徑寒林烟霧朦朧之狀或如濃墨點染成高林與魚為軍所產石屏頗相類但質頑礦凡錫治旋轉則縱橫斷裂亦可加土磨礮為研屏土人不知貴

吉州數十里土中產石色微紫扣之有声可作研甚發墨但膚理麗礦燥較之永嘉華嚴石為研產差勝土人亦多鑄琢為斗斛諸器

歙州金華山有石如羊蹲伏余於僧寺見之耳角尾足彷彿似羊高六七寸傳云黃初平叱石之止正與筆談中所載無異但未見偶耳

荆南府松滋縣溪水中出五色石間有瑩徹紋理溫潤如刷絲正與真州瑪瑙不異土人不知貴

嘉州岷山石與五臺山石出山岩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太山狼牙信州永昌縣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或大如棗栗則光彩微芒間有小如櫻珠則五色燦然可喜

于闐國石出堅土中色如藍黛一品斑斕白脉點點光燦為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石屢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声然石之一九廣尺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毫瑕玷者極少故所產處貴翡翠而賤金星

黃州江岬與武昌石壁相對江水中有色五色斑斕光潤瑩徹紋

如刷絲真質或成諸物像率皆細碎頃因東坡先生以餅餌於小兒得大小百余枚作泚石供以遺佛印後亦爲士大夫所採玩溫州華嚴石川水中出一種色黃一種色斑黑一種色紫石理有橫紋微龕扣之無声稍潤去八錫治爲方圓器紫者亦堪爲研類對墨

婺州救女源石產水中者皆爲硯材品色類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蓋出於龍溪其質堅勁大抵多發墨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爲麤以手摩之索有鋒鋒者尤妙以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棗子心或如瓜子或有子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石質貴青潤發墨爲最又有祁門縣文溪所產色青紫石理溫潤發墨類與後厝石差堅近時出處價倍於常

天各以石材厚大者爲貴又徽州歙縣地名小溝出石亦潤可作研但石理頗堅不甚對墨其紋亦有刷絲者土人不智貝通遠軍即古涓州水中有虫類魚鳴或作覓之聲土人見者多以捥及或堅物擊之多化爲石色青黑溫潤堪爲礪目之烏硯石或長尺餘價值數十凡兵甲及以此磨治者清光而不

真州六合縣水中或沙土中出瑪瑙石類細碎有絕大而純台者五色紋有刷絲甚溫潤瑩徹土人擇文采或斑斕点处就巧礪成物像

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米可喜間於群石中得真玉璞外多臙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頃年余獲一圓

青石大如柿作鎮紙註宿建簡冊輒溫潤復以器貯之凡移時有水浸潤日墜地破而爲三四段空中有小魚一枚總寸許跳躍頃刻即死

淄州石其質甚白紋理徧有斑黑鱗如雲氣之狀稍潤扣之稍有聲土人鑄治爲斗斛諸器

昇州神閣山石中有黃土目之爲太乙餘糧色紫黑其質磊塊大小員扁外多霑綴碎石滌盡黃土即空虛間有小如拳者可貯水爲硯滴或栽植苜蓿水果頗佳

壽春府壽春縣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作烏硯甚發墨扣之有聲余家旧有風字樣硯發墨特輕薄皆遠古物

絳州石出土中其質堅礪色稍白紋多花浪類類中角土人

謂之角石堪琢爲硯唯可研冊冰滑而不發墨

辰州蠻溪水中產石色黑諸蠻取以砭刃每洗滌水尺黑因名黑石扣之無聲彷彿如階州者土人琢爲斗斛器物及印材粗佳

臨江軍新塗縣數十里地名白羊角凌雲山嶺頂土平如掌皆古時寨塞地中往獲古箭鏃刃鋒其廉可劇其質則石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按禹貢荊州貢砥礪砮砮冊惟箇輅朶州青鏐銀鏐砮砮則楛矢石砮禹以來貢之矣春秋時隼集于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起文有石甲栗形如龜背紋稍厚石大如拳有貫未處率皆青堅土擊之有聲

處州上猶縣山土中出石微紫質稍麤多淺黑斑點三兩暈緣

色堪作斗斛或欄檻好事者往、鑄礎礎地面全若玳瑁

江寧府注水中有碎石謂如騾子凡有五色大抵金如六金縣灵
岩及他處所產瑪瑙石無異紋理瑩綠石面望之透明溫潤可
喜

雲林石譜卷下

黃龍府山中產百子瑪瑙石瑩白上生栢子或黃或黑甚光潤
頃年白蒙身奉使北虜、主道以石大若莖上有鳴鶴如豆許
棲栢枝上頰甚惟又有一種多中空不容徹余獲一塊如棗大可
貯藥數百粒、

台州天台縣石名宝華出土中其質類與萊州石相類扣之無声
白紋斑斕土人錫礮作器皿稍軟或為錙銚凡軟大不甚堅矣

石州產石深土中色多青紫或黃白其質甚軟頰類桂府滑
石微透明土人刻為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刻圖書印記字劃深
如

鞏州旧名通遠軍四門寨石產深土中一種色綠而有紋自烏水
波斷為研頰溫潤發墨宜筆其穴歲久頰塞無復可承先子
頃有大圓研贈東坡公目之為天波

燕山水中石名奪土瑩白堅而溫潤土人琢為器物混真

韶州綠石出土中一種色深綠可鑄礮為器一種青綠相兼石
塊或如山勢者一種色稍次一種細碎雜沙石以水烹研作數品十
類色用大抵穴中因銅苗氣薰蒸只此石共產之

韶州莖花石出土中其色粉紅斑斕稍潤扣之無声可琢器皿或

烏紙鎮

端州今爲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靈羊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岩石曰小相石曰後歷石曰蚌坑而岩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小溪即蚌坑水陸行七百步至下岩斗許步至上岩自上轉而南凡百余步至龍岩上岩合三穴一穴半邊山岩凡十余穴然必以行下岩爲危岩乃唐初取研麩色正紫細潤不及下岩後得下岩危岩遂不復取之岩一穴泉水溢歲久石稍骨崩寒雖千尺終歲巧亦不可得之凡北磬石在水底石色乾則灰青紫色濕則深紫眼正圓有童子暈十數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盃青綠處類翡翠色南磬石則水半石地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株岩下穴今俗呼爲中岩上穴中穴一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能開路采石之處下

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岩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微帶黃色眼有腫子暈七八重青黃綠白黑相間色不及北壁眼無暈矣上穴中穴石色益廣其眼亦黃色半邊山諸岩曰大秋風月小秋風月馱頭曰獅子曰堯花曰河頭曰新坑曰黃坑其石亦類下岩但眼暈只三四重色赤青碧可愛唯層暈稍駁雜耳凡岩石有兩壁各石三層之上即覆池也石色稍潤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魚潤不發墨凡三層之石從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素第二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脚石即無眼大抵有眼石在本岩中尤細潤下岩石謂之鳴鶴眼上岩石在中穴謂之鷄翁猫兒眼半邊山爲之雀兒眼土人以此別之小相石在端州之西四十里石色紫稍燥間有眼者類雀兒眼但無腫

子後歷石在端之北十里色赤紫石極細不甚潤石性極軟間有眼者但一兩暈蚌坑在下岩山之下小溪今歲久中崩落之石又烏風日所侵性堅頑極不發墨石色正紫瑩淨間亦有眼兒層暈色駁雜大抵諸石在穴中正如石榴子隔各有石朴籠駱中有硯材大小既施斧鑿十分之中可得三四許又有一種圓如瓜瓠中有甚負謂之子尤佳極鮮得之下岩之價二十倍於上岩下穴上石下穴之價十倍於半邊山諸穴半邊山價十倍於小相小相價倍於蚌坑後歷絕品亦不過十來千

河南府白馬寺之野中每大雨過土中多獲細石類細碎一種色深紺綠類西蕃馬價珠一種色稍次一種色淡綠紋理多斑剝鮮有瑩淨者間有刻成物像其紋不過如海李色深綠者價甚窮

此石產外國蓋西洛故都之地即有之又於土中獲銅帶胸墻以七宝雜諸細石燦然可喜

密州安丘山縣瑪瑙石產土中或水際一種色微青一種瑩白紋如刷絲盤饒石面或成諸佛像外多窟石籠絡擊而取之方見其質土人磨治爲研頭之類以求售價頗廉亦不堪珍至有村人以此石疊爲牆垣有大如斗許者頃因官中搜取其價數十倍

台州黃岩縣有山名方山其山之巔狀如圭因以得名凡地中所產石不以巨細有率色率皆方形其質稍麤

荊州府有石如巨碑產路隅色淺綠不甚堅名鸚鵡石擊取以銅盤磨其色可靖筌

青州縣紅絲石產土中其質赤黃紅紋如刷絲縈繞石面而稍軟扣之無聲琢爲研先以水漬久乃用可蓋石質燥渴頗發墨土唐林甫猷頃作墨譜以此石爲上品

信州鉛山縣石綠產深穴中一種融結爲山岩勢不甚堅一種稍堅於綠色中及如刷絲極深者鑄碯爲罌向明視之頗光燦閃色一種淡綠或細碎者入水烹研可裝硯

無爲軍石產土中甚軟凡就土相取之見風即勁曲面多栢枝如墨插寫石色帶紫或灰白間有紋理如岡岫適列叢林中、有徑路全若圖畫之狀頗奇特又有彷彿諸佛像土人畏怖爲屏頗自然佳勝稀略諸石

泗州竹墩鎮瑪瑙石出沙土中其質磊砢塊外多沙泥積漬或如灰粉籠絡凡擊手去麈面中有本色微青白稍瑩徹無刷絲紋工人治爲罌物頗似真室

鶴巢中有石名礬或如鷄卵色灰白鶴於巢側爲泥地多置鐵殿之類畜水中以此石養之每採取則吞而飛去頗難得頃年溫州瑞安縣佛舍常有鶴巢因端午晨朝人忽登屋謀取爲人所捕致訟詢之云竊取可以致富不利於寺今本譜所載礬石凡有數種產漢中川武當西遼諸處鶴巢中最佳嘗入水取以壅外令熟今不可得之

建州石產土中其質堅稍潤色極深紫扣之有聲間有如豆斑點不甚圓亦有三兩重石暈琢爲硯頗發墨往往以石點名鳩鵲眼作端石以求售

汝州瑪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紅瑩徹少有紋如刷絲其質類大堪治爲盤盃合酒器等十餘年來方用之

廣用運澧柳等處多種乳洞、有石龜蛇蟾蜍蝦蟆及果蠃、堅質或類如生蓋因鍾乳点化石余頃年屢於洞中獲此數種攷之本草載古蠟是尋常蟻生南海因年月深久水沫相着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飄出又一盤入洞穴年深亦然因知鍾乳点化無疑

婺州東陽縣竹林寺傳大士道場山中產石凡有青白紫綠色皆瑩徹爲之飯石、質細碎堪治爲數株或作鎮紙

西蜀諸山多產黑土玉在深土中其質如石色深黑軀甚軟土人鑄治爲帶鉤或器物極光潤

南劍石黯淡溪水出石質深青黑而光潤扣之有聲作研發黑土宜筆土人琢治爲香炉諸品極精緻東也或爲鳳珠研是也

宋州祁陽縣浯溪山岩水之側有立石一片廣數尺色深青潤光可照物十類步土人爲之石鏡焉杭州臨安縣山中一石光明如鏡類同浯溪鏡石

明州昌國縣沿海近淺岫水底生琅玕石狀似珊瑚或高三二尺尤繁茂漁獵者多得之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紋理如畫枝條一律遍多圓圈跡扣之有聲稍燥土人不甚貴西北遠方往往多裝治假山漢州群萊葉玉石出深土凡鑄取條段廣尺餘一種色如藍一種微青面多深青斑剥透明甚堅潤扣之有聲土人澆沙水以錫餅之成片爲窗板或界方壓尺亦可磨琿爲器

滄州海峽中出石、質長短不齊、色白如粉、似細條縈繞石面、謂之絡絲石、甚軟燥而無聲、每見裝綴假山、余無所用。

唐州方城縣石出土中、潤而頽軟、一淡綠、一深紫、一灰白色、石質細膩、扣之無聲、堪錫治為斗斛器皿、紫者亦堪為研、頽精緻發墨。

登州臨大海、有沙門、龜磯島、多產黑白石、磨礮為楸子、又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唯沙門甚遠、石有挺然而出者、頽焦枯、他處者紫翠、峯岩出波濤中、及多秀美、五采斑斕、或如金支者、熙寧間、士大夫就諸島上取石、得十二枚、皆燦然奇怪、因舡船載歸南島、東坡稱賞之。

信州玉山縣地名賓賢、鄉石出澗中、石色青潤、扣之有聲、土人采而為研、對墨、比未醜、製新樣如蓮杏葉、甚適人用。

中山府土人出石灰、色燥而無聲、混然成質、其文多白、脉籠絡如披麻、旋繞委曲之勢、東坡御中山、置一石於燕、名之為雪浪石。

杭州石出土中、色多潔白、扣之無聲、其質無峯、勢力偏多磊塊、若梅李、大尖銳、或如珠、砂床有稜角、望之光明、精瑩、宜裝綴假山、小有可觀。

滄州石出江水中、其色青黑、有文斑如鸚鵡、色質甚麗、可為研、土人互相貴重、甚發墨、峽人為江水、為沱、故名大沱石、赤州石多紫金、產深土中、可琢為研、其質稍麗、不甚發墨、土人多用之。

潭州寧鄉縣石產水中或山間斷而出之名龍牙石色紫稍潤堪治為研亦發墨土人皆重之

鄂州沿江而下隔羅狀之西玉名石匱頭水中產石如自然基子員正扁薄不假人力黑者宜試金白者如玉溫潤山下有老姥弔石以為生相傳神講慢故以此給之

袁州分宜縣江水中產石一種紫色稍堅而溫潤扣之有聲縱廣不過六七寸許稀罕不常得土人於水中採之磨為研發墨宜筆但形製稍朴須籍錫旒汝文州金華縣山有三洞洞中產石崢嶸如雪洞上間有懸石如鍾乳色灰白嵌空頃余於洞上獲一石大如拳高數寸石二龍交尾纏繞鱗鬣爪甲悉備石之中有巧竅因值溪孫為好事者求去亦疑鍾乳点化

所成又洞中有石鼓石磬石擊之各有声

宣和石譜 一卷

蜀僧祖秀

神運昭功

敷慶萬壽

石二峯甲品獨神運峰廣百圍六錫爵盤固侯君良嶽道中束石為小亭以比之高五十丈

鄉雲萬態奇峰

真夢綠五十堂

石以甲乙為品第米心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刻于石之陽惟神運峰前諸石以石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化朝昇龍

望雲坐龍

棲霞

萬壽老松

捫參

御日

吐月

排雲

衝斗

雷門

日窟

蹲鴟

喙

坐獅

堆青

欵碧

金鰲

玉龜	疊翠	獨秀	曳烟	躡雲	風門	雷穴
玉秀	王寶	銳雲	巢鳳	登封	日現	蓬瀛
須弥老人	素星	慶雲	端靄	溜玉	噴玉	蘊玉
立玉	琢玉	積玉	疊玉	藁秀岩	舞仙	玉騏
窮巖	伏犀	怒視	儀鳳	技秀	白龍尾	凝翠
留雲	藏巖	搏雲屏	積雪	滴路岩	抱犢	桂岩
大平岩	玉京獨秀					

漁陽公石譜一卷

牛僧孺如石、有一品者近代士大夫如米芾亦有好石除知無為軍、辟宅有怪石、芾具公服拜之呼為石丈人、為言者所擊不恤也、及研山一名畫嶺、上有天池不假凡水

可以投筆、天壤間奇物也、東坡亦好石、獲一石於齒口民間、家名曰齒中九華、為其九華其躡而小也、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語焉、曰秀曰瘦曰皴曰透、四者雖不能尽石之美、亦庶幾云、仍疏平生所見奇巧石如后

雲岫遺山有詩小有洞天 靈壁磬石余家物 萬里江山 魚端天 重峦

積雪 端夫 小出秀 湖口張 桂岩 李才父家物 其它在処不必徒出

大槩北人貴湖石、南人重靈壁、為遠物也、今車書混一、宜以湖石為第一、山石次之

宣和磬石筆格

并陽周公謹記

大德初、廣濟庫官售雜物、有靈壁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多之玲瓏秀潤、所謂卧沙水道、展摺胡衽、紋皆具於山峰之頂

有白石正圓瑩然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旁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琢瑤之迹真奇物也李德裕於平泉別墅采天下琢木惟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宝惜醉即踞之唐蘇錄五代史張全義傳云唐莊宗時爲大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爲譏矣大志怒笞殺之平泉醒酒石昔爲玉清昭應焚蕩仁廟裂其地賜濮潞潭越韓冀諸王冀王之子丹陽郡王守節得其園地發土得巧石前後幾方塊多奇偉教爲人醒酒石居其一上有文統刻字云韞玉抱青輝閒庭日瀟灑塊然天地間

自是孤生者長慶癸卯歲二月戊景題紹聖中有旨輦其石歸禁中築月臺後丹陽裔孫密訪醒酒所在云今置宣和殿中矣見張石丞澂澹岩集

江南後主常寤一研石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研父江南國破研山流落士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老之婦丹陽也念將卜宅及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第者才翁孫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蓋晋唐人所居而米欲得宅而蘇欲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弟兄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自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內禁矣今在台州載氏元章什美有詩

說郛卷第十七

希通錄二卷

宋蕭參

此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事理未當全安可
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通哉嘉定癸未通嚴蕭參識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変少溲於豕牢而
得文王不加疾焉常氏云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側也不加疾言
易也設有是事猶當前羽焉况於証乎老泉帝譽論嘗辟
吞邪等事猶爲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明帝紀擊破白山虜於蕭類海
上章懷註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
拜又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名雪山其名四其實則一





何彼濃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吉甫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亦匪回狐黑匪惠而好我携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宝歌注皆不載出處嫩真子錄嘗記開元中人有人忘其姓名獻排文於明皇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明皇兄弟六十八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五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荀子仲尼之扶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蒙俱楊倞註俱首蒙稊按之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毛嬙西施天下之至校也衣之以皮俱則先之者皆走也若是蒙俱爲二物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魁字類楊倞說非



哲言誥盟切、然恐其下子不我信於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
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
寂寥間短則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其盛德不及如此

五元之待涌院記相君至止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止但晚涌已前
三可使大金吾皆以華燭擁馬謂之火城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燦生虛籟注云籟也按釋文三註孔
籟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箛其中謂之籟者乃管之虛中也中虛
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爲籟

佛名南無南膜按韻祖古虔韻內膜字注胡人拜称南膜音
謨因知佛胡人也拜而并誦其号故誦錄之詳經者誤作南
謨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顧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
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之謙也
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
象文叔少時與人歎曲豈信然歟

楊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楊子刻畫不着孟子渾然李斯
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
之則是天下之書盡焚而博士官猶存者借乎入閔牧圖籍而不
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
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余人非能盡天下儒者為其
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侯生盧生求羨門刻蠲
石門外壞城郭决通隄防又盧生入海还因奏錄面書曰亡秦者

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檢其惡，又從而諛之。特方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日紛，已懷殺意，又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魚，告之孤，洋之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發竊其意中死無辜者多，此一罪也。肉亡胡之讖，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計，骸積成山，血流如川，調發頻仍，剝及閭閻，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蔽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族梁山之上。

其語一世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也。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面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從其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方世之快也，不無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戈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

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矣德一矣生而兩以講禮聞內略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效黨惡之人終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欤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

載駛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嶠善崩善亦多也以善爲多經史中少用間見於此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

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余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層慣見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髮消磨最是蒼黃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后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却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猶一揆然羽爲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啞鳴叱咤之氣後主真是養成男女之態耳如梁武帝稔候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與二者不同如勞兒呼盧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擲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赴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爲適逃去卒淵藪王介甫亦爲鷄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以不來僕謂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君爲舍人而與內夫人相愛亦

不義矣君其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固矣就使其能以礼招聘而子思且唾去不暇詎官以車輿之故哉

士大夫以交代爲瓜期左傳莊氏八年齊侯使連慶管至戈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謂代弗許故許作乱掘此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况作乱非美事乎

周亞父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爲擯軍威要之身探甲冑亦所不容拜按今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百里子蹇叔子送其子而哭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躄音觀此則知亞夫不拜有由矣

史紀始皇本紀主雲臺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兩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令人以唐爲塘非也

其失本於世說注雲晉人姓泥而令其縣者持築塘愚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誘曰今不復須土矣皆去築因取以築故名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至晉而然乎

本朝以居士稱者突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礼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本乎此

今人以寄居官爲寓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注寄公之子寄公字新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使記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後漢爲彭寵傳鄧晨傳備鄉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爲北道主人今世尊以主人爲東道古人各指其地方之所向而言之

今以官妓爲官奴即官婢也其字原於周禮天官酒人參三百
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髮則知師古之註本於杜預
惠字異同但俗以不淨爲麀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霍去
病傳麀舉蘭下註世謂死殺人爲麀糟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祗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至竟
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
他異其錄史書未見用此字

俗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
於先大夫無能爲後杜預註不中爲之役使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用軫曰公

嘗執左券以責償者取其合符之意曰左曰右皆可

倍卮是年老者爲老物實無得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
此語周禮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利市之說世倍蒙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爲利市三
倍周邦彥蘇幕遮之曲按唐書朱武光傳比訪見邑相率
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蓋本於此今誤爲幕

野人者成都景煥山野之人也閒話者知音會語話前蜀王孟氏朝
人間聞見之事也其中有功臣瑞應朝廷規制可紀之事則悉史官
氏代之書此則不述古事件繁雜言語猥倍亦可警言俱於人者
錄之編爲五卷謂之野人間話特大宋乾德三年乙丑歲三月
十五日序

蜀後主孟氏韓祖字保元尊号睿文英武英仁聖明孝皇帝號玉霄子承高慕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浣花者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人門公子乘采舫遊百花潭穿奢極麗諸功臣以下皆置林亭異草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王知運教有婦尋即納款識者聞知喜加啜又蜀主能文章嘗爲箴誠頒諸子人各令刊刻於坐隅謂之班令箴曰云云已載在前蜀王昇平盡管理園苑異花草草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客申述入進花兩粒曰紅樨子種臣知聖上苑圃趣進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東帛皆至朝市散與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園子種之不覓成樹

兩栽其葉娑娑則樨子花矣其花爛紅花六出其香籠衣人蜀主甚受重之或令畫鴛於團扇或綉於衣服或以熟布或以絹素鵝毛做作者飾謂之紅樨子花及結實成樨子則顆大於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大軍未至前日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日漢州什邡縣古井中夜有十尺大龍驟躍而出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輝赫變大風吼天人樹皆拔餘燄墜地延燒數百家翊日有一家人被髮衣青布袴奔走於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你流汗滿目困乏喘氣而口不暫停兩日亦不知所在復又鷓鴣鳴於屋射之中

倍呼亮
秋鳥

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異替手

皆秘而不奏明年冬有大軍入

有蜀王紀已來故藝能之士精於書畫者衆矣沙門曇成學李陽沐篆日雲城則神大師門人也道士張昭胤教柳公權書昭胤則傳真天師門人也工部元真昭胤做歸擇木八分書昭胤亦杜光庭門人僧曉岫攻張旭草聖曉岫則夢龜弟子皆超本而差肩也獨黃少堅筌師邊鳶雀竹處士滕昌祐師梁廣花野人姜道隱學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譚論不與交往不冠帶不拜跪謂之孫頭相國李昊爲著名道隱常住綿竹山中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真詩登八人皆妙絕當代野人平生討莊老之書有暇而性好畚耒之真具忽至即登百尺之杖縱意揮畫苟不称意則塗抹之不啻千餘軀而飄然雲陰雨景似蛇涎

之執力擲筆撫掌自爲怡逸嘗以爲適意之作亦曾推集

證筆訣三卷傳於家

優人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於闌闌中常飼養胡孫大小十餘頭會言語亦可取笑於一時一日內廐胡孫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不中三日內豎奏千度善弄胡孫試令執之遂詔千度謝恩訖胡孫十餘頭亦上殿朝廷又手作亂立內廐胡孫亦在舍上窺之千度高声喝言奉勅把下舍上胡孫來下胡孫一時舍上奔手把捉內廐胡孫立在殿前蜀主大悅賜千度優緋衫錢帛奴係教坊有內臣因問胡孫何以教之似會人言語對曰胡孫乃獸笑不會人言語千度嘗餌之灵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之內臣深訝所說其事或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飼胡孫鸚鵡大犀等教之

翰林辛學士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側古先道院在一峯之頂
內有塑像皇姑則唐六代玄宗之子也夕夢見召雷遜會曰汝
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深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
性又不久在此須出山佐理當代黃遜緣夢中拜請其法則
與怡神論中方同玄宗時申天師元有怡神論兩卷中卷中
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草丸爲首又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
皮尖早晨盪漱了內於口中久之則尽去其皮又於口中暖之度巡
爛嚼和津液如乳汁求頻嚥但日如法食之年年必補血令人輕
健安泰實遜遂日食之主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
述

王侍中處因嘗於私第延樓布素之古蓋欲尋藥術神仙之
道從蜀之所好也旦有道士虎眉大鼻布衣藍樓山童從後造
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純之枝奉謁王公從容置酒覘其緒
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閑息於青城山下置小道
院吾住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腰取劍細點階前前土廣尺於囊中
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上逡巡間盆中花以生矣漸隨日長大形長五
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道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仙家
旌節花也王公食食不食唯飲數盃而退白珎重善爲保愛出門
旋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祇得其花
種

愛日齋叢抄十卷

宋葉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

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
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紂商紀云周武王爲天
子其後世貶帝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
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爲王故本記皆帝而摠曰三王也又譙周云
夏殷之礼生稱王死稱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
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惡大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帝曰乙書亦曰
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
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
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余主王性之云古人多此脉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

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後韓文公潮州祭神之終篇二也字不知歐
陽公用柳開仲塗士體間代裁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志銘
文作父監祭御史夢奇志文終篇用也字十五末云披辭而書石
者侯之館客藏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体又現王荆公爲葛
源墓志終始用也字三十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
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新是未論前
有柳体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又其取法者朱新仲
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議者或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
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能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
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頃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
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字開

作從兄單表又用也字十七道論本姑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述而韓氏其抑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之前古文躰已備矣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分間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尸師魯曰氏爲古無是躰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字語果如其說朱新善爲善評董氏兼峯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槩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槩及韓文公而會歐實從柳此復示宋躰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歟

釋奠釋菜古禮僅而存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成縣夫子廟云釋奠釋菜禮之畧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爲牲故初入學者必釋以祭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有樂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薦饌奠薦饌真奠而已古曰祭之畧者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季春秋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季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三見文王世子先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迅馘先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於季春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格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饌歟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擊其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月令大始季教皮弁祭菜見樂見樂記大胥春入季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于季士昏禮若舅姑既後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夫既殯而君

往焉釋菜於朋內春官箬人乃舍饗於四方以贈惠夢注謂釋菜
萌菜始生則九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適奠者設薦饌酌奠而
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縣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置於物方氏
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孰可薦矣菜則
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為言俾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節司農云舍
菜為舞者皆持馨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
菜為贄菜直為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子之衣服
采飾舍采者裁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為采
藻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入季宮必禮先師置采皇於前以贄神
菜采兩音而異義我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之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拜跪趙不能對徧詢

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時魯跪問故夫
婦即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以大和中為
州人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証大重之事且國史王貽孫傳
及他雜說葉氏燕正卒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
親祀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曰即服袞冕陛下當為
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
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汪奎
錫端明作燕語証又云漢書周昌傳語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
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又天臺皆悅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
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百有稽
首有稽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耳今余觀歐公

所為簡肅暮志及相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親祀南郊誠燕語之疑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賦以証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倪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拜跪則宜不拜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前朝跪禮而去之而記之不詳也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帝跪謝戰因策蘇秦過洛其嫂地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先拜後起於皇帝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宋文公語錄或問禮婦人告拜與君賜肅拜則古人于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拜伏者乃太祖問范者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俯地遂答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昏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使不用

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杲存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也一云直身長跪者拜時亦只俯义手而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然亦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今時俗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奉貽孫之對為范杲當別有抑其論婦拜為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縣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

移古

移古

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蓋今婦大禮安也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面身微作曲執力尔鄭氏之所謂禮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按鄭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未令拜伏則妄說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壹作男子拜則虽虜倍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如今之狀大凡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跪伏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以加未得為之減矣禮所為女拜尚右手者時言斂手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

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与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無詳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田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宮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女跪拜謝君王殿前設一向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半走來爭跪拜上明光謝得等頭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於宮掖復齋漫隸為後制制令宮人廷拜為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証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

伯基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尔朱文公曰古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令人不敢呼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尊字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與士大夫言名士大夫士於君前言曰而大夫字、爲貴又與爲貴士大夫言而字大夫也孔子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未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君安不曰王季士安某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尊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休童蒙訓曰汝家爲是姓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云蒙陽外公弟楊公諱瓌寔與他人語稱蒙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取稱字也吾人謀志云張止素先生子厚名學東萊公

子余歲與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寔蒙陽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字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蒙陽公以應之當如是卑不敢自尊、固不得字卑故也曰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而酬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敬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於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義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貢曰言遊適矣子張曰子貢云何曾子曰堂、乎

張也是朋友而不字明驗也謂朋友字而不昭正孔子同等不可
呼名而加字者也顏氏家訓曰名以体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了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者記事皆稱仲尼呂後徵時嘗字高
祖為季至漢表種字其叔父曰鯨王丹與俱霸于語字霸為
君房注南至今不呼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固呼為
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字曰名入其父名雲羅漢上皆諱之
其余不足恆也又續蒙訓云魏常林年七歲入黨造門問林
伯先在不林不拜林曰伯先父之字也隨子字父向拜之有度爰
客嘗候孫以畢見盛子放問曰女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蓋
放以爰字父亦字其又主母封侯曰上而字其父曰士不以為嫌
且自可以為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書記李美蓋季者字也

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字為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
也稱其父字於人之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字本字可以詳
名荆公序曰名仲卿字以為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字而不名者十六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尔小也石林葉氏云孔子
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諱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
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為重欵陸務觀筆記字兩以表其人
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先生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
蘇李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晨師也雒山魏氏尤主此
說其記常熟縣李有曰昔有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
子有子然遂謂是書出於曾門南人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
子之訓則字為至貴子與字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子進而

稱仲尼不言子以次亦有既乎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三人或字者又教人
 然淵公至遊夏最号為高弟而得子也字不有子曾子而不得字也說
 二者而論則字為尊孟子雖有師道之稱言繫子氏者不過男子夫
 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
 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為疑字既尊
 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
 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谷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敢儀孔子
 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子思子又子思
 弟子也亦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為恆游夏之
 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不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木字其

諸父祖述世猶有後學呼是之易童誦君矣者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
 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合羅思書古人以字為重雖孔子弟子與
 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與誦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為不
 然題韓氏墓志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子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
 仲尼例則仲先賢已過矣凡此俱雅字為甚貴洪景廬云論語所記孔
 子與諸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序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
 弟亦有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然此書無損名首賢論語出於曾子
 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身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
 可見矣其說正于魏氏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周公旋魚已作王
 手父集序字歐公至於回則曰南豐先生無已何尊為至於得道之師
 則不可以別是知以字為天下通稱若不違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

資之師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奉古今而論則臨文記字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言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恬去古虛徒不可望而更以號稱有未可也况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異承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天風雷震有甲步卒千余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絹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退之送志州李端公序紅怕首怕一作抹送鄭推尚書序怕首袴鞞蓋屢用之陸氏筆記李孫榮傳張津常者絳怕頭者巾幘之類猶言僕頭也巴霽文公云以紅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怕頭讀書增以蒙字七誤務觀固不隱金山事注霽文者亦不援孫榮語然李鄭二序皆更怕首鞞袴取義為僕頭正合范史云向相者姓草詭不亂讀老子

狀如李道好被髮著絳絹頭李賢注說文絹生絲也按此字當作燥其字從古今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已上史註紅絹頭或即無紅絹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著絳怕頭鼓琴燒香讀邪倍道書或由東都之李習紙妄者輒以為首飾相其類也霽詩怕為虛字坡詩怕為實字因文者字為蒙所用本具不免陸氏之擅唐美師德使吐蕃喻因威信虜為畏院後募猛士討吐蕃方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怕首其云戴紅抹頭抑亦怕首巾幘之物亦近時稱白石者樂青錢文李宗正蕃亦姜夔堯章三黃京說岩老各因其居號之尔故堯章以謂居苕溪上白石洞天為鄰久德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玉笙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莫白石為糧因就

白石唐詩號曰白石先生克章稱此三字蓋有拋而後用文李宗正岩老皆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都耆旧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号涪公然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漢後迄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帝漁釣於涪水人因号涪翁復翁不出於此乃取益都耆旧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人有之矣不始於魯曾直也家隱筆記引後亦同於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号天隨子用里先生自此涪公刊注云己西人居漢土者獨不用前二書為注尚別有考也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晉公呂公夏黃公周公蓋公世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語歷秦漢間齒既宿矣司馬德操年水龍德公十歲先事之呼作庞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因父為嶽史夫雷亦稱

公正要年德見推曰公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為滕公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為滕公奉車改号滕公此猶項羽所使薛公刻公式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居高密縣為鄭康成立鄭公鄉又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陰輝世皆其高比皆悉稱公然則公者立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瑯銘陰曰天子之三公諸侯之臣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古言三公昔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比自然師之尊若大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季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率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

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証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廬采子厚東坡語記公爲尊稱又曰危暉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本嘗或奈如鄧禹稱鄧公呂蒙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弘羊公融袁公安季公固陳公完橫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龍共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三國亦有諸尊公司馬公顧公張公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類延之與何偃同泛上南郊偃進呼延之曰類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既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公之公又非君家阿合何以見呼爲公纒羞而退或以田舍公則公皆當爲公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當不欲尊稱語用過激耳自時倍崇謬敬若彼有賢矣班書、公主公翁古亦雜用

樓陽州云從來人說莊園是寓言却不從深攷如堯讓許由依旧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各四岳視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番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本舜乃讓於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李湯論語許由事不見於經攷揚雄以爲謬識各云子雲到先不悅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盡乎知劉公偶不記賜叔向以言之在左氏外傳許申呂甫太姜辭謂四國皆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豈即四岳之任欤湯名師中書嘉定進士伯託端明之父與賜叔時相後先識見俱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漢史祭記王祭之牛角爾粟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爾
粟史漢書志天地牡角爾粟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角或如粟言
其小也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
息曰粟犢皮能尔神粟喻小而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雍城不
可更始徵趙喜年未字既見更始咲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烏郎中
行備將軍使諸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粟言小也則謂莊長安一儒生
亦祖古語耳晉王濟表爾粟之質當對狼之器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昔
年日凋衰但有犢角爾粟直云紅葉枝頭初爾粟於是朱新仲記
爾粟言小也頭成爾粟高特古紅葉詞云紅翻爾粟猶頭偏
姜堯章詩葉詞亦云
正爾粟猶頭香詩句取雙言花之含蕊為魚目直食筍詩爾粟

戴地翻用之於筍在工

事祖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錢也唐書王璵傳云玄宗時璵為
祠祭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懷後大抵類巫頭屢以來並土者皆可瘞
錢後世里倍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與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
之瘞錢也其待神而用寓錢則是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始於殷長史也按
此則里倍以紙寓錢始用之非始於璵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以玉
幣後來易於紙錢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寧得許多錢未理得與作
紙錢易之文字便准理會且如唐里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張司業家祭不用
紙錢易之文字便是易理會且如唐做衣冠効之而因初言札者錯看遂作紙衣冠
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
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倍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

以爲釋氏法於長祭皆屏去余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生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死而致生以紙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僞謂果各於冥塗則可嘆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而別之說呂南公有紙錢鄧公不燒紙錢頌有云古用紙幣以祀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祿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患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証載文宗脩問云南奔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吏帛主唐時風俗盛行其事云有益去冥又中僧持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備事祖廣記之未及

史高帝記有武員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紀言王溫武員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谷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列向列女傳魏曲沃阜負者魏大夫知耳之母此一語爲老母爲負耳世家

言戶牖富人張隱索負曰婦人老宿之穉然稱富人或恐是丈夫尔予謂張負果婦人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邵注老嫗也意其負婦者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狀史記猶有異論者陳無已云世人以穢爲九百謂其精神不及故也項平甫家說注云司業言九百草書爲尙字也朱盛可談云青州黃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其季父爲請祿王亦與書他日季父見其子謝其子曰大夫九百亂道玷辱高明蓋俗爲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教和字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著者爲小說九百篇本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字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明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喻細碎之爲言俚語本於史

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况百者尚在李方叔東坡曰俗語以懃瘞駢駢為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說九百蓋裨官小說九九百四十三聲備皆巫醜固獻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為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事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号黃衣使者其說亦号百九十壽吾言豈無從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邪遂見雜說戴此乃知前輩攷証元所不至

舊制駕頭者祖宗即位特所坐也相傳佳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隨角其前小偃即藤帽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鄰幾雜志云帝特因問李端明駕頭

何物曰講生之一仁生原父訪王原叔云此座傳四世矣乃初即故翁筆

記云駕頭旧以一老宦者抱綉褰杭子於馬上高廟時亦然今方代簡門不知自何年始參諸紀載疑度江後杭子已非去座故物乘輿所百官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札生男子設孤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月始賀子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錫錦米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玄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產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賜酒饌金帛披其兒五品官姜崇考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他物元以餉五孫六品緋衣銀奩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楊太真以錦綉為大襦褌裘祿山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為重東類賀子由生孫原况聞方里孫已振三日浴今浴以三朝浴兒殆古意也

辟日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
 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尺針綉並加衣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視其
 發意所取以驗貧愚庶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置燕享云王世野
 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辟日父母以百玩之具觀其所取武惠王時手提于戈
 右手取俎豆斯頃取一印餘無所視曹真定人也江南遺俗乃本此今俗謂試
 周是也惟相傳滿月且又名之為彌月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詩曰誕大也
 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甫鄭氏曰彌滿其意非見兒生及月唐
 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比方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
 日或足月洗而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鷓鴣羊灌湯蕉子薑桂豆豉為
 之陸務觀謂此即東坡記盤進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即滿月也
 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日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載慈錢慈使兒聰明錢

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礼通古今當述焉重尔史趙氏註楚漢春秋高
 祖封許負為鳴鶴亭候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節二千級
 十九閩內侯二千徹亭候未詳也范志為列侯所食縣為候因承秦
 爵二千等為徹候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候者以十里一亭之
 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右掌以蕭相國夫人同為
 鄼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
 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魏高后三年封何夫人錄母同為侯表二所記異
 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妻矣自許負之
 封鄼侯夫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王梁文吳氏湯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温
 子并有闔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
 良辰是簡爰卜魚蓮即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

禮記

辰納祐就日重衣入有慶四海爰婦乃知上梁有祝文集第不若今
時有詩語也樓大方叅政又考男卽偉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又必言兒
卽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
獲盜推賞冊部例皆卽元按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懃斯
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懃去懃本奇悶俗音門道言輩也德秦
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卽偉
者猶言兒卽懃蓋呼而告之此閩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
循襲之以尤語近之諸公此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見之偉者殆誤矣
樓公攷証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曰今季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
高誘注爲季重勸力之歎也與謗注或作謗淮南子曰邪許豈亦
古者季木應呼之音也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名嘉州荔枝樓下名宋
帖子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克佐日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
也自稱於書間不可解黃氏法帖印誤云祁少師弟法末云誠懸呈
人多疑之以爲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自
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戶遠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
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於攷故從其辨証如文惠稱
字无疑矣按漢書曰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晁長乃易雅書所傳衡與貢
禹書上言衡敬振下言匡晁自知其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
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晁未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晁白爾
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晁衡少名
也若文惠前名後字復取法漢人

李南紀編韓吏部文公爲之序稱陝西李漢然則皆也宋文公早以父
常命吏部治命文子於劉公治中之門劉以息女歸焉晚述墓表但書
人於是黃直卿扶文公言行祖比例或有師友之分義重於壻因之故顏
氏家倍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
孤露其日皆爲悽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元父母生
日當倍悲傷更安恣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固顏氏
家訓之意固不論在上者然如梁武帝當誕之辰輒齋素誦經唐太宗
爲長孫死忘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以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今
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永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詩
云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劬勞之日更爲晏樂乎泣數行下群
臣皆流涕則前時人主未以生日爲重而聚賀成俗已久矣漫錄

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身各士聯句人主生日宴樂爲詩
殆始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九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
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師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
千秋節布於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
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
九齡獻千秋金鏡錄主文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
器服珎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著大論麟德
殿并召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敬宗長壽元年詔七月六
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此受賀之始長慶四
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智具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
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

生非是信尚空門持希无妄之福自今晏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此奈屠宰之始紀節以來龍襲爲文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牛臂換一斗面爲生日湯餅耶蓋回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至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祝禱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猶子之至情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新曲命南海進芳荔枝因名芳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宝器酒饌以宮妾蕃將用亦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列夢得送張與詩尔生始懸孤我作座上賓引著冬湯餅祝詞天麒麟此當謂初生也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儀西川常相公李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玳奇獨東川盧

八座送一歌姬爲饋

茉莉花見於南方竹木狀云耶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兩國移植於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南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无味百花木香此二花特芳香緣自胡因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茉莉花似薔薇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于詳此花由西國而南產久矣乃復越南而北蓋由盛於宣和季仁父侍郎詩序云茉莉素馨皆嶺外海瀕物自宣和名益著良岳記列芳竹八此吾焉殺枯陵良岳記即姑蘇武陵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越之野移枇杷橙橘相柳楷芳荔枝之木金蠟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花竹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蘭曲檻又呂吾舍人詩序所紀名伯洛中逢街前網載茉莉甚重正月東南輦致也今花吳越既植尤甚艱而乃遠致梁苑人力果足以強之歟不惟此耳洛陽

名園記亦云遠方奇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方為難植獨植之
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則此花先入洛中矣茉莉花之名玉龜齡詹事題
為茉莉花又名茉莉且自註其詩曰抹樹見佛經名義未究或云沒者元
也謂聞此花香者令人竟悟而好利之心沒故前作茉莉改作抹利兩考
之考之他書惟陳臣本蘭花供詩亦有茉莉香似菊粲然矣云二公同
永嘉人洪景廬素馨花賦罔未麗焉已老非特利麗之音近當有所依
據名園記又書為抹利亦始當其所稱音義未詳也

林謙之詩敵鳥起何波理殘夢自註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
言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祖及時祖
皆曰波又有所謂大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者之稱此王波蓋老或王
公羽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留瞞作字魚目直為涪州別駕自号涪瞞

或從其俗云按文所訓文蜀人謂老為瞞音波取瞞瞞黃髮義
後有賊來瞞作乱合國史乃作小波非是蓋淳化三年青城民王小波
為乱史王小波引宋說亦從土名之旧以波記之放翁筆記作
小瞞

詩有扁斯石復之卑為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復石祀夏官錄
僕正行洗乘石鄭司農謂乘石所登上車之石唐李景讓謂素
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詩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驕
石釋之者曰上馬石古作扁曰單有扁斯石升車石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湯藥以為姬妾則前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等已有侍女矣以為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大
夫高平郡君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長鳴琵琶豈以言由子

邪說詩者謂韓詩孺人對穉子自杜詩老妻穉子句中来儲光義云孺人善逢迎穉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振賦左對孺人右對穉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定蓋親王有孺人云云唐制按曲礼天子之妃白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妻則孺人不得以爲妾張文昌或取此宣和罷縣君改孺人爲八等

易師貞丈人吉王輔嗣注嚴莊之稱也論語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蓆包氏注丈人老人也莊子漢陰丈人病痿丈人感丈人其笑皆老人之稱故史記云魏唐睢年九十餘至秦主曰丈人茫然吳越春秋子胥奔吳至江有渚父汲之視之有飢色乃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者身深箬中有頃父來求之不見歌而呼之曰芦中人乃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何嫌哉子胥曰姓名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

胥解百金劍以與漁父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何用姓字子爲市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史記高漸離匿作於宋子家丈人各使前擊斃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索隱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父擬爲丈人故漢書宣王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主外王母即張傳母故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改言是是也此索隱中語予所見漢傳自云丈人未詳它本又魏勃曰失火之家豈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漢書以丈人丈人記且鞮侯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魏高貴卿公名裴爲儒林丈人宋王瑩遷義興太守伏謝超宗求瑩父懋書屬瑩求更曰丈人一指如湯洗雪耳各張克與王儉書丈人道佐蒼生梁張纘從兄謚事並不問李太子戲纘曰丈人謚事皆何此在齊盧詢對邢邵曰見丈人蒼蒼在髮差

以自安唐沈傳師奉進士許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日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奉矣故不敢進者信知古者以丈人稱於尊老前後史劉所載若此類者不可屢數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裴松之云按董承漢灵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稱於婦翁故謂之舅松之宋人南方或以有此稱矣宋文帝呂彖琴賜蕭思話曰丈人頃何所作事物之暇故以琴書為娛耳此琴云是俗物并彖彖張丈人无所辭也又去雍州情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於人使邪豈以思話孝懿后家而尊稱之顏氏家訓云吾常問周諫曰父母中外姨姝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從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母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狼俗呼為丈母士大夫為王

事母謝母而陸機集有與長冰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又云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口均義敵令終加始方可議之一尔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礼又云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是對舅婦之稱其未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渠央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云先丈人又疑丈當為太扣問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太之人與易為誤耳自梁入齊去元嘉時何止百年乃不用裴松之說或南北異俗然已有丈母之稱帝昭吳人謂古以丈人尊父樞之說推合之吳氏漫錄引蜀志汪論丈之義本於易謂妻父為丈人又本於漢匈奴語松之安得云右無之今詳類注實不及婚姻之舅以兒子自居正以尊老事漢王耳叢書云今人謂丈人為泰山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西陽

雜俎載唐東封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鄭督
鑑官九品因說迂五品姚元崇在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曰太山之
力也并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未註謂丈人俗以為婦
翁之稱然字則遠矣而致所得自僕觀三國志注松之宋元嘉時人
呼婦翁為丈人已有此詩蘇鷄義云開元中封東嶽後各賜大臣
子弟章服官爵張燕公乞并女婿時人因為泰山緋自此遂目丈
人為泰山丈人到門中有泰山丈人是唐人多用稱婦翁且引而為
泰山之號猗窵察離記云尔雅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無以此稱
皆曰丈人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大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
此余今取柳集攷祭楊憑詹事文云子婦昭祭於丈人之灵亦有祭
獨孤氏丈母又而并楊景兆憑書已云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并憑之

子誨之書亦云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謂婦翁為丈人既可証
矣而寄許京兆孟容書云此皆丈人所見不敢并他人道答周君巢書
云丈人用文雅從之知已又云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矐者又云往時京城
西并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此豈皆稱翁婦也他若
送蔡秀才下第扁觀叙云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本以稱人之
柳施於前輩行皆可耶韓文公誌焉陽夫人盧氏謂長子殿中繼承祖
曰吾父惟韓文公視諸孤是也任子淵注后山詩云丈人厚甚愧婦翁之稱
然字則遠矣老杜韻詩之不一如甚愧丈人厚甚愧丈人貞丈人試諍听
丈人且安坐之類綷綷見之大抵亦尊者之稱也至如吳越春秋載伍子
胥曰惟命屬大人為丈人而古詩并梁張卒所謂丈人且安坐調絃未
遽失丈人幸無遽神鳳且表歲則又非淺淺者所到此句雖屬婦翁

因摘其字併論之予讀杜詩丈人且安坐休必渭舟浮丈人屋上烏烏
好人亦好丈人試靜听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吾非丈人持丈人之
力猶強健丈人藉才地丈人叨礼教此語特見句中以称薛十二文判官
射洪李四又韋左丞鄭丈人盧五丈參謀常丈人諸人潼關吏詩丈人
視要處注者謂託閔吏呼公之語是誠通用於尊者若松下丈人中
屢同持賦畫中老人又詩題云奉寄河南常丈人李鄴縣丈人舟單
称丈人者當同它如丞相申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正用漢書語別李
義山詩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温道因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頌宗
卿甫穆古制敦趙彦才注丈人言李義山之義正以称人所尊者柳侯
序中也邵克夫之父天麥多古自号伊州丈人陳叔易恬隱嵩山自
号澗上丈人魏道輔泰自号漢上丈人猶今自称老人之類唐陸

龜蒙亦号江上丈人刘元佐在夷門韓漫將入相玄佐拜呼元既為兄弟
未申敬丈母不敢入驛玄佐母聞之驚喜出謝事見柳氏家訓是称於
中外丈人之婦至唐猶然楊於陵為韓漫賀同年進士章入元恃才浮
傲澆械擊之於陵曰昔丈人乞其生亦見柳氏家訓是称於妻父唐宋
皆然不特柳子厚長用之楊州天長道中有人言家主人呼為琉璃
王家馬氏懶真子手錄必為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以刘厲為琉璃尔
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詭呼為蝦蟆陵

古者先生之称尊矣論語先生饌焉融曰先生為父兄則父兄可以言
先生士冠礼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鄭氏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
夫致仕者鄉飲酒礼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謂先生鄉中致仕者
鄉射礼徵雅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注謂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

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則必鄉之致仕者可以言先生曲礼從先生不越路
而弁人言鄭氏注先生老人教李者孔子曰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言彼
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為弟子言已自稱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
崔灵隱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幼者則師可以言先生論
語見其弁先生並行也包氏曰成人也予疑此乃童子而言其年長款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注李十年長者或謂
之先生大率加於老成合先生之義雖鄭康成言致仕者必曰鄉中老
人而冠義之法亦由同鄉老而致仕者然馬氏礼解以為齒長而有德
之稱止猶崔灵隱年德俱高之說如是而後稱之受之皆曰无愧其
稱於師者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孟子門人曾子居武
城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正義謂左右之大夫朱文公以左右

為曾子門人是也沈沈猶行者注云曾子弟子其言從先生者七十
人稱其師也叔孫通弟子皆以此事通唐皇甫湜為昌黎碑銘亦然
昌黎送睿序謂已先生以睿太守昌黎領初李館有師生之分進李
鮮自謂國子先生而施先生者以太李博士稱陽城先生以國子司業
少陵醉時歌鄭虔亦先生者以虔為廣文館李士皆有師道如燕处
士田光先生齊魯仲連先生魏下先生用里先生必皆年德之可稱者
平原君稱毛遂毛先生齊傳舍長稱馮驩先生而燕易王之稱蘇秦
秦昭王之稱范蠡齊梁之君之稱淳于髡韓信之稱酈食其始以礼遊容
云尔北海王先生者一大卒吏太守乃跪拜其稱先生固所尊矣至於扁
鵲醫也號君稱之唐李荆通以相人術也蔡澤韓信稱之司馬季主卜
也宋忠賈誼稱之東郭先生方士也衛青稱之或古才智之士託於方

術其必有可尊也。唐李又還以稱蔡澤，交相推尚，何以為尊漸已近乎。後世之蔽漢王，召讓陳平而云先生時平疑未老讓之也，猶以稱東方朔為郎，其同為郎，謂人皆以先生為狂譏之也，亦此以稱秦漢間其名稍輕矣。范曄且自謂張祿先生以隱姓氏而晉陶淵明之五柳南齊臧榮緒之被褐唐王無功之五斗樂天之醉吟魯望之甫里又皆寓其自号者，歛韓之於此不輕用將以尊師儒而行雅之稱陸先生參興送石洪處士序稱石先生當時以先輩尊之洪又退不仕者同時送溫造終稱生史索隱日生者自漢以來皆号生亦先生者字以呼之則湛造無高下也。孟東野之貞曜吳均之宗元私謚而尊以先生也。漢出貞則衆號之曰元德先生非謚也。梁弘景之貞白唐司馬承禎之貞一潘師正之体玄皆賜謚稱先生也。東都之初陳苗南以隱者賜希夷號。其間方外士多賜焉。相承已久，惟儒者如康節、安定、泰山、徂徠固得稱之。况又文潞公表程純公墓曰明道先生，濂溪諸賢皆有師之道者，豈元老大臣不能比其尊敬也。非若近世用於謬敬加於勢位之徒，劉器之諫儀呼司馬則曰老先生，以師禮事也。陳瑩中諫儀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非權所敢當，亦因循不意終不妄。今試為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間有先生弟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以百世學者之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子又有子弟，又有弟，故堯舜文武之道傳而不息，然則人倫之所恃以明者由教倫尚在故耳。古者父母不責善而教為所教為弟子，謂教之者為先生，先生父兄也。此名豈可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容，非所以處人也。孔子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穉年五十有六矣，去死不遠，而其昏未明，尚有畏於後生，况敢當先生之名乎？朱仲新答張安國書云：亦辱遠教，既為礼甚過，然不敢當者，先生對後生之言也。本於孔孟，漢人亦用，未嘗專以目人。白某先生，其後乃以命道人高士至唐，則為封爵私謚，如貞曜云。弟子於師稱先生可也。門生於座主稱先生亦可也。若被奉薦於奉，稱先生已無理矣。行之已久，不恠也。若無是三者，遽當此名，其可哉？公為天子侍從而謙遜自居是也。然予人以無實之名，則謙過甚矣。豈於門下視三者無一焉，愚而辭者，恐有識者笑其不當也。近世風俗，更有不宜妄加人曰丈是也，非父祖之執友鄉里之先進同寮之尊長，奉不可稱。乃有年高一倍六七寸，白髮老人見鄉里晚進同寮子孫，切丈人彼晚進，偃然不問，蓋不知丈云者老於我之稱也。豈於尊君有從游之舊，而年又

老大，人云則宜使，豈可當而人不笑如何？如何以了翁之風節，嵩山之文章，受人先生之稱，何憚而辭謝？若不勝餘人，宜何如哉？稱謂以過，則人且笑。乾淳猶有古風矣。富鄭公以丈事堯文正公，而洪景廬記魯吉甫在館中以字呼同舍，因相約，魯公前比事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稱丈之尊，若此世俗亦不可不知也。

韓擒虎自涼州摠管召還，忽有人驚走至其家，曰：我欲謁王，左右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是矣。因獲疾卒。歐公集古錄因舊碑不著疑史之妄。唐嚴安之為京兆尹，以強明稱，吏民畏之。一日見一神，鞞致禮甚恭，曰：五道將軍拜謁。今奉天特迦公為閻羅王，替韓王安之。是曰卒明皇，追封平等王。其事覆怪，庶寧間王介出守湖州，荆公贈詩，謂吳具太守美姓。

何者知識已以破題為十篇有云生君不能為柱國死時猶合代閻
羅將公笑曰閻羅見缺請速赴任此借以寓嘲諷耳獨冠萊公事出
前翰府名談萊公南遷移光州妾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
今將別去後騎曰閻羅浮提王交政也果為閻羅王矣談藁云丁謂當
國逮李冠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足復相相傳忠愍為閻羅王
世謂死活不得王性之記一事畧同云庶寧修宋兩朝史蒲宗孟曾
肇諸人作史官宗孟公冠忠愍丁晉公傳誌寇為多而於丁甚為明
白其事蓋肇之祖致堯晉公所引趙助宗孟修之會子固召還以呈子
固子固笑曰我聞萊公死作閻羅王尔自看取予謂包孝肅云尹開
封府京師謂之語曰閻節不到閻羅包老李壽尹開封亦號李閻
羅特於其剛嚴即史云咸稱神明之美我至於忠烈貫天地而不

朽使神果聰明正直謂是事不可徵歟近時乃以喻壁倖閻羅之名
始襲淳熙之重璉室祐之宋臣是也張彦文六經位中執法劾璉暴
橫至自比閻羅王阜陵感悟即日竄之遠外宋臣亦書璉是徒安吉
云

猶豫謂獸也曲禮使民決嫌疑定猶與孔氏曰說文云皆獸也名猶
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與按說文與
從便與尹汝反哉古用借用史高后紀猶豫班書高后紀猶豫未
決索隱釋曰猶豫音以獸反與音以獸反與音豫作豫崔浩曰猶
獮類也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多疑
度水而听水声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且按狐听水而此云冬涉
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

畏四鄰也。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
声，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
非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謂犬子猶為犬，隨人行，每豫在
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史澤注釋：倫矣。今攷說文，猶攬
屬豫象，屬云大者，徐錯釋不害於物，故言豫離騷心，猶豫而狐
疑，欲自適而不可，王逸解殊畧。若謂並狐疑為文，則猶狐皆獸，漢
正合顏氏家訓云：定猶與決疑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
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持犬行
犬子，豫在人前，待人不得，猶來迎候如此。往回至於終日，斯乃豫之
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數名也。既
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攷稱猶豫，斯皆漢注所本。嘗讀老子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水。將釋敦
兮其老，撲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猶為獸之名，豫為獸之態，則
七者何乃並著？通以猶豫為獸，則儼渙而下，復美取喻泥已，每句
釋上下字古者，謂卒事輒加重慎，豫豫若冬涉川，心唯定也。其進退
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之知也。不如蘇氏解曰：惑而後動曰豫，
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像方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
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能如畏四鄰之見知也。猶豫取義，衆然而見
矣，必以為獸，則當舍老子而言史。述嗣通語：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蠱
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為馬之安涉。此以喻猛虎，又與踟躕對焉。若
非專泥前獸之多疑，而固主乎遲緩，即老子冬涉川，畏四鄰之義，而
不謂獸也。尔雅猶如鹿，漢注如麋，說文麋亦作鹿，酉陽雜俎：梁黃

門侍郎明少遐_甲狐性多疑黠性多預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魏使崔
劼曰狐疑黠預可謂獸之一短也黠說文羊狩又相人之法古尺而物無不
可相史黃直陳君大相馬留長駿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
古有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相頰子女厲相同衛忌相鬢許鄙
相尻投代褐拘腦脇管首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贊相
後於獸詳為人知可尺昭德讀書志列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
寧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穆王相馬經諸葛頻徐成相馬經高
唐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鵝經抑皆古事耶不惟是
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室劍刀相六畜班孟
堅謂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品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氣貴賤吉
凶安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目相具經未詳

何書緯畧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鶴經雅朱新仲傳具經奇恠豈
即相具經歟或述其名類而謂相也緯畧又畧東方朔相芻經表天綱
郭先相經芻陳混常相芻經古相手板經芻亦驗人禍福也齊綦
毋珣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云富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志載唐
天室中有李旺稱善芻驗之以事率皆無驗以為不可聚論遂記
開室未聶長史相水丘岍三芻一王侯芻生人不當兼一宰相芻一鄉
監芻亦為節度使而非真後一婦錢武肅祠堂一婦沈相一婦錢昭
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為沈良擇芻云此借緋芻燕
是處吉州通判沈時除梧州通判借緋又云候罷任為別揀朝官芻
期明年六月沈果召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芻由後一事則吉
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芻經其既推本管輅李淳風之

言入帝氏相板印法魏程伯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
術亦傳也

說郭卷第十七



說郛卷第十八

坦齋筆衡六卷

術孝宗初臨御萬機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官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甚著佳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合入官密院編脩

章徽宗內蘸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闈玉帝降勅命元載孔昇天帝降皇后鄭氏閣時鄭氏誕彌既而乃降生帝姬上深誚其無驗未幾常才人在鄭后閣^上皇子是爲高宗生時紅光滿室高宗大漸之夕有鶴數千盤旋德壽宮候升遐則皆前列若

遵迎而西去者頃之即沒烟雲間蓋元載孔昇天帝乃度人經稱
真之光者位極四方之一方天八之一也濟世中信其來有自
通家汪彥章藻嘗因子恪赴廣西機宜臨行訓之曰自吾父
及汝三世矣未常與人通家往還如妻者自娶以爲後嗣計
豈可以娛他人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御膳必置匙筋兩副食前多器擇所愛者
別筋置一碟中食之必盡飯亦用別筋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然
不歆殘食與宮人輩喫其惜福如此

趙忠簡公昇初生時其母夫人夢金紫備人入其室前有替乳
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忠簡公生
焉其後仕宦功多 名與德裕合最是德裕自東都分司貶

潮陽而忠簡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于潮裕明年貶朱萑而囊中簡
亦在朱萑而指館俱壽六十二米元章為無為守秋日與僚佐登
樓燕集遙望田間青色如剪元章曰秋已晚刈獲告功而田中復青
何也嗚呼老農問之農曰稻孫也稻已刈得而復抽餘穗故稚色如
此元章曰是何喜也而門樓無名耶大書榜曰稻孫今大安門是也
詩人歌穗稱即稻孫也以穗稱對稻孫甚的行在太學造功之初唱
鼓集飯刈嗜者山東人自雙瞽聽過之間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
旺旁人以太學語之者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
以來六十七載絕無穰穰之慶而未聞爰立之方嘉祐大中高文
虎為祭酒欲為陳自強之舉遂謂鼓不宜請更鞞之末幾自
強正拜遂以更鞞堂鼓而自強正拜遂以鞞堂鼓而自強破揆席

之荒也且諷齊生建登槐之亭于旧所隸業齋之前及韓平原事
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職寃死嶺表後盡籍其家殆與庶民
同是猶不出宰相之驗登槐之亭隨亦撤毀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種為田五十畝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
醫療之云不識正狀牧王夫人多知多經淡語坡曰此牛發豆班療
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尊舉似章子厚謂君母云我
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救接里牯冊
也俗呼牛為黑牯冊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醫
來姑且去遂大咲而別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列陶耒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
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咲曰江南忠臣善

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
兇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兇增乎館伴
者默不敢發一語而止秦檜約束勿以秦即以不識貶其人

遂亮渝盟吳武安王璘為收復陝計使人持書與西夏以求援
卒於是夏國答書曰孤聞國之將興聽於民當從所欲命師亮
在和不在衆必假諸隣仰推鉅宋之吳咸託群臣之輔列聖承休
於洪祚深仁克決於寰區繫我小邦賴為盟主二百年講修於
信穆億百姓陶冶於醇醲嗟弗率之女真不自安於微分鼠竊
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割斯民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雖言
之比羈縻不遜于索無厭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威憤故此用
兵而薄伐尚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救君母以杜

諫臣之口惟是盈科之罪難逃負襁之誅幸使命之未臨奉言
而有請欲假師徒之衆共揚干戚之容恭荷未章歡騰輿頌
共切驅羊之忿敢辭汗馬之勞布告庶邦莫不俟來蘇之反奮
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曰多助攻寡助衆勝而
起仗義而行大張赫烜之皇威上掃頑冥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
一騎之還毋放丁公遺信片言之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先穆
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旣造乎南土我小國尚當應於西徧渤海受
命以風從契丹乘機而雷奮遼皇宋之一路鼓天岳而四臨前衝
而九野聲歡左顧而群靈色奮男茲軟輿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
而犁傾其穴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內連七國且誅是錯之謀外命
諸侯共戴武安之烈成大功於不日守中夏以歷年不取必有天殛

今其時矣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猷琛
之賀使還報勉肯不及酬蓋紹興辛巳十二月也

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染士大夫以科目自眩有善後者虐
丞相允文薦之上致逐奏曰進士子自分兩途任州縣者不相下
蓋由階世而左右流弊至此項揚射豈論之今美貫清塗非進
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有
昔從之初制有出身者曰左無出身者曰右犯賊者乃削而不繫
及詔下而流品混雜天下賤吏無以示戒而貧賤女曰晝割金人不
以為怪矣惜夫

真宗朝嘗開龍首面宣示瑞勿內有三石曰神告帝統石其綠石
而丹文者三曰君王萬歲一日趙二十一帝及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

州夾江縣民王誦得之于灵洞石匣中其黑石而白文者其文曰
誌文記吾觀四五由後次丙子年出趙魏太平二十一帝敬志醮瀆
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社稷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
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尤延之來自號西山物中甚富本朝典故討論尤博凡朝廷議論
多所裁定其與人談貫穿今古每一本引證數十俱有根據年
月姓名一字不差士大夫目之曰尤書櫛言其洽也持節治郡所至稱
最纖毫民德無所不稟黎庶目之為尤蠟燭言其以明破暗也

先儒皆有古不祭墓為說又以漢明皇帝上陵為失礼且謂千
騎上冢若以富貴加其先人亦可謂孝諸家之說固然以周礼考
之有家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則墓祭之礼周公已立之悔菴專

主于不墓祭之說以為神主在庙而墓所藏形体也祭之嗚呼
尚饗食是以偽事其先也張敬夫則謂正當詣墓哭省祭后
土于墓左商家議祭礼皆不得其定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自省而殿皆
占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第一楊真在仁宗朝自鄉舉廷
對皆第一真未唱第仁宗已頤在列曰狀元豈楊真乎啓封果然
盖真有先声徹宮禁也既得真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為賀政和
中張綱伯紀以三釋舍禍徽宗御殿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奉吏
書張克公等言祖宗時有三元式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内舍
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
上曰有未止說三元全張綱五處作魁元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



太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為世明臣

明妃曲見于篇詠者多列屏山云羞買丹青聞麗顏與君一笑定天山
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得功臣衛霍間語意不入昭龍衣梅屋云漢
宮肩臉息邊塵功壓貔貅十万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豔粧顏色上
麒麟王金陵則不然有云胡兒深入生樂在相知心即此見其心術也柯東
海又可發笑云龍首山頭桑苧公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桑苧翁

耳

販

兒致能平生酷愛水沉香自有精鑿嘗謂廣船所販之中下品黎洞所
產大小碗大率如重粟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為佳口雖剝薄
如紙入水亦沉蓋香之節固久墜土中滋液流下結而為香環島四郡
以萬安固所未為絕品或謂萬安在島之正東鐘朝陽之氣尤醞籍豐

郁回面悉香翻熟燼餘氣而不佳所產慶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
以沉香絕品瓊之黎峒南為最然皆聞于人要未得真也而廣惟產橄
欖目之節目結成狀如膠餈而清烈無俗穢施氣烟清味嚴宛有真饒
生香唯此品如索殼香茉莉梓袖為蒸香皆以降真為骨去其風性而
薰入焉各有製法而索殼香之薰最佳有吳氏者以香業于五羊地中
以龍涎著名香有定價家當日饗食如封君子自叩之彼不急于售也高
容雷化山間亦有香但白如木不禁火力氣味極短疑亦無膏乳土人
賣不論錢也光香箋香黃生黃熟宿香結香排香蓬萊香出海
外惟生結鷓鴣班脫殼茅葉為沉藥深不預也大率沉水以葉安東
峒為第一品如兒致能之所詳在海外則登流眉片沉可與黎樂之香
相伯仲登流眉有絕品乃千年枯木結如石杵如拳如肘如鳳如孔雀

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人物焚一片則盈屋香霧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謂之無價寶也世罕有之多歸兩廣師商乃大貴勢之家

詩宗香傳亦多缺文

建康府并今隣法室寺近行宮中以後主麗華貴妃共縛沉其中故以得名世傳二妃墮血液之石闌故石翳猶臙脂禱以香幣以帛拭之

尚有紅紫色故俗亦稱臙脂建康二真仙

祠蓋恐二人也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踰琉璃為鞞暗室照十餘丈如昼此琉璃自然之物光彩澤潤踰于衆玉其色不常乃真琉璃也佛書

謂車渠琉璃用以布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世率以石汁消治衆藥

雜成之蓋始于月氏國元魏時未真今北方市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勾紫綠皆塗以金翠輝耀燭爛紫京嘗以大食琉璃酒罈獻洲聖時在東宮却而不受蓋已盛于宣政矣予得一餅以銅為胚服

博物

多出西域諸耆由而夏國為最他異于琉璃者有軟琉璃皆青

龍張見齊惠卿家者軟琉璃蓋遇天犀火浣布三物得之廣船處好事家亦有軟琉璃瑣兒是五代時大秦國未獻蓋

彼國能造亦是銷治而成見火則溶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羲和敲月玻璃盞乃形容耳非真成也併及此以資談

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甃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未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鐵

有秘色甃器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臣云秘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甃開奪得千峯翠色未如向中宵

盛沆瀣共搖中散闢還杯迺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本朝從州白磁器者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甃器故河北唐鄧

耀州悉有之汝窑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頗麗厚
政宣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
提舉後花號邵局故京遺制置窑于修內司造青器名曰官
窑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莹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官
窑亦曰新窑比舊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姚窑續窑皆非官
窑比若謂舊越窑不復見矣荔枝蜀唐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為
貴蓋他處實雖佳而不可乾獨閩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
載尉駝獻高祖龍眼樹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寶中楊貴妃愛
食之置傳送唐都長安去閩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陵所貢
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為勝閩
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即有火山者先熟高梧州有
傳之以革外為觥觥彩繪外國之人奇形絕狀却以琉璃獻而之極其巧
不知何物間是蜀貢國物更廣于博識者

鹽有五色青黃赤白黑又有紫鹽道書所謂戎鹽壘邠者是也
按郭璞鹽池賦云爛然溪明尔霞赤則是赤鹽也李太白詩云客至
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金樓子曰胡中有鹽莹如水日謂之
玉華塩有南史月氏恒水下有塩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東坡
詩云紛紛青紫落紅塩則是州間有絳雪或謂煎塩染而成者又琴
湖池中有桃花塩色如桃青塩所謂蠟螂頭塩入藥可用也蔡邕投
羊月書云亭得無羔遂徙所自城以西惟有紫塩也續漢書云天
竺國黑塩黃塩安西城北澗中有池塩之所產悉在外夷惟青真
詞云吳塩勝雪今四明諸場多有之獨此是中国之白塩也

世說蔡倫造紙乃後漢和帝元年吳中常侍也擣故魚網作紙
三輔故事也衛太子一紙蔽鼻前漢已有之又和熹鄧太后貢紙
悉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作耳
非創也唐中國紙未備多取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鸚鵡筆字
亦有為也高麗歲貢紙書卷多用為觀日本國出松皮紙又
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絞如魚子文苔紙以水晶苔為之各側埋
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未成玉管布字轉銀
鈎又持桑罔出及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
江南褚皮紙南唐以微紙作澄心堂紙得名石蜀等吳等皆擣
而染成吳等重厚不佳吳等為勝

玻璃與琉璃同類不分五色比之琉璃其質頗厚亦石汁銷治成

魚核荔枝南漢劉張每歲設紅雲宴則窓戶四壁悉皆荔枝
投塗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回株結實甚夥衛洪七
白蒲桃龍目椰子荔枝都書此字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
見門青色遂名青門舊出好瓜邵平種瓜此門甚美唐明中
巢寇犯闕僖宗幸蜀關中外道旁瓜悉皆萎死殆不可憶徐
考之蓋宮嬪多帶麝囊瓜為麝射香所薰遂皆萎落耳
世說海外有燕子園秋社而去春仲復來時謂玄鳥也春分玄
鳥至按普都監為兗州刺史鋪鄒山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
而食之相朝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予少年時臘中欲伐
薪近岸古柳方施斧將斷見有蟄燕一窠大如斗各相啣負始信
燕亦按時蟄節氣而出度海之說烏衣之事附會之也

莊子曰見彈求鷓炙又按漢史東郡送梟五斗五月五日作梟
羹賜百官是欲滅其族非為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說鷓尾上
梟鳴取破甕尚梟抵之輒自也蓋梟之物不祥甚矣今人家
有飛入者必有^付康駢劇談錄載常顯梟鳴登科第鄧艾梟
鳴牙旂迴勝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
為不吉只世以鵠至梟鳴不祥觀此則又不然也珠襦玉匣東園
祕器此漢世侯王之葬具也董重賢一怨梟帝賜之陳德公一日
以片玉示于方平、而挾長五六寸中有圓竅古而潤叩余曰何
物乎曰恐是漢之玉押尔蓋玉押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鉄排或手
摠用以籍尸者德公首肯之予後方玉無竅上有古篆回字
不可識四旁有四小孔是亦玉押之一也

侍御史魏端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于座南設橫榻
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倨傲如癡又唐封演見聞記言
御史舊例初入堂陪百二十五日為伏豹不出之美謂之豹直實
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微毒殿中為蘿以圖侍御
史為脆黎言漸入佳味廷南省號其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
臺記

黃河水每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
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礫砦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
九月名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謂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感是凌
水謂冰斷結處起成層也見水衡志

婢妾年遠而位高者曰房長今得兩字尤新奇按壬子年拾

遺載石季倫有妾名翔鳳及色衰為房長。

唐鄭熊禹番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見清異錄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為煩擾或成式戶陵官下記載取班竹以白金冒如菽英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板或角押票韻或煎醜茶為八韻詩皆謂之雜聯若志于不朽則汰客棟橈韻無所得聯記謂之苦聯句、共押平上去聲好韻不僻者甚早竹筒謂之韻牒、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書于本任刊修父母曼羅閉寢門出薰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觀者皆尚書修唐書均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院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辭

宛若面屋二公俱有標致者也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絕有趙廣合肥人吏役佐右頗得筆法每馬逼真陷虜令其作昼拜以不能遂斷其右指蓋廣平昔左手執筆後亦多作觀音像今收伯時本多是廣筆近彝齋趙子固以水仙蘭蕙得名小吏潘嵩倣其作并字昼皆極類所謂性相近也積習而成左右軍言已小兒輩亂真東坡詩家雞野鷺為同登且姐誠哉言也

唐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家未嘗至閱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闕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為之最特偽蜀毛天賜作茶譜始言建

有紫笋而臘圓乃至產于五代之季建蜀南唐歲率諸州民

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總造臘面既有製其佳者號京銚本朝
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造使即北苑造團
茶以別庶欽龍鳳茶蓋始于此又一種茶聚生石崖技葉猶茂至
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蓋有龍鳳
與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臘面降為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
朝所製至咸平初才普公漕闋始載之于茶錄曆慶中蔡君模
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
為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紹聖間
雲翔鳳天觀初徽宗親製論二十篇以白茶與常不同偶然出非
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為第一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貢新銚自
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鳳顧已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

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日中芽乃一芽帶一葉
者號一鎗一旗次日紫芽乃一茶帶兩葉者號兩旗一鎗其帶兩葉
三葉四葉者皆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為補
茶經言只作早茶馳奉万乘嗜之可矣若一旗一鎗可謂奇茶也
故一鎗一旗號揀芽是為挺特王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齋
中試一旗謂揀芽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問始創為銀線
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抵取其心如線一縷用瓊器貯清
泉漬之光莖如銀線絲用以製新銚有小龍碗蜒其上號龍團
勝雪又齋白的石三鼎造花銚三十余色初貢茶皆入龍團
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為冠則
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純黃儒撰品茶要錄極瓊

當時灵芽之官田謂使陸羽數字見之必爽然自失矣其茶歲分十餘綱維白茶與勝雪自敬馬螯後具役決日乃成飛騎疾馳至中都木出中春號為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逮至京夏過半矣歐陽公有詩云建安三千五里百京師二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籠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此熊蕃叙錄及諸家記採其說云

墓有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二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

有孔以貫纆索至棺而下取其安窆事畢日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于碑上後有立碑石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今古碑上往往有孔者蓋貫纆之遺像也則漢碑極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漫成盛碣石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楨祿楹于瘞處而言死生之姓名俱立揭然則物有標擗皆謂之碣郭景純江賦云峨嶠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未則別之標其字本以木後人以石為墓碣因而以石說文曰碣特立石也據此則从木从石兩体皆通隋氏上碣稱首龜趺上不得四尺近代碑碣稍衆有力者多將金帛以祈作者之諛蔡邕則云吾于人作碑多矣獨于郭有道無愧辭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立碑帝曰欲求名只一句史書足矣不能為後人作鎮石尔唐則甚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侈甚皆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惟東坡獨能守之所以肯

馬公記蜀公等六碑爾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市有碑乃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
碑云大和尚佛圖澄者乃天竺大國附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以所
言濕者忠潤理國澤被西方是以濕為姓按高僧傳普書藝
術傳佛圖並無姓濕亦異聞也世之嗜欲一行殊性前聞林父王嗜
芹是王嗜斃處到嗜父曾嗜羊車末此見于傳記多矣近世讀
唐溫飛卿乾膜子載宋劉雍嗜嗜齋齋雍往諸吳與太守盧
休休脫襪粘之加落地雍俯取而食之宋明帝嗜嗜蜜鯪鯪一食數
升故劔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之蟠虫母衙散令人
採食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水上以洩其氣候甚以酥及五味
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又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推長孺

紀事流滯廣陵多日賞僚相見辭之將赴闕求官臨行郡公
餞飲于禪智精舍有任士將傳知長孺有嗜人瓜之癖乃于健步
及諸傭保處瓜甚多洗濯未清以紙裹之長孺酒酣延傭侍御
遠行有少佳味獻廷遂以所裹人瓜奉上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
金饑涎流吻連撮啖之甚厭之愜思欲神色自得合坐大驚蓋性之
所嗜不自覺其穢汚也

初二踏下又得一百六十七字

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田饅餛普東哲餅疑有饅頭薄脆特起漉
穿丸今堆饅頭名存而起漉穿丸莫曉何物薄特苟氏云薄液亦
莫知為何物京師餅舖有等餅名薄脆者恐亦有所自也饅亦
作稷

梨宜買脆美北方者為最所謂女兒梨金鳳梨最
佳者鵝梨江南所產大不及但多食則傷胃氣故陶穀清異
錄東來曰百益紅梨曰百損黃所光血者惟齒耳予觀湘山野錄
謂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
數村童公觴于其旁連食數梨實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
宜多食叟笑曰鵝冠子五藏刀斧乃離別之離非謂梨也蓋離
則戕賊胸懷有若刀斧就架取小冊以呈承相乃鵝冠子也公大
嘆服昔楊吉老在泗州以醫酒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笑
按脉曰君末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凝結無可解者沉思久之
曰惟有鵝梨爾可往京師多買鵝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
汁飲之并食其滓候未春當復訪我其人如教至期并往診脉

曰二病已去矣恐洩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是以知梨亦
能療氣血凝滯之疾不可以一既論謂之百損黃也孔平仲云邪
氣益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垂不忍之心設醫酒以術溥濟
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
法每于臘月二十四日五更汲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成盥淨器中量
人口多少浸乳至歲日五更煖冷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碗飲水
三呷燕下則一年不患時疾矣

詩唐張謂編諸家詩人作主客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
上入室則揚秉入室則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同顧况沈亞之及
門則費冠鄉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祀膺徐疑朱可義
童翰卿陳標以孟雲卿為高古與逸主上入室則高應物入室

則李加貞杜牧李銓劉孟李茂胡出止其升堂則李觀西貢馳李
 富古曹鄴劉加馬子血廷及門則陶常楚老以李光世為清立可正主
 上入室則蘇郁入室則列略僧清塞并休于鵝楊恂美張籍揚
 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則方牛馬戴任潘賈島方彥項
 斯薛濤及門則僧良久潘成于武陵詹惟衛淮僧志定喻鳧
 朱慶餘以孟郊為清奇薛苦主工人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無
 及門則劉李德仁李渙以鮑溶為博解宏按主入室則李群工刊出
 錫入石則趙嘏長孫輔佐曹唐升堂則盧顥陳羽許渾張蕭
 遠及門則張凌章李標雍陶周朴遠不約各有集傳于世間有無
 聞者東呂萊萊編酒西宗派以黃堅為主亦劾謂作尔
 石炭不知始于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治鉄作兵器甚精亦

不知起于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舊唐書
 論火事其中石炭二字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處亦有之也

嘗聞李太白腰間有傲骨不能居折盖特其才尔立見以清平調
 諱為太貴所忌終身不偶遂陷永王之敗死于致米石之死今有一
 等士大夫姓名未高職位未顯則謙和恭謹及漸向上傲骨便長
 與昔別視居閒時與居官時人兩人焉若能以道眼看破則此等
 類非遠大之器若始終不改節者已日必為名人矣

不行曉殼忽覩一人黑色面親甚雄昂手執大棒鞠躬趨進報曰
 軍國內外平安賊而不見由是殼以為喜而心始安乃謂所侍
 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衆果欣躍而奉之殼立且使人自問
 道上表僖宗在蜀間甚感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

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使舟師數万伐之北及城下設登樓指麾一鼓而破之其伏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攝伏無敢侵之也顧外廖光苗自韶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之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而不納或有諫曰夫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霸之兆何為而拒之以礼曰命光苗為永州刺史光苗且陳南城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曰使部將李勳將數万衆繫南越水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龍共俱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食數肉十數斤皆割肉為大脔而啖之故時人號曰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未號斗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壯宗及正卡詔徵諸侯入

觀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于應對及至壯宗謂曰朕聞卿之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行則此湖不足飲馬耳壯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吞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壯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至棄市自是職者

夏竦鎮磨陽遇肆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督廢在郡夏依鄙音送鱸十足故笑曰傳語舍人何憂聞如此奉還五足請檢韓詩外傳及諸書所解束帛彘彘貴于丘園之美少驗之果見三代束帛束帛之制若束修十脰即脯十束也束帛則卷于二端五足以表正者有屈折于隱倫之道古制度也辨駁古之衣

冠制度多于古。盛中見之不可不詳。加審正。漢魏晉時加冠服未嘗有袍笏帶帽。自五胡亂華。夷狄雜處。至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龍衣其服制。向有推乃舊。及唐明皇潞州像。未示予者。絳袍黑鞋。玉帶。又嘗見于李贊皇像。亦是黑鞋。金帶。而為金王者。殊不詳。唐朝惟有黑鞋。至五代方有紅鞋。或謂時未有黑鞋。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焉。

龍涎尚叙海南香品矣。近門人問曰。今之龍涎香。始于何時。答曰。蓋香品前代未嘗聞也。惟古詩中有博山爐中百和香。蘇詩金蘇合及栢梁則古亦有合和成香者。香譜所載品數甚多。獨無龍涎香。蓋龍涎香本不香。出大食國深洋海中。或云龍吐

于石上。數日不起。則有涎。覆其上。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沙土。不可用。以其能聚香不散。故用之。宣政間亦未聞焉。獨有西王貴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今之安南香也。紹興光堯方機之暇。留意香口。嘗和奇香號東閣雲頭。其次則中興西復古以占臘沉香為李雜。以牘窳射艷花之數。香味氤氳。極有清韻。又有劉貴妃瑤英香。元德管勝古香。錦鈴鞞正德香。韞御帶清韻。又有劉貴妃瑤清觀香。陳門司木札片香。皆紹興中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韓平元制閣古堂香。氣味不減雲頭香。番禺有吳監稅菱角香。而不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日而乾。亦一時絕品。今好事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廣香之為妙。都城市肆有善家香。類類廣

香適日多用金顏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韻意也雖御前宣一
賜號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舊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余舊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艷照應若紫玻璃其質甚薄
不識為何物也或稱為紫辣子近觀韓永真詩云分然白日受
賄賂火劑磊落堆金盤蓋指言玉文也又務觀詩云火劑堆盤
滿珊瑚列庫藏齊音劑云中天竺國設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
金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紉殼王子年遺拾記曰假
常我延清堂上設火劑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其耳環
必火劑也

近者北兵侵犯城郭于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
義蓋夷狄以此為重札者國朝三佛齊國遣使來朝貢見于

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真珠龍腦布于御座
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陳請詔許之方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
花之名蓋亦有自來矣

禽虫之微善于格鬪見于武傳者唐之明皇生于己酉而好聞鷄鶩
見之東城父老傳聞虫亦始于天室間長安富人縷象牙為籠
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其未遠矣惟南唐馮延巳詢有聞
鴨闌干獨倚之句人疑鴨未嘗聞予按三國志孫權傳註引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問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君高亮陰中
所求豈可與言礼哉且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聞鴨闌干曰
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建傳僧建為太子舍人坐
厲疾而往揚州橋觀聞鴨有司所刻新唐書王祐善養聞鴨方

未及時俾呼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散率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有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閱教幸之至院興慶池與諸王聞鵝直五十萬錢則鵝亦能聞也餘如鶻如黃頭雀青菜子皆善聞不欲盡述尔

金石有性之藥多潛躁則革已嘗論之矣往往不悟致多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寒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不免焉武宗好神仙方士之術用趙鼎真等取銀液鍊神丹而服之遂以丹發而崩主仲言揮塵錄載宣和間王稱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為殿中監春顧甚渥一日召入禁中上曰朕近得異人製衣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此余金鄉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繞下咽覺胸中燥甚俄頃烟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

救矣既殮聞柩中剥琢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宇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余景定庚申訪陳德公于三衢偶及丹灶事云向聞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則火毬飛走積有年矣曠日與尤松泉燻至其處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意為有意命剖斲之有物如琥珀光瑩明徹始知其為松丹也擊之漏約日分服尤服刀圭時覺狂躁不可堪下急以水沃胸前熱光且甚遂寤如湯亟飲豆汁稍定至冬疽發幾死陳德公亦服寸匕雖下至甚燥而兩目赤腫如桃兩月方愈昔巨容以松丹進史衛王後發任陽而死方仁声泊宅編載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黃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崇為華亭市易官疽發于背而死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外者爾夫者如斗其
體質堅硬碾造費力南瑪瑙產大食固色正紅而無瑕可作
栝竿器其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頰間以紅色如
硃砂者為妙若大夏瓜沙羌地磧中時得之者尤奇有栝枝
瑪瑙質如冰玉出有枝葉儼如栝枝又有節子瑪瑙黑白相間
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絲者可作數珠
間隔又胎夾瑪瑙正視之則帶白光粉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
有兩色者出西羌磧磧中世不見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產
大者可作屏障卓一面等價一石耳金陵雨花臺有小瑪瑙但
可充盞盆水石之玩均不第品類物也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川石液為之至魏晉時

始有墨云是燎烟松煤夾和為凡晉以回心硯者欲磨墨生
潘耳後方有螺子墨亦墨之也遺制本唐高祖乾歲松烟
墨以多年老松烟和以糜鹿膠為之所謂糜膠熟石杵也
至南唐文物之成興遂有李廷圭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
松烟為之本朝熙豐間張遇御供御墨漸用油烟入腦麝射
金箔謂之龍香則東坡先生頗稱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
蘇黃諸公皆稱之自後蜀中蒲大詔梁果徐自常輩世亦
不足更有雪齋同峯之墨不減前輩也世惟三衢葉茂實得
制不墨之法清墨不凝滿誠名下無虛士也惜老葉亡後其子
不得其傳大不及之而翁彥卿等盜茂實名逐利而已不足貴
也

或問歌曲所起自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器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之外永歌也今先定音節乃制詞為之創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要樂府作兩科故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又于古樂府特指為詩之流而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胥子詩

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鄉云之歌必聲律隨古者采詩命太師為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過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篋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填夫人鼓琴自倚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非古法故人初不定聲律且所感發而歌高聲律後之唐虞三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異晉魏為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絕始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勘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

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音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一軌也其後世風俗元氣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執事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師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人見其家語孔子學于師襄子曰吾雖以鼓手磬石為官然能捨瑟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乞賜宜何歌子曰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而恭儉而好礼者也宜歌小雅正且而靜廣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上如橋水居如短勾中句累累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

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亦曰其宜何歌班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漢特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向班佐延年之徒以歌聲被寵後改易音節止存鹿鳴一曲音初亦除之又漢代短蕭鏡歌樂曲三因特存者有朱豎焉又如張上之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普興又盡改之何遜玄雲鈞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因能存者有敎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之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目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特亦云晉以采新曲題衆隋初盡歸東府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玄公莫巴渝白字子夜團扇懊懷石城莫秋揚叛鳥之伎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存聲辭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

世蓋去古行今于詩見于今日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迥耳大抵先世樂
府有其名者尚矣其義我存者十之二其始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
則無傳勢使然也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
單于庭昔為一匣中玉今為畫上蠅綠珠亦自有懊恨歌曰絲布濕難
縫桓伊侍孝武歛讌無絃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往難忠
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賸功不利推心輔王政二叔反
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意面廷說不納曰告歸歸與敦
別歌曰祖酒嗟起蓋山陵象務敵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
惆悵後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樞幹雖小腹中竟愛卷
將士同心肝驪駘父馬鐵鍛鐵七尺大刀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般擧石湯盪
十决無當然戰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驪駘富岩出為我外授而懸

頭西流之水東河流一出不還柰子何懼聞而悲傷命東府歌之昔
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輔宣類
能之趙王出死諸王負死罪臨絕之音曲拆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
為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榮華夫人兩詞又不在
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
情性不足高歡王辟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聲疾婦使斛律
金作勅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水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勸自和
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此輩不能也
吾謂西漢後世勅勒歌暨鞞退之十稜操近古

○唐之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揚柳枝乃詩中絕而定為
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

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
詩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帝上爭
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
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鮑歌元微之見人詠籍舍人新律詩戲
贈云輕新便妓唱窈妙入禪僧沈亞之送人送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
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死心懣懣絕之功誠以善古排今使為詞者
莫得偶矣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
篇云詔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
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更
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言之往往被于管絃又舊說開元中詩
人王昌齡上高適王渙之詩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

日我輩博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伶唱昌齡
二絕句一伶唱通絕句換之曰佳妓所唱汝詩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
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椰榆二子曰舍奴我豈
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當時事也蜀王衍
召王崇壽時歛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等歌衍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
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
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符吳耳

源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大室樂皆以地為名源州甘州之類曲遍
繁名入破又諸道調法曲與部深及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等
陷吐蕃曹公史及開元傳信亦云西涼州獻此書寧王獻曰昔始于
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異者卑

通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廷之禍乃安史乱世頗思惡審
音而揚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
制衣涼州詞上曰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
自巴蜀回夜未乘月并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
制衣上親御玉笛為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歎泣因廣其曲傳
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特已盛行上皇祀蜀回在南內
乃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非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
詞也則流傳者天寶豈亦絳手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歌無違
曉音律亦稱善制衣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夸誕無實徒席
御玉笛為倚樓曲自唐之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
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羽調宮無

射宮中呂宮南宮宮仙呂宮商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
宮知其三是唐曲黃鍾羽調商宮者是也脞脫云西涼州本在
正宮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
故以名合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鍾即俗呼正宮崑崙出倫豈
能捨正宮外別制衣黃鍾涼州乎曰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多此
樂宮誇大之常能心而脞脫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殿因調新異
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音于琵琶奏于玉宸殿曰號玉宸
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特
羽調涼州急編吹掄手便拈金碗舞

上皇敬馬嘆悖拿兒又出問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執刀領中外福州
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

崑崙出入乃厚遺求之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制
羽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為贈乃傳據張祐詩上有
已此曲而出間鼓吹謂段師自制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擣高
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隱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改商
管曲涼州入涼寒大呂宮俗呼商宮其商為大石其羽為商
般涉所謂商調乃商宮也史及脞脫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
凡大曲有散序數排遍攢正攢入破虛催實催裏拍遍歇殺裏
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拍遍予曾有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
曲制詞者類以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其甚者
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涼州微又云涼州大遍最豪嘈史及
脞脫謂有大遍小遍其誤失此乎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商

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調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制也七
商中和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聲重唱伊州林鍾商全異則商也
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指盡字殺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梁創作明皇潤色又有日勿美
名其它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西河節度使楊敬忠獻
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未能事各有主楊
氏創曲君造譜自註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忠造鄭愚津
次門詩註云稱西涼府都督楊敬忠進予又考唐史云大厥傳
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忠為瞰欲谷所白散衣檢教涼州事鄭
愚之說是也列帝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
促三鄉陌上望仙中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光景

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
詩云開元太平時方萬加貝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
鳳管迭差參霞衣競搖拽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
能寧死轉浸淫易沉著赤白飛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
劉詩謂明皇望女兒山持志求仙姑遠作此曲當時無傳疑是
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并異求仙日以仙名曲忽乘白雲
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
有此制不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能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
天樂然元指為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
皇製衣作事以是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
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命于太常寺

刊石內黃鍾商波女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註
甚下法善引明白玉入月宮間樂帟留馮其半會西涼都督楊
敬述進波女羅門志調昭合遂以月宮所聞為敬序敬述
所進為其腔制不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推西涼進波女羅
門曲明白皇潤色又為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其人錄云開元六
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宮
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進天師引上皇躍起烟霧中下視
王城仙人道士乘雲加馬鶴往來其間素娥十余人舞笑于廣
宮大桂樹下樂音諧雜清麗上皇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
曲逸史云羅公遠游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銀
橋與帝昇橋寒氣侵入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裳舞

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律作霓裳羽衣曲
鹿茸事類云八月望之夜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問
樂問曲名曰紫雲曲回默記其音律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曲
此三家者皆誌明皇遊月宮其一甲天師同遊初不得曲白其一
羅公遠同遊得全曲名其一葉法善同遊得紫雲曲名歸易是
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也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
詞霓裳作舞衣詩家搜奇句非決然信之也有甚者開元傳
信記云常夢遊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曲楊妃外傳至
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因
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遺事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
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鉢如意傾酒而還遣師取之不

誣蓋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葉光師觀廣陵俄虹橋起
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項之到廣
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帝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回後廣陵
奏上元夜仙人來云西南臨孝感寺霓裳羽衣曲而去上曰夫人
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
它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番一色听風听水
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知听風听水為恨蔡徽詩話云出唐
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太山間听風水弄均節成音
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
羽衣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听風水造諸曲皆
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番一色恐是及指梨園

弟子則何預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人及唐諸集諸家
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
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宝避風臺事戲妃曰尔則任吹多少妃曰
霓裳曲足掩前古而宮妃佩七宝纓絡舞此曲終珠翠可掃
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
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天閣沉沉夜未央紫雲仙曲舞
霓裳一弄玉笛向空書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
峯下舞破中原始下来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散馬破霓裳羽
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
散後驪山無復听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縈春風帝為
太上皇手就卷南宮于西宮梨園弟子王琤聲音聞此曲一弄則

天顏不怡左右歡歡其後憲宗特每大宴間作舞又宗時詔太
常卿馮定制不開元雜樂云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
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制舞曲者疑
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家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誅云霓
裳羽衣曲錦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
后裁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不全蜀檮杌稱三月
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决
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讀道書好
湯餅妃天姿毒夜多唱異唱八月望之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謔一
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听是適云此即昔人霓裳羽衣
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声果傳亦未足信按

明皇改波羅門為霓裳羽衣曲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是也白樂天出高陽鏡夜奏霓裳羽衣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風調是商又知其為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猷仙音二曲此其遺瀛府黃鍾宮猷仙之屬古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瀛府猷仙為法曲中遺曲今合兩箇宮調霓裳羽衣一曲遺曲亦太疎矣蒲中趙瑤樓摺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燕部有猷仙音曲乃其遺曲然霓裳本為羽調曲猷仙音乃小石調尔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守以為非是則依法造成教坊伶人化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如瀛府謂筆談知猷仙音非是乃

指為明調法曲則無所著見他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指可信不誣雜志為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道遙榻上橫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箏簫箏笛近相橫數手撒吹彈声迤邐注云此法曲之初最樂不降惟金石絲竹次第并霓裳序初一後如此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雲慵不飛中序辟手驂初入拍杖竹竿裂中春冰折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索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却收翅戾鶴曲終長引声注云霓裳十二曲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声拍促速推霓裳之末長引一声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通至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

羽衣為羽調法則是非嘗見譜舊今所云豈亦得之樂者之手世
有般涉調佛霓裳曲石曼卿取作傳俗述元開元天寶舊事
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師曾端伯增損其
辭為句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
商而佛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晉州守山東人王平調詞奉
筆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
明皇太真事終以徵之建昌宮調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
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闌入破虛摧亮實推亮衣歇拍
殺衣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
可恨也又唐史和客有以按樂首面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
裳第三疊之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者皆所行大呂安得又帖樂

面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夔師于樂器
品上或吹或彈止能及一箇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
孔緯拜官教坊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拍竅問曰何者
為沈溪以孔籠子諸伶大咲此與登首面定曲名何異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声慢有伶兒中呂調有象
甘州八声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製衣引序慢近俗蓋
度曲者常懸若象甘州八声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
廣偽蜀毛天錫有甘州遍頭瓊李恂有倒排甘州顧瓊又
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二人皆有才學
盛名彭喜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衣渭州曲特承顧遇唐

史土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
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一名錄腰一名樂世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名擺撥
又云管而還有彈綠腰綠腰依舊昔過過又云送送彈得六
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六腰又誌
盧金闌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
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
錄其要者自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
處處吹又所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樂云管急絃繁拍漸稠
六么宛轉曲中頭誠知樂世声声樂老病人所未免總注云樂世
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以腰作么惟樂天

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云六么空樂天他謂之
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腰者錄霓裳羽衣曲之
要拍霓裳羽衣曲乃言調與此書了不相闕士大夫論議當忠
講之未詳率然而斧事與理交違幸有正之者不過如聚訟耳
若無人攻擊後世如此隨此憤憤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
也琵琶錄又云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折閣
賣當比崑崙登東絲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謂無曲罷之中西樓
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音
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
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
鍾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

調也。昆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今貝者六，么曲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拍，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梁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楊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符球六么，至化十八，蓋奇。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懷府拜侍李詔尚書，餞于鑑湖，命盛小美歌望客各賦詩，有云：為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陸說云：張紅莫曆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帝青新居青，納為姬，自傳其藝，謂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味。未進間，先歌于青青，令人紅潛听，以少頭類合記其拍，始云：女弟子久歌，此非

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無失樂工大驚，焉青與相見，嘆伏不已。無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無奇，遂上，召入宜春院，寵澤尤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為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絃又正一，而巳化。閻隸錄云：和凝有長女曲，偽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為古製。林鍾羽併大曆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今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志記正平極奇，蓋古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錄，或錄楊柳枝歌之隋之曲也。前輩詩云：方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

又云昌樂隋堤事已空方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
張祐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
笛中吹傷心日莫相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
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傳作楊柳枝序考樂天晚年與列
夢得唱和此詞曰古歌舊曲君休听新翻楊柳枝二十韻樂
云章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夢得亦云請君莫
奏天前朝曲听唱前朝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
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
四句詩與白樂天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仁母句下各增三字句
此句詩唐和声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声也舊詞多側字起三句
亦復側字起字声度差穩耳唱馱子洞微志云也田貞外郎馮敢

景德三年為開封府界檢勝戶田吏宿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
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散料其鬼也推乃僕王侃詰之延坐飲酒二十
六母舅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听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
唱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枝教頭葛大姐所撰新声梁祖
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姨妹獻之梁祖令李填
傳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故訛曰唱馱子因謂之葛大姨及戰得勝
口始流傳河北軍口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唱馱子在皇入洛亦蒸
微此書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声耳李珣瓊瑤集有鳳
臺曲注曰俗謂之唱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羽調宮有慢句讀與否不

類耳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

周師戰嘗著假回封敵擊周師金鏞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
歌謔之曲蘭陵美陳曲今越調蘭陵凡玉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音
也此曲音紀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大勾字故亦曰大紀有大
石調蘭陵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十六拍曲子耳

○虞美人 睽睽稱起于項藉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
曲起于當時不可也魯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
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
上草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自歛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
慷慨尊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豈以為工其詞云悵
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覆亂衣衣推枕憶離情遠風吹下楚
歌走正三更撫離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蓮鐙涼秋霜九

泉滯去是三仙鄉恨茫茫黃草萬迤和之賦倒之則此草矣其
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桂枝歌聲起伯也而矣

野葛花荒葵已老吳城暮玉兔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
當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美草如鷄冠
蒼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西賈氏談錄葉斜
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
拍掌之狀頰中節拍西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他莖三葉如決明一
葉左莖端兩葉居中半相對人或迎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
先血都方物畱替改虞作悞云今世所謂虞美人曲下音律調非楚
虞姬作意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石動美人以為
妙耳筆談至高郵桑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

人曲按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葉
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皆動乃曰善矣美人操其聲調
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
人亦莫知其如何為吳音東齋記事云唐美人莫唱他曲亦數
傳者過矣考大家說各有異同方物且面替最穿鑿全無所稽
抑曰曲固非唐姬作若下謂音律調嗜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
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類則所感歌亦異然曰曲二其一蜀中古調
其中呂宮其一中呂調近世轉入黃鍾呂此草應拍而舞應留
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曲有無同類也安公
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
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

涕曰煬母以行宮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以攷理道要訣
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
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水調歌理道理要皆所載
樂曲南宮商時號水調子數見唐人說水調又有不同予曰疑
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
戲金沛河自制衣水調只非水調中製歌也蓋以今水調歌為煬帝
自制衣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
也脞脫云水調何傳煬帝將幸江都時初制衣聲悲韻切帝喜之
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何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
公子相事類蓋水調中何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避議欲
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白山川滿目淚沾衣

富貴榮華有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
為此曲曰嶠李上曰真才子不終歛而罷此水調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
听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但有目不會當特翻曲
調此声腸斷為何人腔晚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声最為愁苦
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亦云詩唱一声新
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
心內寵晏松擊鞞无虛日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
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还一句如是数四上悟履梧腸金白此又一
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今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
擣杓云王衍泛舟迷閣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
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吕調水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

異名者名曲雖尾首亦各有五言两句决非樂天所聞之曲何傳
唐詞在者二其一屬南吕宮凡前段平韻後側韻其一乃今之恐
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是知楊帝所製何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
叔所集詞内河傳附越調亦然王孫曲今在何傳乃仙吕調皆合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
奏謂之坐部伎坐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
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時
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為一象之舞三人緹大神並登
鵠冠作鳥象又云嶺南有鳥似鵠能人言名奏吉了音料
異哉武后也其為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
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侯僅有免者又且取甚則親生

四子殺其二齊徒其一齊宗臨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棄首
至聞烏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
欲久長豈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大簇商樂曲有萬歲
樂或曰即烏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別弘
撰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
前曲或後曲京師也

○夜半樂唐史云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帝皇后製
半夜樂還京樂二曲樂錄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
斬長樂門閉領兵入宮後撰半夜樂曲今黃鍾宮有三其夜半
樂中呂調有慢有迫拍有序不知何者為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喜云滿子是人名臨就刑特曲始成一曲四詞歌
八疊從頭便是斷魂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建此
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長歌去宛轉天
寶年中始稱牢嬰刑繫在囹圄聞下調哀音歌憤滿梨園第
子奏玄宗一唱承恩或羈緩使將何滿為曲名御府親提樂府
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好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
贖罪死然元白平生交交聞見率同他託此事少異虞氏雜說
云其西路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與牡丹賦嘆息泣下命
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詩云浮雲蔽白日且汝知書
也邪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詩云繫馬宮槐老持柘店
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度
幾是也歌八疊宜有和聲如漁父子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

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伊鸚李珣亦同此其
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復有五字者字句皆
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武陵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
駱唱何滿子皆妙絕白季子者白家有善妓歌此曲音調不同
召至令歌聲清越殆非常音駱巡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娣否
妓熟視曰君豈知本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
作孟才人嘆云偶同歌態韻嬌頻傳唱中宮十二春却為一聲
何滿子下泉須吊子血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子血才人以歌笙
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子血指笙囊
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頭願對上歌一曲以澆
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而候之曰脉上過而已絕

上明將從極幸之愈重議者曰非侯才人乎命其觀至乃幸偽蜀
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湖還共恩深以為孟
才人終又有宮詞云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双淚落
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清波神開元天宝遺事云帝在東
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中龍女女護宮苑
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
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言天袖寬衣白妾陛下凌波池中龍女
衛宮讓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為鼓胡
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池波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
中乃夢中所見女子曰立田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
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夷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

粟粒壁環按理道要訣天竺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
于林鍾宮云詞號羽調羽宮然今之林鍾宮即特號南呂宮
羽羽調宮即古之仲宮也其一在南宮蓋云商特號水調今南
呂商則俗呼中管林宮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
曲譜不見何宮調也吾傳歌能招來鬼神目是久之齊豈以龍女
見形之故相承為招來鬼神乎

○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
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真
妃好食荔枝每歲中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部天宝四年夏荔
枝滋甚地開籠香滿一室漢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
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

會南海進荔枝云曰名荔枝香二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曲
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
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
知道荔枝來遊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
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筆
清宮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
歐陽永叔詞亦云一朝魂斷馬嵬間共有紅塵無繹使
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歌指大石兩調
皆有迤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
篋採其聲翻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

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簫簫閣半開至皇曾幸此
宮未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濫阿堆賀方回朝
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絕艷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
阿濫堆江湖有盡字之未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
鍾商按理道理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埏屬黃鍾
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
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
諸郎白伯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教下酺宴
萬衆喧溢嚴安之常黃裳輩闕易不能禁人衆
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倡

歌仰二十五郎吹小篳篥看能听否皆悄然奉詔歲幸
温湯時與東洛有司潛遣以行而以天寶遺事云念奴
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
奴每執板當席声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
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之業鮮有今牀慢曲子
而近世有填連昌宮辭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羽調宮又
轉入高商大石調

清平樂松窓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杓藥得回本
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
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行將欲唱之上曰焉用旧
詞為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上

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太真妃笑頰歌意甚厚張君房旌說指此為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詞乃是合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音律高下合為三曰清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稱白有應製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兩淋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筆策卧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池河初不由斜谷路

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有古今時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目感兩淋鈴貴妃為此猶勝新窮著荷衣好第零劍水尋端何處去已猿無賴不堪听少年辛苦今飄飄深愧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鈴鐸聲恨然而起聞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即當當當俗稱不取正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後幸華清後官嬪御多非舊人予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凄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編皮鶴髮與真同須臾美罷寂無事迺似人生一幸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却

滯秦猶是張微一曲新張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
微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上皇出蜀特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
傳楊妃不同祐意明皇入蜀特作此曲至雨林鈴夜却有滯秦
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
絃濕水泉嗚咽流鶯海日茲彈作雨林鈴風雨瀟條鬼神泣今
又調雨林零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特春雨
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判斷命取羯鼓錦軒縱擊
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折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
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宮笛二月之律
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折久矣此必正月用

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善薩蠻南部新書及杜揚編云大中初女蛮國入貢危髻金
冠瓔珞被飾號善薩蠻隊近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善
薩舞文士亦往往弄其詞大中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
愛唱善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
巡言于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
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憶
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
此曲亦名謝秋娘毋首五句予考此曲字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
亦同止是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為謝秋娘作黃

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支酒清話文唐封舜臣性輕佻佑京時使湖南道經京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對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為杖樂工後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為唱徹眾已盡記于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譜燕封燕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僮僕作襪襪數婦人抱男女篳管歌麥秀兩岐之詞叙其拾勤苦之曲封面如死灰歸廷金州不復言矣金亦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不同

文淑子盧氏雜記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為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藏入家且猶作師講書上采其声製歌曲曰文淑子考資治通鑑敬宗室室曆二十年六月己卯幸吳福寺沙門文叔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遠豈有二文淑哉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為一笑之樂死尚晚矣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羽歌指調皆有十拍今未知孰是而淑字或悞作序緒

○後庭花南史云陳后主引賓客對張貴妃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孝士與狎客共賦新曲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堂庭堂黃鸝留金釵豔詞齊岳並陳后主造煇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大樂令何媚採其尤輕艷為此曲予目知后主詩晉以配声律遂取一句為曲

名媛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玉氣絳景陽兵合戍樓空又云後庭
花一曲曲盡怨不堪听又云万戶千門成野草只綠一曲後庭花又云
綠萼曾蒙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
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殘海雲黑花化庭變作青蕪國又云
後餘庭唱落船窓又云後庭新聲嘆樵木又云不知只入宮前井
猶自听吹玉樹花矣蜀鷄冠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淺
紅或白或淺白曰白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吳雲陽縣多嘆離
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雄井泉賦玉樹青葱
左思以為假稱瓊怪者定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雲既有玉樹即
井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后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或
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為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





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以合也今
曲在兩段各六句亦合也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得
一曲譜翻之遂為命双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制詞
說郭傳第十八

說郭卷第十九

打馬圖經

宋李氏清照号易安居士

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
人之運斤師曠之聰離婁之明大至于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
擲豆起蟻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之人不推孝聖人



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以合也今
曲在兩段各六句亦合也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得
一曲譜翻之遂為命双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制詞
說郭傳第十八

說郭卷第十九

打馬圖經

宋李氏清照号易安居士

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
人之運斤師曠之聰離婁之明大至于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
擲豆起蟻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之人不推孝聖人

之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而已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生平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未流離迂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步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知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沂流涉岩灘之險抵卜居陳氏第作釋舟楫而見軒窓意頗適然更長燭明棊此良夜何于是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棋近世無傳者打搨大小猪窩撲鬼胡豆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歲弦擗蒲奴蹙融近漸屏絕選仙加減揮閔大有魯征命無所施人知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独採選

打馬特為閑閑房雅戲嘗恨採選繁繁勞于檢閱故能通者少難遇劫敵打馬簡要而苦無米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閑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禱加減大約交加僥倖故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予独愛依經馬目取其賞罰之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見此輩前之不徒徇施之博徒實足以傳諸好事使千五世後命緯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禮賓主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擗蒲遂屏寶博奕

之上流乃閨奇之雅戲齊驅驥駟疑穆王万里之行間列玄世類
楊氏五家之隊珊瑚珮響方驚玉璫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
錢之碎若乃吳江楓冷胡山葉飛玉門闐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
似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杖義正如涿郡之
師或聞望主久高晚復度即之失或青素味便同痴叔之奇亦
有緩緩而歸昂昂而去烏道激馬馳蟻封安步崎嶇峻峻未
遇王良蹄促垣車難逢造父且夫五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豆
志在自鞭止黃葉同異金錢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
賞四罰戮以殺最運指麾于方寸之中決勝負于幾微之外且
好勝者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指望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益
餅老飢少謝騰驤之志將留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

知機而先退或銜板緩進已踰閑塞之難或賈勇爭先莫悟
空井墜之隊皆由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為之不易事實見于正經
用之以誠議必合于天德故繞床大叫五木皆盧漚酒一呼六子
赤平生不負遂成創閣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
豈無元子明特之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表彥
道之擲也諺曰佛狸定見邠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徒滿眼驪驪
襍駟特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妄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
采色例

賞色

凡碧油至滿盆星有五十采

堂印

碧油

桃花
等五

鴈行兒

滿盆星

黑十七

馬軍

靴檀

拍板

銀十

撮十

罰色

小浮屠

小娘子

爐嘴

雜色

赤牛

黑牛

暮宿

角稜

大開門

正臺

筆筆頭

花羊

大鎗

早鶴

野鷄巷

八五

乾錠兒

丁角兒

條巾

赤十二

腰曲綾

胡十

紅鶴

九二

小鎗

大鎗

拐九

蛾眉

夾十

夾九

丁九

匪八

川七

拐七

大肚

夾八

白七

拐八

夾七

入九

火筒兒

小嘴

葫蘆頭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鈎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從衆然
 不可過四五人數多則木采交錯多致喧鬧既先設席豈憚攪金
 便請著鞭謹令編將罪而必罰己從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
 效繞床之大叫也從衆議喧鬧者罰帖十八盆木采例用骰子三
 隻凡第擲謂之木采如擲賞罰色即不得認作木采倒飛龍木
 方許過如
 皂鶴是真木采十三
 大鎗之類皆旁木采

公車謝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掛冠之日定彼去雷汝

其有始有終我則無偏無黨下馬倒例

比馬十二疋用犀象刻成或鑄銅為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為馬
各以馬名別之如類或只用錢各以錢文為別仍雜色染其
文須用當二當三錢以絕盜

下之事

堂印四如澤花下八疋當八帖碧油六澤花下六疋當六帖堯花重五五澤花下五疋當五帖

如十五更下二疋雁行兒三澤花下四帖當四疋拍板兒二澤花下四疋如

滿盆星三澤花下四帖當三帖真本采下三疋停本采下二疋承人真種謂下

手次賞罰色無種真自擲賞色靴檀銀十撮十黑十七條上次擲罰

色小娘子小浮者餘散采下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

或再見而取十官或一門而列三戟

又昔人君每有賜臣下必先以采馬焉秦穆公悔赦孟明解

左驂而赦之贈是也豈切重賜尔自取之予何厚薄焉比下次人未有

本采上次人雖擲賞打馬例

比馬局十二官便不打賞一擲後來者馬雖多亦不許九陽數也故數九

而立窩、沐塗也故入窩而必賞既能擾險以一當千便可成

功寡能衆敵請回後騎必避先登

比疊成十馬方許過函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

過自至函谷關則七馬不許踰別人多馬如前後多馬有不有許行

數同印

行百里老半九十汝知其乎方茲方勒爭先千羈競

轉得一其中道止以半塗如能疊驕先馳方許後來

繼進既施薄故須類旌旗可到三米盆凡豐足二十馬到飛龍

行直待自擲得真本采堂印碧油柳花鴈行見拍
板滿盆星諸賞采等及別人擲自家真本采上次擲罰采
方許過

萬里無音恐是銜枚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杖之時
如能翠幘張油莫羽啓印雁歸沙漠花斧武陵歌
筵之小板初齊天際之流星斬足聚或受被罰或已能
或當謝事之時後遇出身之數語日鄰之薄家
之厚也以此終手皆得成功俱無後悔

打馬例

凡多馬遇少馬点数相及即打去馬、數同亦許任便再下

衆寡不敵其誰可當成敗有時夫何恨或往而旋反有同虞
國之番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欲孟雪明三敗之恥好
歲曹一旦之切其勉後苗我不汝棄

凡打去人全槩馬

謂正作槩者

倒半盆被打人出局如願再下者許

趙熾皆張楚歌盡起取功定霸一卒而成方西鄰責言豈可螳
封共處既南風不競固難余手同居便請着鞭不須恋廐被
打去全馬人願再下

虧于一篲敗此垂成久伏塩車方登峻岌豈期一蹶遂失長途
張群馬之皆空忿前功之盡棄但蒙剪拂不棄駕駘願守
門闌再從驅策翅風驤首已傷去日之障泥恋主銜恩更待明
年之春倒行例

凡遇打馬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

唯敵是求唯險是批後馬欲來前馬反顧既將有為是亦何害語不云乎日莫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入夾例

凡遇飛龍院下三路謂之夾故來不許行遇諸夾來方行許如

六六么行路么么六行六路雖淨化亦只修并夾來如碧油行滿盆星行一路之類夾云六細滿笑

昔晉襄公以三陵而勝李亞子以夾寨而興禍福倚伏其何可知汝其勉之當求大捷

落塹例

凡尚乘局下一路謂之斬不行不打雖後有馬到亦同落塹謂之同處患難直待自擲諸淨花賞以來真本采傍本采

別人擲自家真本采傍本采上自擲真撞傍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出飛盡為倒盆一母一足當一帖

凜凜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駸駸遇伏忽驚為穿塹之投項羽之離兮悲不逝元德之騎兮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

凡倒亦倒全盆

倒盆例

凡十馬先到函谷關倒半盆在局人再添打去別全馬倒半盆落塹馬飛盡同盆覆滿倒一盆

瑤池曼羅其皆婦人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窮長路安用揮鞭未賜契歸尤宜報主驥雖伏極万里之志長存固正求賢千金之骨不棄定收馬老驥欲取奇駒既以解駮請拜

三年之賜如面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此謂之賞帖者臨時商量用錢為一帖不過五錢多則重後難供自擲諸渾
花賞員采真傍本各隨手下馬正數謂下十馬賞員十賞員帖

在局人皆供別人擲真傍本采隨真傍撞上次罰采各隨馬

足數紀事人供凡打得一馬賞一帖被打人供落鞍飛出馬一足

賞一帖在局皆供

賞擲例

此事擲諸渾花諸賞員采真傍本采打得馬疊得馬飛馬
皆賞員一擲別人擲是家真傍本采上自擲罰采皆賞員一擲

右打馬圖經全一卷

遂昌山樵雜錄一卷

高曰曰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勦
國公致仕常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面自誓如滿月冠巾圍領
袍手仇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
江南劉教正以尊官來見先兄毅前至不命坐劉去宋諸生襤褸
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甚經約史飲食勞苦如平生
歡饒羅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教正貴官也而兄以薄之宋諸生寒
士也而兄加禮遇殊尊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是非尔輩所知
我國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教正官雖尊賞其因以叛君
若夫宋諸生濟謂不坐燕不語彼何罪而羈囚之乎况國家起翔
漢我于斯文不加厚于則儒術由此衰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
理度兩朝一日謝而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令且其謫
軍令狀使無泄而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將兵且由独松
關城汝社稷而特旨令鄧於南高峯頂為騰心章告上帝已而
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日會道觀

余年二十時識一老僧于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余為
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為承
天寺行童其未林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視兵勢且將列毋污他手
行童震悚趨詢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且
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勿恐既至召令前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
某首好座安否行童大敬焉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

而銀椅中座者已至房作社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也某因者特
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與伯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房丈拜王
僧錯愕慢不肖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尚何言即令大鍋
煮粥啖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無語誦榜文曉
諭百姓如此始知尤公探謀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
取驗于世祖云

尤公久于江南探謀南人士曰高下皆悉知江淮肯改江浙肯自維
揚錢塘尤公曰陞平章那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抗高士褚
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節行聞日尤公單騎一童至天慶
方丈觀主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
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曰某孤僻士宰相何所取而欲見之尤

公意欲取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聲問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者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以平章事告且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特貴人高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高延其坐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敬之愈甚至云堂前語平章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由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收口嘆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母出見杭女士出游仿行都遺風前後襍處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憐、睡耶今日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征絲而猶若是惰游乎時太學諸生困甚公出又擁^章過料呼曰半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衣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公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觀居首山頌瑪瑙寺人但知其益葡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寫真草書法也酷嗜酒揚搃說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而見輒憤罵曰掘賊惟鮮于伯幾父愛之溫時至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友難叟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敬聖者其人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海溪元祐時常侍遊故內指點歷、如在仙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戲不能憶也

宋畿郡東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并郡守開郡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有乃許其抱至局書

生特年月時苟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歲
侵子女身入慈幼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深之周也積雨雪亦有
錢雖小惠無甚貧負者亦此之由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汲仲石塘先生也最知名以崔中丞薦
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皆為揚州路儒孝教授結除建昌路
台州臨海廷鹽場司丞死于杭州青蓮寺天台同本心特為浙首
緣率徒自謚曰修道先生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為道士便際遇晉邸後以弘
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浙江首都事列君諱特中海內
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王躬至其家吊哭周其道孤舉其喪葬
之德清縣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王者

蓋可尚矣

閩人鄭祈南先生諱思肖家有國特其上世仕無于宋之逐客吳
下誓言不與北人交接于朋友座間見音語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
故亦以為異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錄不可窺其涯
溪云

謝皋父先生諱翔自號晞菴處士讀書博孝宋季以古文知
名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為宋亡以義行著鄭牧心葉本心兩
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于古文尤精覈不苟作
承其學者杭人李通坦字坦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
八藩西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特

承驛出鄉某所三更後至一驛。吏語以夕晚矣且為判出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至未三四十里忽為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竄士啓聞之握手意謂且死矣于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万里遠客從吏遠方始有祿命固死之無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小屋太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又行數里乃問烏刺赤是之謂馬判問馬判何物握手不對三更至前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判來乎士啓問馬判驛吏乃言此馬蝗精也遇之者輒為其啗各諧志怪而路此于是乎書曰

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其母病極良吉禱于天以刀割背剖心一箇煮粥以飲母。食粥病

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起隣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哀財命願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諸神明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視良吉背間瘡裂五寸氣騰騰出血痛不能言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母子皆無恙矣俞述其事以垂勸吳人宋翠寒者有詩以記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骸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勞其恩號困極然而剖心割腹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有禁止之令焉今觀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觀良吉如何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激勵而有曾莫肯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予有高天地神明固有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申之眾邪

遠之神靈衛之今日沒他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
故為頭白其孝以為人子勸云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羽異字君輔為中臺監察
御史時寧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寧先一筇前行
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筇見馮馬高颯衣笠策策
用策撞馮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為人撞憲
度隊去矢亟捕追撞者無貸馮奉手謝曰無是：：醉筇躍
馬去則御史至察院語同僚曰馮御史道為人所撞我命捕
之而曾不郵惡有是耶語竟馮至曰同僚迎謂曰何故馮謝以
為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固言馮起立語眾人曰我本
疎遠下僚朝廷不以某為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

所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僚曰繼此有言我輩得預聞
也馮笑而不答已而成上廟陪京駕下公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
下大事云

錢塘西湖曰有行樂處西太一宮回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
寺僧建宮觀于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
水之盛西太一城後西出断桥夾蘇公堤背植花柳而時有小亭
館可憇心目若天公之景福之門迎其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功
丹雘之麗真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于高宗廟其規
制相去遠矣余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山嵐寒
繚亭皆古梅亭下錦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城極為宏麗
蓋盧童二兩端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資建兩閣不

可謂能事枋璉真珈旣奪為僧屈今皆無有一存荒榛滿目
可勝嘆哉

錢塘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盪石與碑曰西雷塔曰無
有也今四十五年矣想塔未必能如旧也塔即南宋放生池碑
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夏王道傳與商王寔為獸魚鱉
元來是尔西去即寶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
弥陀勸人修西方淨業昼天弥陀遇堤頭行刑日弥陀張大像
誦佛號其用心勤矣至鑿纜船石為大佛頭耳寂可坐七人
其大可知東臨湖白雲曰宗寺西則水月圓由山而上則相嚴
寺西石蹬直上則寶叔塔也下則多寶寺西宋時人孫花翁
墓也墓西嘉澤土田紀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處士像結

語謂不然配食水仙玉一筆畫寒泉薦秋菊寺祠西小寺忘其
名稍西後陔嶽瞿運使一解字在焉後捨為善住閣其間有
山四時小窓橫幅安樂窩之類其結構皆明敞可嘉稍西為
壽星寺有寒碧軒蘇文忠題詩尚在寺稍東陔蹬而上山
為湖偉觀文忠所謂一舸鳴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余嘗
與尹真君欲登偉觀則磴道壞圯不復有其處矣寺西則
瑪瑙寺南養藥園中花草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麗
賈相養其母夫人車般自其第奉頌便至園悅生堂前有亭
亭今歸吳中僉省園北出稍西後陔嶽則玉清宮也宮北之直上
為初陽臺有亭倚亭而望盡得西湖之像後有屋數間祠
高仙翁宮西為竹閣寺為六一泉寺為圓明寺西則棲霞巖

下為岳王坟：南臨湖為褒衣忠寺：為其孫殿金亭寺忠烈廟
後岳坟西則冲虛宮宋寧宗老宮人為女冠所建也宮西為耿
家步余仙先曰居與宮正相對今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為
山東巷巷有女冠神仙宮後僅彷彿耳內附後僧建靜僧寺
殊宏壯也

趙天錫諱祐官至財賦提管時委至日吳吳固公群椽處目
其鄰曰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人有無汝但
曰則路吏趙天錫慎勿毋曰趙提管視自眩顯重者有問矣

忘懷錄三卷

沈括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輞以
蒲索纏之索如錢大可也車上設柱蓋密篋單為之帟糊黑漆

勿加攪：重又以蔽眼害于觀眺相高西尺四寸設背薦之外可
以隱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柝加于廂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
臨移徙鉄距子簪于兩廂之上柝可闔師則障風迎後馬寧
尺以備反卧觀山也車後施油攄：後施軸如昼軸大指有兩則
展之傳于前柱欲障日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廂下
廟弥以柝之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以鉄距子簪子車蓋
梁及廂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陸令可垂足而
坐要卧則以板駕之令平書集酒榼扇帽之類柱車蓋間車
皆可也遊山具遊山客不可多：特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
魚僕衆所至擾人今為三人其諸應用物共為兩扇肩二人
荷之操几杖持蓋雜使更三人足以肩輿者未預客有所携乃

則相照裁損無得重復惟輕簡為便器皿皆木漆輕而遠
到盜惟酒店可用銀左右凡亘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盤盃是瑞
或枕播角歌牀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高一尺八寸檣高一
尺五寸從地至三尺共高三寸木製衣藤網或竹為之尺寸隨之所
便增亦醉床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字
面歛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月木製常線之常線欲
人身不褪常下虛二寸牀底以枳穉之勿令通風子面歛下與大牀
平一頭施轉立當大牀子面底施設一拐撐分五刻子面首掛
一枕若欲危坐即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筆以枕承腦欲稍
偃則退一刻進五則與大床平矣也飲酒不宜便卧寧倚床而坐
稍倦則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移身

可以及四牀之適大床兩椽有二尺前後鑿二窠孔為直凡二
其下為筒欲倚手則歛凡于窠孔中

觀雪並庵蓋長九尺濶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為格氏巾糊之三面
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牀四具不妨
設火及飲具處移背風屏之迥地即就雪中卓之此之穩帳輕
而開闔不礙瞻眺施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溫酒為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以湯酒栝排湯中酒
溫則取飲之冬時擁爐靜話免使童僕紛殊益幽致

藥井道院中擇好土地鑿金一井須深而狹小勿令大大即費藥
江南浙東以至遠方山間多紫白石英洞中多鍾乳孔公孽捉
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操凡吏者可無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

衣被枕輿漱具

手巾

足布

菓

湯梳

右食具一

竹為之二層并底蓋為四十盤子三母子盤菓標十矮酒櫃一
可容數升以備沽酒匏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修乾果嘉蔬
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俸三食盤相重為
一層其餘分在之暑月果修皆不須移

乙肩

竹層二下為櫃上為虛層

左層上層書畫相

紙筆

墨

硯

剪刀

韻畧

雜書冊

櫃中食椀標各六七箸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子刀一

右層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棋局一匣中果子茶二三品臘茶即碾熟者盃托各
三五瓢幾等

附世帶雜物

小芥子

削刀

割藥鋤子蠟燭二

柱杖泥靴

雨衣繖笠

食匙

虎子

急須子

油筒

如今倚床但兩向拖櫛齊當令曲尺上平僧家亦有禪倚亦有及櫛然高回

低不等難為玄倚若皆倚坐左櫛可右櫛可比臂倚右櫛反

右可比臂倚孔公孽可令採掇各一二石搗如豆粒雜投井中

磁石亦雲母廬山尤欲用之須揀成塊者勿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乃以衆石蓋其上深數尺蓋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害故也每月汲水飲或供湯茶釀酒作羹飲皆用之久極益人唐李文勝家藥井乃用硃沙硫黃金純玉如此尤好但山家不可致耳其井須極深則容藥多則力成盛而堪久仍以此井難浚須要一鑿便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楹常高鎖之恐鼠隊土其間或為用人孺子所執

芸苗十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採芸置書帙中即去鼠蠹置席下去蚤虱我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槐豆作小聚生秋間葉微白如粉淮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火率十香草多則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採掇嗅之方香此

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已香自春至秋不絕可翫也

司話錄十局卷

宋曾三異字無疑號雲巢新登人

無柘枝出本柘拔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以其字相近耳

非鼓鼓古樂也今不言播鼓而曰撚指子世俗之陋也又如較手鼓云起舞云紐縮之類甚多

散樂出周禮註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岐人此皆市井之談入士大夫之口而聲聞之豈可習為鄙俚

右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箏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絃自皇帝合素女鼓瑟帝悲不指破之自後瑟指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文破二箏箏之名自此始今之製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箏箏世俗有樂器而小

用七絛名乾等今乃謂之簪如是則簪鬢皆以二物為一名簪
等以名為二物矣或云蒙恬分髮為兩則恐無爭之美

交椅謂之繩床乃所失制歐公不御之易玄子曰倚字正當如此寫
古者尚沐故沐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櫛而貴梁櫛用禪
櫛髮稀用象櫛如此而已然櫛已之比之美詩云其比娘娘櫛等謂

相迫近也至漢書所言比踈則視禪櫛為加密矣然猶非今之比
踈也註以為辯髮之飾即今女子首飾所等今翠珍異之梳耳
後世憚教沐而櫛用竹以為出垢之具則與漢所言比踈名雖同
而實又異也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之玉燕衣燕器註謂清
器虎子之屬今俗語云則馬皆取四足若溺器為旋盆則虎子

廁馬之類

陶元亮九日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字伯子出續晉書
陽秋云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送酒至乃王弘
送酒也不在本傳中權輿非揚權之義權法木橋也乃專利而
不許他往之義李侍郎壽翁有秦劄在此說本義乃出漢書昭
帝紀註

食饅頭本是蜀傳饅世傳以為諸葛亮征南時其俗以人首
祀孔明欲止其殺教以肉麵二物像人頭而為之流傳作饅字不知
當特音義如何適其欺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征南有攻心戰
之說故德蓋獲熟視營陣也也擒而七絛之豈非事物間有欺
瞞之舉特世俗釋之如此耳迺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

袖僅掩肘以取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綠
名曰貉袖聞之起于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
袖者以其便于控御耳古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袞袞長短右袂制
皆如此今所謂貉袖者龍衣于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亂常至于
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姪班史記敢
亂却好唐書雖不敢亂道却不好思之其書好與不好姑未論若
言其不敢亂道則切中矣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
書銘有咨尔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俗語
其亦見向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人之五倫朋類焉而不言師之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于朋友中矣
有然曰君師有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
曰師三者而已訛曰師無常于五倫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
臣父之於子力於有不及處師之教耳故師之德配君父

蔣大防母夫人云有如親謁泰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其人有帑
二百番鑿為錢連鑿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
其上九十番則帑錢也又有庖人令人袒肩俯俛於地以簞為刀
凡取肉二斤許連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簞無絲毫之傷列子
載超洪怒其妻引弓射而布矢眩眸子而睡不曉公子牟曰此
乃及矢之藝以前二事較之乃及刀鑿之藝古者洪超神妙之
誠有非列子寓言也

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盈禽魚器物之狀數百

枚長不過半寸濶如小指甚小者只如雨許禽之有足鞋之有帶者
之有絃織悉鎖細大畧如此類以針作筭則而別以五色之羽旋其盤
買者投一錢取箭射之中者得錫數筭箭並下其盤方旋而未賣
錫唱曰白中某赤中某餘不中建旋止盤定視之無差賣錫者
乃自取箭再旋盤射以酬之昔中禽之足者不使中禽之翼昔中
弓之絃者不使中弓之梢高毫重皆中者無差焉記曰視虱三葉大
如車輪能射而中之蓋此類也然縣虱者乃定而視之比即是旋動
亦能見而中之未知足者易而動者難也是或一遊也

志者氣之精華也紙之隔而氣不能透垣墻之間志可得而聞
志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感神人和上下皆
主其有志也予家曰益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侍御之人

無他杖衛但有两瑞各挾彈前道其意其燕遊戲其非有謂也
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殿手彈代鳴鞘大抵古皆有拋而不司
用器固有不能傳目益乃見者也

前輩有三人論史法偶有馬走過踏殺一狗云當作如何畫甲
云馬逸有大死於其下之云有大死於奔馬之下丙云奔馬踐擊
一犬之背其意及丙為得法

昌黎廣州詩衙將龍戶佳佳上日馬人來乃馬後所畜人種也
若龍之往往以為辰虫之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善駕傳
人在海岸石室中居共初亦無處三四口共一舟能沒入水數
丈過半日乃浮出形骸飲食衣着非人也能食生魚魚取規
蛤海物船人易米及舊衣以蔽軀風浪作即扛挽舟置岸

古向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水中只有三姓曰杜曰白曰陳相
為相息此乃龍之類

周承相與客閒步園中說群鶴問曰此北鶴耶北鶴耶客從
旁曰孰為牝禽為雄雄承相曰雄孤縵牛非孰乎北鷄之
鳴曰辰鷄非禽乎客不能答但北字從雌雄從佳乃禽孰
之別也曰雄孤北鷄之外終史亦不多見

地理或子午針正或有用子正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
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之午故以丙壬夾之右測日影於洛
陽以其天地之中也然又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地少偏則難正用
亦自有理

僧家所謂戒蠟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戒新酒色等事若干
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結夏之時
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
即為念定而無妄想其有女想者乳血耗散必輕於蠟人矣
湯朝每作本然僧塔銘馬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義也

舜姓姚二妃姓嬌夏姓姬商周姓姬秦姓高高尚書整里洋二
女嬌曰日地得姓曰姓為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嬌有息嬌詩有
太姒有必宋之子主姬驪姬文惠姬穆高高之類是也漢以婦人如
呂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甚之孔子之母徵在魯以名言塔
孔有祈謂闕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命名與
字之美若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
為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姒却不曰姓竟之女娥

皇女英其大之母簡狄表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不知
姬也不知此類乃其稱號即其名耶。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何為乃可取如欲知治亂則取諸君臣賢
否刑政升降之間如欲知制度則取諸典章文物曰革損益且
之事如欲知文法則取諸言辭解義事屬融液明潤之處大抵一史須
三數次節也陸務觀為言如此

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吉水布迴寧與
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國家二字本甚重而又以為
上下之通稱今世這官稱府稱邸宅下焉則稱家書曰所謂五流
有宅則宅字又不若家字之矣

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州郡守屬一同官作祭文再三戒之畜意
其人唯文忠已通牒郡守索文觀不三再索之以但俟其至
郡守甚疑比至出文書馬云孟氏之賢夫人有子如孟軻夫復何
憾文忠公大喜雲水之以小竹絲之下為方盞上為方盞之中置
衣衾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于背以行名曰磬此二字班
馬書云載於回皓事處器物曰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之屋
設開門而入者其門謂之馬門必闔首而後能入曰其字稱而稱
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舉似在何小說中若無他義我此說雖近
亦得之矣

張安國守梅州時年未五七其父摠得老人在官曰老人在齋
中索紙筆於故書有兩吏人來告喏拱之摠得問為誰對云

書表司通聞運使發書未紙應摠對建而去却呼安國表
曰梅州書表司是代事尔的如何使汝當伏事我發書安國
侍立候摠得修書封題遣乃退余子清之祖仁廟時自作三角
亭詩知名召為御史不獲人間其故曰壞人心術予在朝曾見
朝列云言官退無所為別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
人逐過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詩云夜缺三
兩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云無四則見其止於三昌黎送
窮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一兩句形容五字云然則此
當詩以一句言二數則形容親切

文遂以髭微

千里草萊末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草萊末用鹽豉相調和
非也蓋末字誤書為末末下乃地名十里亦地名此二處產二物
耳其地今屬平江

岳武穆獄案今在蒲陽陳魯公家始者無獄辭但大書天
日昭、天日昭八字最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同不知後
未如何粘成也鄭集之姪親之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謂之請問休處只有一人獨問國家
運教先生喜曰他人所問此日為己事子独能上念國家再三稱
嘆謂之曰予某日歸子可以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與叙
別肩輿取紙封之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即觀候至家發之視必

焚之其人奉教偏而發則五代史晉帝紀也九

九歌國殤神非閨雲長輩不足當之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雄也
江鄉淫祀祠有馬坡大丘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靈靈者俗呼為
殤神必是小人死聞忿怒之氣下派而為厲者也老母年六十七特
群盜出一人家與其婦女處於屋後小室間坐忽忽寤嘗聞有聲
如蝙蝠者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赤箱疾大其婦
陰惶出問卻視之叩蓋而言曰待去呼丈夫漢婦老母亦隨之
到門外仰視但影影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女何
故如此德曰神道心亦不知為異數曰後盜息婦家以告長上
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作
於前則古而勝傳於後則久而習其俗有此派官者當知之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璽者印也周禮掌三節
云閨用節者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指而璽之鄭云璽印
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因對爾左
傳云襄公在楚左武子使李冶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
以周禮為証豈遺忘耶秦始皇得國爾去蓋田丞相李斯書
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入關子嬰封皇帝璽即
隆璽乃此也故漢書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曰服御
其璽世傳授號傳國璽及王莽篡位求璽於元后投之於
地璽上踞一角缺重卓焚洛陽徙都長安尚璽者以投於井
孫堅軍城南見井有光堅因取得之袁紹後逼堅妻取璽結
敗璽歸漢文傳傳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此人皆云曰

白版天子後冉閔所戒閔其室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高帝奉玉室金印以降契丹謂室非焉與前史所傳異命求其室出帝曰從珂自焚玉室不知所在疑焚之也本朝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室獻之寔序辰安博等皆言此秦筆漢以傳國寶自五代亡失乃下兩制定驗祭京等以為考之室文曰皇帝壽昌黃室也受命於天者後魏室也有德者昌唐室也惟德允昌者晉室也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室無疑此傳國室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室故許氏直以為王者印漢旧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銅銀犀象為方寸室各服祈好漢以來天子独稱室又以玉

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閔得為傳國室故室之名遂增重也旧儀文曰皇帝之印玉皆白玉驕虎紐又曰皇帝行室皇帝行室之皇帝信尔天子信室天子行室天子之室凡六皇帝行室賜諸侯王信室斧兵徵大臣天子行室外國事天子之室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室者此也王莽將造率易單于印單于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室言室不言章是別漢賜匈奴亦通名室矣唐武后改尔室為室特此六室之属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傳國室又何也若曰傳國室則秦室是矣苟以為唐室則前有德音昌是以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改如曰即前六室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来又易為室室玄宗復改即然後唐憲順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鑄之印又當時

從珂自楚國散朱倉率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
三印皆為室則又改書為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
教重正乎慶元六年重陽後五日在塗為兄弟論及既歸回考釘
始末皆可詳

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神皆虧鼠無膽兔無腎馬
無胃鷄無肺使鼠無膽者水死甚明餘三物類配附不合耳昔
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又言惟家畜不知有父豈嘗
侍良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之人若
不經意北方以畜產為家資放駒遊牝往來流傳者有洪忠宣公
松漢紀聞云饋人以牛則一牝九牡唐監牧之唐稱職者見於史而
渡無監牧之地只買西南之馬相間隔二三十里經過數國不知其牧

養之法如何然而以用駁馬今世所謂起雲卧雪人方以為奇大抵
不知駁馬也蓋子之父母而產者物理以此識之也世傳水草大王為金
日彈雖未必然自古服牛乘馬以致其用設為官職漢唐之事甚
善豈可以虎豹犀象驅而往之也

紙錢起自唐時紙益人未知起於何時今世禱祀禳禱用之刻
板刻印染肖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之俗歲暮則人益一板於臘月
二十四日夜佩之於身除夕焚之有謬詞云尔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
瞞心交年夜時焚幾由自昧神明若還替得尔可知好裡爭奈無
馮我雖然無口吐裡清醒除非閻家大伯時批判昏沉休痴呵臨
時恐怕各自要安身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自金陵石頭城非莫愁所在前輩

指其悞予嘗守鄞郡泊西偏臨江漢上石崖削壁一可長數十丈面
端以城續之流傳此為石頭城莫愁名見古樂府意者是神仙
漢江之西出岸至今有莫愁附故謂艇子往來是也莫愁像有石
本衣冠甚古不知何時流傳鄞中倡女常擇名以莫愁示存
古意亦僂續矣

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烛視之乃
撰祭祭床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旧安亦可恐甚以為
寤君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
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于床婆女子之神
汝典司床簀去然則床婆子名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予
舍舉子見舊媪奉此礼日記之

靈隱寺前石崖上有建隆二年己未歲云云字數金石上字嘗
用墨印染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村人胡澂蓋亦無處雜証也

藝祖以庚申正月初四日受禪是年改元建隆錢塘之地尚
吳越自有年號今乃有建隆己未殊不可曉

蒲陀曹封平原王而官至太師獻度過稱師王晚年伏
殊錢伯通在王府奉御筆施行都下撰為聞言曰釋迦佛
中間坐漢朝人立兩旁文殊普賢自聞像祖打殺師王
象祖乃伯通也謬妄稱呼至是遂作精切對亦可笑後世一嘆

甘澤謠一卷記九事

表郊尚書李部郎中

陶峴者陶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官田有田業擇
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然江湖徧遊相水往